

振虹渚乾坤開靈命之符綬帶絲囊朝野著懽康之  
盛允居戴履共效祝延臣某 中賀 伏惟 皇帝陛下  
膺淳耀之烈光宅高明之大宝無為而守正至稽古  
而若大猷壺務顛昂靜淵寅畏丕承先志集下武繼文  
之勲躬祝上神遵嚴父配天之禮屬誕弥之在旦紀  
嘉會之登祥地平天成仰一人之有慶嵩呼華祝見  
萬國之歡心臣葵藿微生江湖遠迹徒切向陽之戀  
阻陪獻壽之班上金鏡之篇頌慙于前哲忝琳宮之  
職輒奉于真科莫憑道力之希微遠續帝齡之億萬  
臣無任

又

臣某言伏以星同于天紀季冬之上八帝出乎震嗣  
稱曆以無疆偶千齡降圣之辰會百辟稱觴之日跂  
瞻冕闕限層域之九重祇歎殊庭奏華封之三祝恭  
惟 皇帝陛下太微毓粹淳耀膺期聰明睿智以有  
臨禮樂征伐之自出雍都獲受命之寶至顯國祥西  
母獻益地之圖屢歸戎捷考六義無以形容盛德備  
八音不足褒贊成功姑宣碧落之靈風上慶虹流之  
誕節 皇帝陛下伏願乾坤齊泰日月並明御氣辨  
以調元建中和而立極天授神策萬世福以迎休妣  
嗣徽音百斯男而集祉民樂延康之化時颺保定之  
歌凡處覆臨皆同鼓舞臣無任



賀神宗皇帝徽號

臣某言得本州進奏官報今日日增上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徽號者敷揚國典祇告彌宮聖孝丕昭登明遠布臣某中賀臣聞唐文皇質傳言兼美大之稱乾始坤生易謂備元亨之德惟先帝之道豐仁洽邁前王之治定功成增上鴻名丕宣盛烈恭以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二聖孝皇帝德貫三極恩浹九區興墜典而振宏綱耀德威而警荒裔達聰明日昔甚盛德而無以加寬役劬農斯皆上古之所不及雖經文緯武之號已著而繼天稽古之業未彰皇帝陛下明發

有懷孝思維則倣上世之道繼彼三墳昭下武之功施于萬禩銘勲簡冊展事宗祊煥九廟之輝光副羣倫之屬仰臣蚤塵近列獲侍先朝恭聆大告之行竊深感抃限有一官之守阻預慶班北首闕門臣無任

賀奉安神宗皇帝御容

臣某言廣曲密之仙都俯隣軒宇宅顛昂之邃表如見堯牆膳攘棟之維新仰威靈而如在臣某竊以天子之孝莫大于尊親朝廷之儀無先于備物方聖主推崇于彌室本先皇肇建于崇宮增大堧垣聿嚴肖貌參酌事存之訓茲為善述之謀伏惟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聰明文思淵泉溥博接千齡之統紀



紹五聖之基圖臨銜于一十九年之間制作以之詳  
盡損益乎三五六經之際聲明由是昭彰遐遐武于  
往初詔順謀于永世皇帝陛下紹休盛烈循致至  
平每懷優懷之恩將極褒尊之典謂宣光之隆御名  
制有未周闕顯承之重禮惟其稱爰屬告遷之旦  
恭行妥侑之儀陳六寢之几筵竚臨燕息履四時之  
霜露間奉烝嘗曲全至備之情文斯盡先生之愛敬  
榮輝鴻業垂裕多方臣昔事先朝早塵近列講漢家之  
故事嘗預咨詢望渭北之衣冠莫遑奔走北首京闕  
內切肺膺無任

進裕享絹

臣某言伏以大裕之享盛世宜行申至孝以告虔罄  
函區而述職臣叨居下土仰觀純儀敢修貢篚之誠  
庶備充庭之末前件絹素惟州產出于民租冒瀆宸爰  
臣無任

賀擇皇后

臣某言等伏奉聖旨云伏以塗山啟夏渭渙與周  
予娶于度土之辰親近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  
亨期將開前寢之模宜謹曲臺之議臣等中賀伏惟  
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机雖稟東朝  
之訓表帥九御尚虛中壺之尊伊欲迓于家邦必先  
正其服位太皇太后陛下念宗枋之奉篤風教之



先歷詢慶門咨求淑媛將協定祥之兆當陳備物之  
嚴嘉命惟行体二儀之畔合舊章可舉在六禮之親  
成自納采至于告期由命使記乎上禮車服有等幣  
贄有常古今相沿方冊具載臣等不勝大願伏望誕  
頒明詔預勅奉常考沿革于前王參節文于通禮制  
為成式付之有司袞冕穀圭益重敬昏之義金根駝  
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  
聖靈承億載流化万物凡在怀生率同大慶臣等無  
任

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

臣某言得本州進奏官報伏承宣仁聖烈皇后以二

月十七日升祔英宗皇帝廟室者復土厚陵寧神宣  
廟仙游益遠聖孝無窮臣某誠悲誠咽頓首頓首伏以  
宣仁聖烈皇后母儀三朝君臨九載佐萬几于房闈  
治協丕平祔六世于宗祊禮尊配侑恭惟皇帝陛下  
聿怀祖德永慕慈儀喪過乎哀日月倏踰于祥禫祭  
致其敬歲時克奉于享嘗臣籍綴殿塗躬縻州組舉  
朝晡之臨阻預朝班望雲日之遙但馳魂幹臣無任  
賀奉安宣仁聖烈皇后神御

臣某言得本州進奏官報今月八日景靈宮徽音殿  
奉安宣仁聖烈皇后神御者闕宇殊庭寧神英寢  
禮成盛旦化被多方臣某伏以太妣徽音企仙游而



已遠闕宮有仙奉慈範以如存備法駕之稜威越儀  
坤之往制伏惟 宣仁聖烈皇后厚德載物正位承  
天三朝尊奉于母儀十載輔成于聖政不出房闈憂  
勤見于動言以御家邦教令行于中外 皇帝陛下  
躬有虞之克孝纂革國之維行霜露感懷嘗烝其禮  
仰觀榱棟既嚴七室之祠出游衣冠更具四時之薦  
斯盡享親之義兼隆尊祖之誠宮廟相望人神胥叶  
臣近司舊列昔更事于簾帷遠守餘生阻趨陪于班  
著北首京闕內切肺腑臣無任  
賀紹聖二年明堂禮畢  
臣某言闕九筵之太寢奉三歲之親祠熙事訖成湛

恩普被曠然麗澤涑彼寰區臣某 中賀 伏以爰父配  
天所以教諸侯之孝昔灾肆赦故能得万国之欢慶  
逢極治之辰交舉上神之薦爰推大賚悉奉舊章咸  
典惟新無遠弗届恭惟 皇帝陛下以乾粹勇明之  
德兼堯仁舜孝之資祇慄寤興敬恭明察念饗帝享  
親之義思盡志盡物之誠日至燔柴于泰壇間行大  
報季秋奠玉于陽館復舉彝儀郊廟之祝畢修雷雨  
之施咸暨穰心降福集帝祚以無疆堪心懷生樂聖  
時而載抃臣圭符守上淮悔縻軀初不獲駿奔明庭  
躬修助職今乃幸親承疾置宣布恩書姑典吏民俯  
同蹈舞



賀紹聖三年元會

臣某言伏以講歲首之儀重元正而謹始受春朝之  
藉罄四海以來同方三陽交泰之辰實万物棣通之  
候函生胥慶景福惟新中賀伏惟皇帝陛下繼聖  
膺期持盈守位積神智天仁之美致功成治定之隆  
七政以齊四時合序肇屆履端之旦躬臨正宇之朝  
鍾簏充庭衣冠就列梯航重譯頌衆星拱極之心椒  
栢稱觴同万壽無疆之獻臣職叨直館恩假便居想  
八閔于鈞天几形夢寐望九賓于漢殿莫聽臚傳仰  
祝帝齡漫馳魂幹臣無任

賀立淑妃劉氏為皇后

臣某言伏聞九月二十七日文德殿發冊寶皇后成  
禮者建大長秋之官屬仰奉四星之居進內司服之  
禕衣玉承三冊之命儼尊稱于皇極崇位號于中宮  
慶集宸闈風行寓典中丞臣庶鼓舞忻歡中賀臣聞  
自古守文之君必有內德之助二南正始之道是為  
王化之基蓋以主宗廟之祿將化天下以婦道嚮非  
合成湯之法相何以配上帝之正妃允茲椒掖之賢  
茂對紫庭之選恭惟皇帝陛下憲章文武效法乾  
坤愛敬曲盡于兩宮仁恩溥洽于四海卓有覩天之  
貴夙膺履武之祥翕受純禧協敷陰教彤管有煒既  
貽則于九嬪象服是宜將垂福于萬世臣早塵班著



老退江湖欣聆郵置之傳竊贊家邦之美天枝繁衍  
式符周鼎之綿上國本延長更祝軒丘之五七伏限  
在遠不獲奔走闕庭臣無任

賀生皇子越王

臣某言伏覩德音八月八日皇子降生者太人繼明  
增煥前星之象長子主器肇開甲觀之祥夷夏宅心  
邇遐均慶臣某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恩被動植孝  
通神明貊其德音若重華之協帝措之事業同下武  
之繼文是宜蒙天地之休予以篤家邦之慶迺仲秋  
之令日寔上嗣之膺期嘉瑞藹乎宮闈湛恩浹乎寰  
宇龍犀日角已彰岐嶷之姿海潤星輝永副元良之

望臣早塵班著老退丘園請聖人之多男允諧華祝  
上天子之萬壽徒效高呼雖阻奔馳采深蹈詠臣無  
任

元符三年慰哲宗皇帝上仙

臣某言此者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葉万国伏聽  
遺詔摧裂五情臣某誠殞誠擗頓首頓首恭以大  
行皇帝睿智聰明繼志神考德威烜赫瑞應屢臻  
四夷八蛮因不率俾仙游厭世宮車上賓率土哀號  
孺慕悲切伏惟皇帝陛下天倫至愛聖情難君追  
愴感懷何可開抑臣限以老病退居閭里不獲奔走  
道途赴哀班次臣無任



慰欽聖皇后上仙

臣某言伏觀今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誥凡在臣  
庶罔不悲號臣某誠哀誠咽頓首頓首恭惟 皇太  
后母儀三朝化被四海復辟嗣聖歸神昊穹 皇帝  
陛下追慕慈闈悲纏宸極孝思采切聖情難居伏望  
以宗社為懷副寓縣所望少抑哀抱以納福休臣嘗  
預近屬班在羸老不獲奔走道路赴哀班次臣無任

熙寧賀斷絕大理

臣某言竊以囹圄空虛周美成康之盛禁網踈濶漢  
稱文景之隆蓋教化行而俗醇則刑罰措而民服視  
今之治與昔為侔恭惟 皇帝陛下出震垂裳乘乾

御極不事征伐攻取以懷殊俗不重賦歛繇役以惠  
中區草木魚鼈之微濡盛德鰥寡孤独之賤蒙被  
深仁上日甫臨方眷啟序治象未出而億兆皆勸寬  
詔未下而煩苛已除廷尉無奏讞之留聖政有勝殘  
之善臣仕逢熙代職忝從臣未能發言為詩揚揄于  
樂府誠欲直書其事炳煥于史編上件斷絕公案欲  
乞宣付史館臣無任

謝欽恤刑

臣某言進奏院遞到勅書道賜臣欽恤刑獄臣即時  
依稟施行及翻錄下管內諸縣去訖者曦炎可畏聖  
慮遐周沛然發于德音欽哉恤于刑辟下逮容繫咸



識天慈臣某中謝伏以國家恭授四時慎用三典每當盛夏之際俯念幽囚之拘內則齋室親臨閱攸司之讞議外則使軺案問戒羣吏之煩苛詔書下而寬和禁固號為踈濶蓋累聖恤人之厚為盛辰致治之源恭惟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仁育含生施俾洪造憫庶民之多辟致五聽之尤繫顧茲叢棘之間或有然灰之歎于是爰周時訓敷述邦彛頒一札之奎書敕四方之守長俾親庶獄毋忽一例加墁飾于圜牆乃漑濯于閔木疾病者賜之醫藥惇獨者給以饘糜情可哀矜皆從于末減治當證逮亦戒于淹期息生囹圄之中欢浹幅員之內茲甚

盛德流于無窮臣任忝守封職當持法親承聖訓敢急于布宣周察民情務歸于寬簡冀盡平反之效少紓中晏之懷臣限守州符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

又

臣某言盛德在久式臨蘊暑之辰至仁如天爰念拘縲之黨特頒深詔訓飭多方本睿慮之好生致函靈之浹慶臣某 中謝 伏以國家千齡接統累聖題期哀庶獄之尚煩恐一夫之失所罪之疑而輒讞情既得而猶矜乃屬流金之炎載寬叢棘之禁率由欽慎以底治平恭惟 皇帝陛下駿適先猷稽參洪造廣虞舜恤刑之志推成湯扇暘之心願茲圜土之間或與



畫地之嘆講明常憲敷布德音敕守長以奉承使容  
繫之清肅濯其桎拳塗厥垣牆視四噐之必時蠲藥  
劑之無關重輕之繫必致于安全小大之情不罹于  
冤滯臣竊分符竹寅奉教條知禁罔之闊踈惟思止  
辟味訓辭之深厚敢曠承流庶無暴戾之尤仰副憂  
勤之念臣伏限印章所繫不獲遠詣闕庭臣無任  
又

臣某言璇玑齊政時臨建巳之初皇極敷言上念惟  
刑之恤祇誦寬和之旨內深惻隱之懷臣某中謝伏  
惟皇帝陛下乾健乘時高明燭理布炎帝執衡之  
念軫武王蔭暘之仁內則省錄于齋居不忘庶慎外

則丁寧于守吏爰下細書順長育于正陽俾肅清于  
嚴棘情已得者仍從讞法罹不逮者悉免稽留至于  
渴飢疾瘦之人咸有廩給醫治之惠號令出而民說  
協氛旁流白圜靜而星虛繁刑幾措臣忝分州寄叅  
被訓辭出繫挺囚姑稟夏時之政承流宣化更勤漢  
守之忠惟竭疲駕仰酬生覆臣無任  
又

臣某言盛德在火天開長育之辰折民惟刑聖有哀  
矜之訓被詔辭之深厚論上旨之丁寧恩逮狴牢惠  
均遐迩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躬禹律度盡堯  
衣冠德洽教而刑罰清誠意修而上下察遠紀朱明



之候誕敷在宥之仁念五聽之所求雖存彙憲慮一  
夫之不獲常軫淵衷時勅守臣奉宣明令簡核多從  
于原宥瘦飢悉務于安全廩餉以時寒涼適節懽欣  
動于幽繫恥格寢于編齊漢網甚疎固有舟魚之漏  
呂棠所芟將消牙鼠之爭臣叨析左符親承細札對  
時育物迎遵共理之言出繫挺囚上廣好生之德敢  
忘盡瘁少答鴻私臣無任

蘇魏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蘇魏公文集  
申



蘇魏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啓

謝知制誥

亳州到任謝二府

亳州到任謝兩省

賀昭文僕射相公

回交代資政侍郎

回知府經略密學

回知府內翰

回知府內翰

回南京樞府運使中允





回南京通判郎中

回防禦太傅

回河東都運諫議

回瀛州安撫待制

杭州到任謝二府

回越州知府大資

回致政太傅侍中

上西川知府端明侍郎

上大孝昭文相公

回登州知郡司封

回宿州知郡郎中

賀樞密相公

回告諭太保

知府祠部先狀

回觀察太尉

回省副

上陵使相公

回太原經略相公

二府賀冬闕

兩省賀冬闕

回賀冬

回外任賀正闕



回馮太尉賀正 闕

回運使賀正 闕

謝知制誥

右臣蒙恩授前件職者驟塵清禁仰服華褒才不副  
時愧無容處伏以王者審乎出令莫重訓辭儒臣職  
于代言是為華選自百篇之義缺洎七制之主興代  
有裁成之文形手播告之指述辭意則貴乎深厚而  
爾雅語詔冊則欲其昭毅而和莊象夫揚庭言之文  
者行之遠演絲成綽體之大者述之難必資起草之  
工以贊發中之命右文在旦多士盈朝除書德音如  
常揚者時不乏言語侍從比朔臯者未足多光輝簪

橐之聯增峻陞庶之等繼登茲選未易其人如某者  
才非有以絕羣學不足以造道屬少孤之多難常苦  
節以自持不辭小官蓋竊逮親之祿入望大利固無  
經國之謀幸當路之為言預複門之試可進登書府  
涉歷歲華職有屢遷效無薄最間奉旨趨之一節入  
塵記史之二星載筆赤墀已玷從官之末著篇黃閣  
遽膺寵典之優陞置掖垣典司渙令矧右曹之清秩  
寔先子之嘗僚深愧鯁生復仍故職坐卧敢當于舊  
位翼成惧棄于後基世彰絲綸徒竊古人之美習知  
臺閣誤先寒士之求此蓋伏遇某官協贊聖辰主平  
公論士無愚哲咸歸品目之明言有吁俞素啓上聰



之聽是令疎外辱在甄成敢不刺志始終匪躬朝夕  
奉遵職禁道無替於守官圖報國恩心不忘乎已知  
已

亳州到任謝二府

右某蒙恩差知前件州已到任者上訖者隴官責薄敢  
辭遠守之勞易地恩優再竊近藩之寄適由便道○  
遂此布條叨幸居多悸惶曷已伏念某挺至愚之稟  
無適用之才頃冒憲章上孤樂育一麾出守已荷曲  
成之私六輔陪京遽膺內徙之寵慶命始臨於位表  
御恩豈在於他門此蓋伏蒙某官推致大中之原輔成  
至治之極振滯淹以廣賢路靡有遐遺棄疵青以盡

人材俾其自效良慚懵昧復被甄收猥從僻陋之邦  
寢獲便安之地奉循詔令當官彌念于匪躬追省愆  
尤勦力尚期于晚節

亳州到任謝兩省

右某近膺朝命易守輔藩方其蒞事之初屬嬰多故  
惟是奏書之緩深愧非儀姑勤企德之誠猶惕負恩  
之誚伏念某早由孤宦誤擢近班不職稽違坐鑄西  
省之籍至仁惻隱出假東陽之麾郡壤雖遙土風甚  
媿頌條暇日但思追省于愆尤去國踰年不幸重罹  
于憂患旅懷多感榮仕寢忘豈圖易地之優獲在陪  
京之列非惟出于遠僻且復便于私營此蓋某官以



直方之道致君以忠恕之心格物外收棄置使有漸  
階自慚疵膏之餘未副稱揚之惠寬其罪罟既蒙觀  
過之知勤于吏資敢怠當官之效心之蘄嚮言豈勝  
陳

賀昭文僕射相公

右某啓伏審某官筆述聖經書聞宸扆言綸誕告秩  
增左相之崇台鉉兼華地進東臺之長式彰儒効永  
化人文恭以某官生德自天潛心于古立言垂教若  
稽姬孔之猷熙載奮庸無媿臯夔之業閔學者之師  
諄欲聖人之指明問奉淵謨講詳典籍之奧獨推卓  
見發明義理之歸甫終汗簡之功盡華顛門之陋微  
言之緒復續于當今大道之行可期于茲世宜服寵  
嘉之渥進居師長之尊多士是依萬邦攸慶某拘嬰  
符鑰阻拜門藩涵泳塵編常患迷塗而擗埴叅評舊  
學將期發覆以開明竊抃之誠喻言曷既

回交代資政侍郎

右某啓伏承某官請麾便郡移節近圻尚稽緣鵠之  
謀再遂左魚之適願惟鄙陋夙忝從游慙無告政之  
能將幸承顏之便雖嘗奏記已愧後時豈圖公輔之  
尊曲徇平懷之體遠行教尺過有謙撝兩紙八行固  
親踈而有意一日三復姑藏去以為榮伏况丹宸虛  
懷明庭佇告豈止平生之交義久俟彈冠諒惟遐迩



之人心咸思躍治郊迎有日股拊尤深更祈區薄之  
餘益厚將綏之祉乃情企嚮臨低奚言

回知府經略密學

右某起伏審頭膺褒詔進直內樞勲望益高輿情胥  
慰其官器能閑博智略淵通早推望族之華復擅文  
場之秀踐揚中外歷試劇煩制閩西陲進拓金湯之  
固斥疆遐服盡收冠帶之民躡躡禁密之聯蓋示疇  
咨之漸方欣異數遽枉華緘祇認眷私銘藏悃素

回知府內翰

右某伏念邊遠門序第傾企嚮之懷恪守郡條時闕  
興居之問敢期隆碩遠辱貽書銜眷良深增慙固甚

竊惟剗劇之裕無爽願生之和伏以某官時棟上材  
聖門高第文章國之經緯德業民之表儀自奮躍于  
天衢遂簡知于黼座雍容禁複潤飾王猷不離侍從  
之聯總治浩穰之地名威已振儒效益彰諒非俟于  
累朝定進陞于四輔暑躔加畏賓館尚賒伏冀精調  
庸副虔禱

知府內翰

右某伏審某官寵膺朝制正尹都畿以文章侍從之  
才治衆大劇煩之地未勞餘力已副具瞻伏惟某官  
賢業絕人忠言許國入當三冊之問遂冠四方之豪  
黼座虛懷待以公卿之器金坡進直演成謨訓之辭



上方以吏事而任三公時皆由選表而登二府今煩  
俊哲而為治寔賴威名而鎮時諒匪累朝遂登大任  
某久游材館方假州符阻贊謁于賓閱但馳誠于天  
邑

回南京權府運使中允

右某此者叨膺制命獲守留京自省庸虛有慚寄任  
竊念其所憑不厚自視無竒徒用簡編之資漸階臺  
閣之選未蠲謫籍復叙郊禧閱麗正之圖書再塵儒  
職委離宮之筦鑰繼荷恩章矧近府之會衝豈非材  
之宜據願惟多幸得在提封奉行新書敢不悉心于  
庶務振舉大要方將稟誨于外臺豈謂某官屈使範

之威眷朋簪之舊日圻千里俯勞臨涖之煩手札八  
行先枉勤渠之問披尋辭意銘篆膺心佇趣辦嚴之  
期即修謁贊之禮自餘悃款靡俟究宣

回南京通判郎中

右某言念析符南服再越于歲暮易地近疆荐叨於  
恩制適從便道遽頒條企望藩封竊喜仁隣之援拘  
縈官守無階晤語之期豈謂某官眷舊情深撫志篤  
特遣行人之使首貽累幅之書褒以榮辭茲見相  
先之範箴之私楮弥登永好之隆坐阻風徽難宣感  
悃

回防禦太傅



右某起伏審胡門覆實文濟科等之優英節超恩秩  
峻州防之寄宗藩擢秀士論推高竊以國家系本仙  
源慶流屬籍九族以睦廣帝堯文思之勛半楚而封  
盛炎漢王公之制寵拜雖緣于世緒褒甄必校于藝  
能時有卓尔特立之才上副褒然首舉之選恭以某  
官性資明敏問學該通志外倚統之華躬持韋布之  
行河間好古樂與諸儒而並遊更生屬辭遂偕羣雋  
而進拔俄給上方之札高中有司之程大對危言帝  
每篇而稱善通侯列爵位不次以加榮匪惟冠映于  
懿親固亦輝華于多士某欽聞時譽阻遘風期官守  
攸拘展慶儀而莫逮親賢垂眷枉翰尺以先貽載觀

揆藻之華但切覲顏之愧無緣燕接益用銘銜

回河東都運諫議

右某起伏審某官寵膺詔綽進擢諫坡仍留將漕之  
權且重撫封之寄素叨眷與竊拊鄙悰伏惟某官方  
正自持清通不澆早服教忠之訓久彰應務之才贊  
劇治煩風力稔聞于臺閣頒條刺郡聲猷夙簡于朝  
廷惟唐晉之舊墟搯羗胡之衝地均輸所寄功最荐  
登坐收制勝之謀就拜褒賢之典陟天子諍臣之列  
已峻近班繼大門先德之榮益為盛事敢意謙光之  
重不遺棄置之餘首既賤封過敦<sup>禮</sup>範荷明哲久要之  
契銘著不忘祝公台大用之期傾依有日乃誠虔企



臨紙奚言

回瀛州安撫待制

右某起伏審某官被發中之詔膺謀帥之權進班禁  
閣之游杖鉞瀛閩之壤時登儁哲士有輝光伏惟某  
官以奧學清文羽儀臺閣以英聲茂實簡在朝廷向  
自書林之校文出分漕輓之將命而淮川陸之會肅  
抗風稜二史言動之司旋歸禁從方告猷于帝右復  
領使于朔陲引鍤運籌荐修農戰之備鑿門推轂遂  
有軍師之求寵加荷橐之聯益重元戎之寄為光清  
世龍美德門後帶寢兵已擅羊公之譽緇衣善職行  
歌鄭武之詩某早被春知久違英晤自聽撫邊之拜

久稽奏記之儀何大雅之謙撝不崇體貌願並遊之  
冗外特貶緘書豈惟荷聲氣之所同抑亦增茂悅之  
深慶在于欣激難悉條陳

杭州到任謝二府

右某蒙恩差知前件州已到任上訖者全吳故社寧  
海雄藩異時禁近之巨公出為屏藩何意斥疏之遠  
跡遂許長臨適茲賦政之初深愧冒恩之厚伏念某  
器非閑遠躬負愆尤絕覬榮塗止期祿食昨罷睢陽  
之筦入趨魏闕之朝典領圖書幸與諸儒之踵武出  
入臺省得階邇綴之班聯會江淮之荐飢煩宵旰之  
遐慮咨求良牧偶擢匪才受命飲冰敢自營于私便



之官便道即宣布于上恩方事之叢以榮為惧此蓋  
某官道佐明主德施遠方春東南隅之民尚艱粒食  
擇二千石之吏俾又海邦再省孱虛奚堪責任敢不  
上體朝廷之意恪奉詔條拊循家戶之人使安田里  
庶幾免過仰副至公

回越州知府大資

右某啓此者叨分朝寄獲假州符惟東南之要衝當  
燬災之為沴宜求宿望出布上恩願茲蹇躓之餘素  
乏循良之譽誤膺咨牧來此長人受命飲冰姑夙宵  
而增惕之官便道頒條詔以云初伏遇某官暫輟政  
機出臨藩閩封疆千里幸依鄰國之光坵冶一陶更

佇化工之賜敢謂謙撝之德特行款密之書味藻思  
之弥高但銘丹臆望翹材之甚迩阻侍清塵感嚮之  
誠敷陳無盡

回致政太傅侍中

右某伏念假使竹于一方跡靡江海望翹材于千里  
目斷雲霄居慙走俗之勞遂闕問安之禮自惟簡急  
宜取悔尤豈謂某官陂量兼容台躔委照固燕居之  
多暇裁尺素以見貽兩紙八行親枉鍾毫之妙片言  
一字意踰魯筆之褒兼聆高蹈之間固有多祥之集  
非徒感誦并用欣歡重念孱虛夙承獎拔離奇為器  
曲成特出于化工連蹇違時棄置自甘于散地悵舊



恩之莫報嗟末路之攸拘慕赤松之遊無階企仰祝  
大椿之筭但極傾馳

上西川知府端明侍郎

右某伏念辱知素深去德滋久下邦假守領簿領之  
攸櫻上館馳誠通記函而殆闕緬惟德履時擁天和  
伏以某官道繫斯文名重當世立朝則遽史之載直  
作鎮則方子之告猷西南一都已榮後拜之寵左右  
四輔佇繼緇衣之詩尚阻趨隅倍祈良食孤羈之跡  
陶冶是期

上大孝昭文相公

右某啓伏以某官以不時出之才內輔朝政以大丞

相之重躬執親喪伏自倚廬西 灰籥屢變聖上惟  
同氣體之義夙夜注懷士民思造物之仁迹遐延首諒  
典冊之前降期鑪治之再開蓋本朝故事之當行况  
上公虛位而佇復將兩全于忠孝宜俯就于情文某  
二紀荷知八年受賜迹留書館悵去德之踰時思假  
州符盡提衡之素惠限茲遙阻未獲瞻承中心欲陳  
萬一奚究

回登州知郡司封

右某起向者某官奏南司之課膺中詔之褒進左曹  
于省聯領輿藩于海裔蓋切循良之選爰咨端諒之  
能自承擁傳之去東居悵拊塵之坐隔懷鈞自寤未



遑緘候之儀占牘不忘首辱惠存之問聆布條之伊始惟善俗之有方政務多問福基象厚伏以其官奧學敏識峻節孤風得古人之清通為來者之短矐郡邑之政沛然謠于民言臺閣之模凜乎肅于朝著方倚直純之用適膺半竹之行昔者由御史而為省郎唐官謂之清望出諫官而補郡守漢臣由而自陳矧惟願哲之謨允協前良之美諒茲出守聊為外資詠中和之詩已宣于永澤還顧問之列行奉于帝俞榮據顯華之塗參為孤拙之訖造臨歆暑坐遠清言願遵御于氣冲莫冥符于善禱乃情依嚮舐筆奚殫

回宿州知郡郎中

右某啓伏審某官出分使節已布郡條頒仁政以便民聽風謠之載道矧素推于才譽已詳試于良能諒非瓜戍之期即被玺書之寵別躋顯用乃協輿言某素偃聲猷幸依隣壤方切餘輝之燭首貽尺牘之貽仰服謙撝但深悚荷

賀樞密相公

右某伏審某官寵膺制冊入冠樞庭賢哲在朝中外交慶恭以某官謨資六德道贊九功二紀奮經綸之謨七年當鈞冶之柄致君之慮達于天淵許國之誠貫于金石庶務由之清穆百度為之和平曩由陟屺之哀始正居戶之禮三年之孝已著于儀刑羣辟之



師再符于夢卜惟新大政爰任舊人僉諧元老之尊  
特重本兵之地山甫文武之憲式副東求傳說鹽梅  
之和聿隆瞻望某拘縈使竹阻造賓墀仰明命之誕  
揚倍常倫而倍抃

回告諭太保

右某近者伏承某官出諭帝宸之旨循行侯服之遙  
惟是未封獲瞻茂範雖喜接辭之便且慙為禮之踈  
屬軒旆之不留恨夙規之遽隔料惟登頓無爽粹和  
遭茲疾置之來首辱華牋之况謙撝適厚感載奚勝  
矧以聖政惟新遣使以安于列壤時才被選抗旌允  
副于上心諒竣事以還朝已疇能而被寵清秋伊始

閣館正遙奠眠食以自珍慰夙宵之所禱在于傾嚮  
靡迨周陳

知府祠部先狀

右某伏審某官榮分漢節出鎮淮藩驅大旆以戒行  
歷敵封而甫迹悠塗冒涉諒無爽于履祥近境將迎  
佇恭投于典謁乃心所嚮湏面殫陳

回觀察太尉

右某近審某官懇請州麾出觀藩政方布便時之治  
已騰來暮之謠朝寄值才士論歸美矧屬威賢之望  
累更中外之煩風績素隆柄任伊漸承偃藩之多暇  
傳占牘之斯來仍願舞生均行厚祀榮辭見假本由



巽下之誠高誼所臨永訂要言之好在于感惕萃乃  
棕襟當寒律之正嚴諒神倪之益泰更勤輔養遲對  
寵嘉區々之心喋々無喻

回省副

右某言念榮縻<sup>麾</sup>守隔闕門闡雖傾嚮誼之誠久闕馳  
郵之問敢期謙頌遠墜牋封諦味情文交輸幅臆忻  
承副計之暇無虧養浩之方恭以某官道本直清  
志敦恬裕逢辰奮于才美載世踐于顯華使節覲風  
宣四方而著效計庭參畫通九府以收勲諒弗俟于  
累朝即別膺于大任炎暉已熾崇館方遙尚冀精調  
少副詹禱

上陵使相公

右某伏審某官暫違宮闕祇事寢園營萬世固安之  
撫慰而宮哀慕之志恭惟已竣陵域歸止廟堂忘履  
跋之為勞固神明之荐祉伏以某官清寧間氣道德  
元龜文武憲乎四方謨猷宣乎九德昨者先皇厭  
世嗣聖承祧綴衣在庭首當顧命之屬同執至會  
躬案因山之儀方大號之維新賴庶綱之有寄熙帝  
之載邁虞書股肱之歌王功曰勲紀周人彝鼎之器  
永光鴻業

回太原經畧相公賀冬

右某起伏以仄飛氣應曆推天統之元剛長朋來易



著乾陽之始伏惟某官任隆三事望重四朝輟端揆  
之弥綸布藩宣之條教簡之降福慶已協于迎長巖  
具瞻民共歌于畫一敢期謙德遠既華棧仰承眷  
與之私深積悚銘之素莫違面叙愈劇心搖

回賀冬

右某伏以珠躔起曆竹律生音斗指子以平時氣萌  
泉而任物恭以某官公忠挺操幹敏馳聲遠逢會于  
首蒙華問祇佩眷勤之意但深悚企之私

蘇魏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

啓

濠州到任謝二府

滄州到任謝二府

回運使兵部

回知郡郎中

賀禮儀待制

上致政郎中

回提舉著作

回恩州知府皇城

回冀州知府左截



回知縣太博謝改官

賀新恩先輩

回張舍人

回致政龍圖

回杭州知府待制

任左丞回外任兩制

任右僕射謝前宰相

任右僕射回外任兩制

乞致仕上二府

致仕上二府

回殿前太尉

回中書侍郎

回殿前太尉

回中書副閣舍人

回知府待制

回校書學士

回給事

回奉禮宣德

回秘書學士

轉宮保謝宰執

回通判都官



濠州到任謝二府

右某蒙恩差知前任州已到任上訖者非才尹劇誠不厭于人言有罪出麾復得臨于民政去都不遠便道匪勞初省詔條有慙面目伏念某識無遠大智乏周防誤被宸俞使承府治謂諸僚皆朝廷之選故信任而弗疑以兩造非姦慝之人故寬舍而不問豈意吏曹之乘謬致煩詔獄之推窮無由自明分甘重責荷上恩之含垢原所坐之因人止免一官仍除善郡此蓋某官致君以道用法不私方百度之惟新靡容于曠事或一物之失所每惻于深仁俯矜多難之餘陰有曲成之造迂踈獲譴固宜置散以投閑衰暮貪

榮尚尔為貪而竊祿敢忘內省仰答殊私

滄州到任謝二府

右某蒙恩差知前任州已到任上訖者上盟津之符特寬既往之咎假滄海之節再荷曲成之私逮此布條徒深嚮德伏念其所憑不厚自知甚明智畧不足以適時宜操修非有以過人者冒塵禁近初以妄言而下遷試守劇繁復緣縱舍而連默每思薄佑絕意榮塗誠宜置散以投閑姑務省非而責已收還印綬已慚天幸之多擢守藩方抑惧人言之嘖矧茲邊寄匪用次遷頽敗官不職之餘才非其稱惟振廢起淹之舉恩有所歸此蓋某官心推至公道在博愛賞刑



無濫雖賤微皆軫于哀矜故舊不遺在鄙薄尤蒙于假借委之善郡慰彼衰年惟堅匪石之心少答在鈞之賜恩閱千里魂幹九升戀々之誠云々何及

回運使兵部

右某起伏審其官露章辭劇剖竹為藩輟使務于冀方殿鄉邦于江國主知素厚暫諧卧治之榮士論所歸行聽節趨之寵眷言屬部悵失餘光方深去德之思忽枉摛華之貺園函緝禮拜手迹以彌勤大旆嚴行望車塵而益遠更祈良食少緩遐心

回知郡郎中

右某伏念壤甸相望徽音坐隔雖嘗寓訊未諭馳情

遠承教牘之貽迺篤謙撝之意聆風為慰銜德無忘伏惟某官生質渾深材資敏邁本閩臺之積譽副州郡之選能師帥承流已報成于政治朝廷重外方表任于循良願益將願佇聞咨擢乃誠所嚮臨啓采勤

賀禮儀待制

右某伏審某官進膺言綽榮踐禁塗辱與交從窈深慶抃伏惟某官者儒宿望懿行深資逢辰早躡于文科奮藻不離于徑術先帝天飛之日眷注已隆迩英晝訪之遊登延且久近序編更于典領同時共歎于淹回黼惟動求舊〇之思天閣慶登賢之拜內備顧問雍容持橐之榮入告謨猷旦暮沃心之熟某久睽



風晤再聽咨俞方嬰簿領之勞早闕緘滕之貢敢圖  
厚眷先旣華棧雖親疎而礼意均本由謙重然貴賤  
而交情見深荷撫循徒深悚戰之懷莫喻傾輸之素  
上致政郎中

右某伏念櫻郡鈴之紛擾少曠馳郵瞻燕几之優閑  
常深企德緬想興居之暇益臻輔養之和伏惟某官  
樂道希尺屢躬温厚早遂冥鴻之志高辭振鷺之羣  
歸里巷以安躬推先士望賁立園而養素用固天倪  
漸戒熙春尚遙省晤倍祈保攝式副傾翹

回提舉著作

右某啓近因歲首嘗寓慶緘尚未徹于省觀忽先行

于翰尺曲敦礼範備見愛忘矧在州封方承使旨惟  
奉循之恐怠賴寬假之已多敢冀謙撓過垂眷獎拜  
手筆八行之旣愧荷殊深限淮山千里之遙披承未  
日更期珍護別佇寵遷欽企之誠一二奚究

回恩州知府皇城

右某啓近者之藩假道獲款于宿闕折俎飛觴復陪  
于筵衍屬迫官期之近不終朋舊之歡去德未幾合  
符伊始託善隣之庇方企于風期裁占吏之書先承  
于惠好且審侍鈴之多暇允臻泰宇之嘉祥宣布中  
和已協惟良之譽登延近密行膺不次之榮適屆春  
和益綏冲履其于感系未易殫陳



回冀州知府左藏

右某啓自承榮領使權幸依河潤沈迷解暇未遑竿  
牘之儀謙假遇隆首辱牋滕之貺仰循重意載戢丹  
悰伏惟某官忠諒承家詩書縕學稔武名于朝竊藹  
政譽于邊藩填撫外夷方賴折衝之畫光華近著行  
膺簡在之恩尚阻晤言倍祈遵養傾依之素鑒寐不  
忘

回知縣太傅謝改官

右某竊承某官上課天官拜恩綸制榮進曲臺之秩  
益開近著之班夙忝與游欣聞新渥猥辱書滕之貺  
曲形謙槩之隆銜戢于中諭言靡託矧以某官才名

夙茂風譽兼優百里之洽弦歌久彰善治三年而比  
績用已被榮褒佇別對于寵陞乃奮揚于素蘊未期  
占晤姑罄禱虔

賀新恩先輦

右某起伏以右文興治盛德撫辰廣求天下之英皆  
與毅中之選詔書一下士類四臻承平百年用此數  
路刈薪之效而得乎翹楚育材之久而見乎菁莪必  
須異能以備優等伏惟先輩學漸聖域文舒國華寢  
游雋造之林久待弓旌之聘飄然麗賦嘗親乙夜之  
觀赫爾榮名高視東堂之集方聆駿舉俄沐華緘味  
詞意之稠重增鄙懷之企悚



回舍人

右某伏念跡寄近藩坐企閨臺之考書傳便驛欣聆  
金玉之音荷恩眷之稠重慰羈懷之勞吝恭審順綏  
福履保固天倪伏以某官道探古先學臻典則資嘉  
猷而悟主發素業以濟時言成絲綸方演筆端之妙  
禮有沿襲更資綿蕞之精朝倚碩儒日期柄用式臨  
庚伏正遠賓趨敢冀上為廟朝精調寢饋

回致政龍圖

右某啓竊審某官通奏中宸請辭近著授大夫傳政  
之禮慕至人佚老之談矧久踐于禁塗加累藩于戎  
翰聲猷茂著體力方強遽懷止足之心深伏冲高之

度猥承華幅曲謝堅城雖景企以良勤載銘銜而弗  
已乃情所嚮臨啓寧周

回杭州知府待制

右某伏審某官出殿名邦升華內閣暫輟中臺之貳  
往專方面之權地據上游控全吳之都會兵鈐一道  
制百粵之襟喉允屬高才式當重寄敢意撝謙之德  
曲敦求舊之情竚為儀獲觀春華之麗藻風期采  
篤更欣寒栢之後凋感抃兼深敷陳曷喻

任左丞回外任兩制

右某啓此者叨被恩綸擢升省轄才非其稱愧積于  
中伏念某生質無竒福基甚薄流離多難出入四朝



會府複門已玷一時之選遠塗暮景本期三徑之歸  
詎意僉諧更加獎擢此蓋某官素推公議無借味言  
方慙誤寵之優繼辱榮函之貶仰銜眷惠曷勝名言

任右僕射謝前宰相

右某啓此者欽膺朝制擢預宰司惟幾政之倚平豈  
瑣材之足任辭恩弗獲充位為慙伏某識昧大方器  
非遠用荷四朝之樂育逮二聖之眷知進叅管轄  
之謨殊乏涓埃之補方丐退藏于間燕敢期冒寵于  
鈞樞不愆不忘素乏胡公之善非勲非舊但懷文本  
之憂此蓋某官表式斯文衡平多士曲記与游之舊  
陰推引類之私施及孤愚越叨圖任望平津之東閣

莫遂披承覽蕭相之前規徒深景仰方修竿牘遽枉  
緘滕祇承惠好之惠倍深感銘之素

任右僕射回外任兩制

右某啓此者冒恩庭制登職宰均重惟衰耄之餘猥  
被咨俞之寵位槐匪稱據蒞為憂某官義篤相先交  
隆久敬樂贊言綸之出首貽占牘之儀擣藻為春情  
与文而俱縟發函如面感將抃以交深祇服謙撝莫  
彈言諭

乞致仕上二府

右某啓伏念某所賦不厚自知甚明少無過人之才  
累歷清貫晚叨輔政之仁終致煩言自解去于近司



尚冒承于異數假真祠之使領就樂士以家居荷全  
度于大鈞獲保躬于晚歲優閑過甚疾疹弥加膚革  
不仁固難勝于冠冕桑榆已暮姑待盡于衡茅輒傾  
肝鬲之誠仰瀆黷旒之所丐從散秩歸保餘齡伏望  
某官推惻隱之深仁運代工之洪造入陪坐論特啓  
俞音倘緣陶冶之私俾遂丘園之逸不獨退處間燕  
幸終老于士鄉庶幾訪尋巫醫稍扶持于病質果諧  
願望實出生成蘄嚮之誠夙夕于是

致仕謝二府

右某。啓此者拜恩朝待歸鄉間擢孤鄉崇貴之官  
躡舊相退休之秩寵光踰分感惧交懷伏念某一介

儒生四朝榮遇出入將周于五紀夤緣偶玷于三階  
鼎足弗強幾覆鹽梅之寔施心已披尚霑雨露之濡  
久竊燕安漫成沈痼視陰愒日每驚疲曳之年苟祿  
饗榮自愧婆娑之事屢抗章而告老蒙賜命以曰俞  
聯禁職于真游獎其歸志返衡門于京口養此餘齡  
恩數過優甄成有自此蓋某官代天化育秉國平均  
啓沃心而在公進退人而盡禮曲徇孤危之懇免貽  
殆辱之訛敢言願棄于人間希蹤前哲姑欲待終于  
牖下歸骨先原荷德不貲馳誠無已

回殿前太尉

右某啓伏審顯膺庭告進職殿巖擁新鎮之節旄視



上公之禮秩遠趨嚴台榮拜異恩竊以某官識洞韜  
鈴學敦詩禮世服忠勤之節躬兼儒雅之風入則總  
親校于內庭出則抗威稜于邊閩勲勞夙著聲誼益  
隆輟帥府之閔謀肅提禁旅陞將壇之重寄密衛宸  
居方慶寵光遽貽華翰欣銘兼至敷諭奚殫

回中書侍郎

右某啟此者上閔衰遲照容退老仰拜遷除之命俯  
全進退之方企望時賢固慙伯玉之在後重惟恩舊  
最叨鮑叔之深知已布懇誠具于竿牘豈謂某官情  
敦雅素義篤始終不忘久要之言荐講平懷之禮尺  
牘隨天書而並至堂毫与手跡以相輝雖子孺遠樞

不在自言于長短而孟公隱几率有皆意于親疎姑  
恨殘骸難勝重貺崢嶸晏歲修遠遙塗無階賓閭之  
趨但祝生經之衛上符注意下慰具瞻

回殿前太尉

右某啟言念衰遲暮景久辭拱著之榮誕育初辰方  
切免懷之念豈謂某官敦修契素講叙彝儀白雪長  
言借華褒于麗句南辰妙相形善祝于餘齡集鑪薰  
壽筭之芳兼篚帛仙中之飾義全金石豈輜薄之能  
勝地隔川塗悵披承之攸阻永言佩服姑用傾馳

回中書副閤舍人

右某啟近審榮膺詔檢峻陟詞垣進增近著之光華



雅副清衷之簡眷竊以帝王之制煥典冊之文章臺閣之規著雷風之號令鋪張治具鼓舞人羣必資博雅之才共贊幾微之務伏惟某官文高體要識洞淵源以昂霄聳壑之姿副絕類離羣之選紬書史觀風推良直之風持橐從班益盡論思之效方欣明命之遽枉騰音獲窺破的之辭深歎湧泉之思仰御銜謙德采激懦衷

回知府待制

右某啓向審易鎮雄藩升華內閣式表循良之效宴叅侍從之榮賢業有光僉言惟允某官器能閑博智識淵微踐更要劇之權著見事功之敏囊錐脫穎庖

刃發矧擁節分符出則倚蕃宣于巨屏簪筆持橐入則備顧問于迓聯蓋能兼政事文學之科是宜居方伯連帥之任將疇治最別副眷求詎意謙撝遠行華翰欣銘茲極敷喻奚殫

回校書學士

右某啓近審某官拜命嚴宸校文中秘輟壁水橋門之望躋蓬山藏室之華絳帳傳經已發韋編之奧青藜照坐正刊蠹簡之訛聊假清塗遂階近著竊慶絲綸之寵遽煩竿牘之儀祇味雄辭采欽高致悵拊塵之未遠徒置袖以無忘感佩之誠敷陳曷喻

回給事



右某啓伏審自蓬閣之上游升瑣闥之要路淵衷圖  
舊輿議允諧伏惟某官學繼聖門譽偕賢世久次師  
儒之任益推徑行之高鳴玉納言入則侍清問之燕  
左符半竹出則宣愷悌之風縈滯有年峻遷特異東  
臺審讀之政出令惟嚴西清訪對之謨沃心無間竊  
聆成命增慰私懷豈期眷顧之勤先柱牋勝之貺出  
于謙借姑用銘藏

回奉禮宣德

右某啓近審顯膺明命再擢詞科錄成均升選之恩  
正司馬論賢之目名寔既定資格遂殊矧惟遷變之  
才素擅通倫之學考言詢事固嘗超拔于賢闕發策

決科已復攬收于英毅迨茲寵渥寔啓華塗猥煩占  
牘之儀獲閱栖毫之妙乃誠感抃曷喻名言

回秘書學士

右某啓近者某官簡自上心擢居秘府錯薪刈楚選于衆  
而拔其尤舐墨和鉛博以文而審其是朝惟籲俊時號  
得人矧繫素履之賢雅著士評之譽一言合契萬  
乘改容亟頒芝檢之優恩躡進蘭臺之美職平日育  
才之地聊刊正于舊文異時建哲之功佇鋪張于偉  
蹟辱榮辭而見及佩雅眷之不遺感与忭并情也非言  
諭

轉宮保謝宰執



右某啓此者祇恩中詔進秩青宮事出甄成感盈心  
抱伏念其所憑不厚徼幸實多少也入朝寢竊器名  
之重老而謝事尚叨祿秩之優適當時制之期仰矚  
天飛之運大賚四海仁恩溥洽于函生叙進百官寵  
數特加于舊老逢時有慶服寵增榮此蓋某官夙播  
大鈞曲全晚節遘風雲之亨會被綸綍之優除一品  
班崇豈耄昏之宜稱三階路隔思占叙以無由佩服  
恩私漫馳誠素

回庐州知府舍人

右某啓伏審光膺制詔移鎮淮圻復書殿之清資總  
兵鈐之要地寵榮增煥朋舊相懽竊以某官夙富宏

才少馳敏譽論經帝學名動公卿之間奮藻詞林職  
居禁近之要三已豈渝于直道九遷寧滯于遠途再  
陟近班仍藩舊治郭伋之再至所部聊慰兒童望之  
之雅意本朝豈淹郡吏上知己久峻台非遙士論傳  
聞方喜俊賢之進用行人遽至遠承牋牘之謙撝自  
顧衰遲何勝眷記炎歊在候披奉未期冀倍保于寢  
興庶少符于系詠

回通判都官

右某昨者被命中宸得麾近壤側聆時彥方貳政條  
匪徒適求舊之懷兼亦遂依仁之顯忽行華幅湯示  
遜辭荷曩眷之未忘刻丹誠而不已伏惟某官富文



敏學博識周才始擢秀于上科累試能于劇務郎官  
清要久更踐履之榮詔旨寬和參賴布宣之畫頌慙  
拙用幸接事聯佇諧親揖之期併抒傾輸之素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碑銘

翰林侍講李士揚文莊公神道碑

龍圖閣直學士宋公神道碑  
翰林侍講李士正奉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  
秘書監上柱國江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  
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贈太子太師謚文莊揚  
公神道碑銘并序

淳化五年冬十月真宗皇帝以壽王出閣尹開封  
朝廷慎選府僚輔導明兩于是驛召鎮安軍節度行  
軍司馬楊公為左諫議大夫充開封府判官至道元



年秋八月春宮建兼太子左庶子三年三月儲皇踐極由給事中拜工部侍郎充樞密直學士兼秘書監再遷禮部踰年以衰薨求解近職進兵部侍郎未幾特置侍讀學士秩如內禁公以本官充翰林侍讀學士兼官如故夏侯嶠邢昺呂文仲寔並命也上日賜會秘閣寵以七言御詩儒學之官一時為盛以公春官舊僚眷待尤異每清閑訪對從容言天下之事多至移刻造辟之論世莫得而聞也方將舊圖熙功記善惇史屬邁足盤移告家居璽書銀璫訪問旁午仍以御封上藥賜之咸平初郊不及陪扈特詔養物如侍祠仍進封江陵郡侯未幾鑿輅北巡公昇疾辭于

苑中上諭以勉進醫藥不久當相見及駐蹕大名又以手詔問平安好否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車駕還都遽遣中使慰諭後二日以疾不起聞上為軫惻久之特輟視朝一日贈兵部尚書降內司賓至其第賻錢五十萬帛五百疋又賜祥符縣之北常村塋地緣葬所須皆出王家錢內侍任文慶宣監護其事詔以其壻太常丞譙國宋公臯直集賢院外孫常山公綬為太常寺太祝姪孫偃集並同學究出身蓋聖主所以尊賢憫舊推往撫存終始之恩至矣公諱徽之字仲猷曾出華陰著姓漢太尉震七世孫信安侯嚮之子奢仕晉鬱林太守永嘉南渡徙籍上饒奢之十五世



孫光翼唐上元中為信州刺史以劉展亂江左遣其子建安令宣挈族人歸于閩因家浦城遂占數建安為子孫累世以財力擅州里公之曾祖式辟王潮叅謀軍事未幾辭歸終老于家祖却當唐季盜起率合義徒千餘人保守土境補閩義軍指揮使累官至本州防禦使考澄生戎馬間獨業文史嘗以策畫于忠懿王王一見竒之表置幕府俄假緋衣銀魚為本縣令卒官以子貴贈尚書禮部侍郎公禮部次子也少刻學自立不妄交游邑人江文蔚善詞賦江為能歌詩並延置客館切靡友善遂與齊名聞潯陽之廬山學舍甚盛因往隸業屬李氏失政不欲仕其國乃潛

服間道達于汴洛贄文公卿間特為賓儀王朴所知王公答書以竒士目之周顯德二年第進士同奏名者十六人世宗命近臣覆宴惟公洎李覃何儼趙隣幾中選解褐秘書省書<sup>校</sup>郎集賢校理歷著作佐郎右拾遺實儼荐同修禮樂書時相范質尤器待之國初加朝散大夫出監唐州方城縣商稅值故人奉使廉訪謠俗公見之因言主之應天順人海寓寧一宜崇尚儒術以厚民俗使者還具白其語頗拂上指左降鳳翔府天兵令府帥王彥超籍其名待以賓禮蜀平徙嘉州峨眉令開寶初復佐著作劉溫叟任御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不許及卒太祖問宰相朝



行中誰可繼溫叟者薛居正對曰楊某即溫叟所放  
進士節行清白亦相類也時雖不果用然朝論自此  
以舊德處之出知全州太平興國中再轉右補闕代  
還陞見日太宗頷左右曰朕在藩邸即聞其能詩  
因盡索公之所著奏御凡數百篇仍別獻謝章其落  
句云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皇王問姓名他日又獻  
雍熙詞十篇上皆稱善用其韻以和答焉自是聖藻  
宸章多得別本之賜嘗屬疾敕上醫視之賚錢三十  
萬皆非常比也歷侍御史庫部員外郎更判刑部南  
曹同知差遣院賜紫衣金魚太宗留意儒雅日閱群  
書詔翰林學士李昉等采前代文章類為千卷號文

苑英華謂公遠于風什專編詩為一百八十卷端拱  
初由兵部郎中拜左諫議出知許州入判史館加修  
撰兼判昭文館集賢院因次對上言方今取士多以  
文詞罕用經術望詔太學增博士員選通經端門  
之學擢以本官分教胄子用廣風化太宗深嘉納  
之謂輔臣曰楊某儒雅之士搢履無玷寘之館殿得  
其宜矣元夕預召乾元樓觀燈上喜其老而不衰蓋  
有意于器使也公性方介疾非道以干進者每言溫  
寇用擊搏取貴仕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漸薄矣察  
斯言可以知其趨舍之所存也時樞密副使劉昌言  
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皆不次進擢而右計使董儼



方圖柄任嘗謂公曰上待二翰林甚厚旦夕且大用  
矣後公語直史館錢熙既而達于劉張二人指摘以  
為公太上御名飛語中傷近臣上聞而惡之不復問狀即  
日貶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未行易鎮安遂陞王  
府方公之斥也年過七十矣自以為沒世不復用矣  
而人亦謂之老且廢也然而斥未數日而易近鎮又  
數月而登藩朝之選非上所寵遇而厚信者莫得而  
與焉而公出左官首當斯命非夫文行業履之素茂  
豈能取信于人主非上之誠明待下不疑亦不能排  
衆毀而獨任卒所以護翼儲闈成令聞者由夫知臣  
之明而信道之篤也公初拜府僚自坡省至貳鄉凡

五命皆與故相畢文簡公同制而公位其上景德初  
真宗登用舊人畢公自兵部預政事踰月遂冠鈞宰  
而公以耆年先薨故不及大任然以儒者起遠方值  
世故涉險難而達中朝湓遘龍興荐遇好文之主晚年  
遭會風雲得以行其所學雖不至公卿亦不為不遇  
也公純厚清素外無矯飾仕數進黜不為夷險易其  
守而博聞強識出于天質善為清言好論典故自唐  
以來士族人物風流雅俗悉能詳記聽其言疊々  
不絕酷信瞿曇修因之說居常以五鼓夙興盥漱誦  
黃卷如是者三十年猶一日也加之保守名節兢慎  
不懈故自結髮至于啓手足未嘗有過事當時論者



以謂孔子所云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又曰吾未見好  
學者公之謂欤平生以風鑒自高而寡合于世前輩  
惟故相李昉貳卿王祐深相推挹僕射石熙載參預  
李穆賈黃中與為文義之友識翰林王禹偁于布衣  
時荐戚綸任館閣是二人者卒為名臣雍熙中從孫  
南陽公億初以神童召對君相以為異人間出公猶  
勉以進修不可已其後高名峻節一代宗師每叙事  
質疑其言必稱從祖江陵公云爾其取重有識如此  
常戒學者當務三多著述看讀持論尤難屬文須詞  
理相副不尔同乎案檢無足觀也所為文章高雅絕  
重素好吟咏老而不廢對賓客以論詩則終日忘倦言

六義者莫不宗之有集二十卷沒後上令夏侯嶠取  
以留中公刻意精思以臻乎大成勞形畜神以嚮乎  
具福咸平中王翰林謫黃州未行旬浹之間公三至  
其家慰勉開釋情禮備至時人既服其風義之敦厚  
又歎其精力之強固非夫鍾秀之異而純守之固能  
至是乎初母夫人章之在娠也夢朝南極見老人拜  
以為母他日又夢大星隕于室喻而吞之既寤中  
尚熟無幾何而公生及薨之前一夕冠帶仰瞻于庭  
下歸而趣家人治後事曰吾之星位退矣翼日遂捐  
館豈儒宗耆英生皆稟精文象歿則反舍于辰房乎  
公享年八十室中年王氏尚書金部郎中澣之女繼



晉江王氏國子博士仁郁之女號太原郡君後公十  
三年卒自卒及葬真宗再遣中貴人以緡帛恤其  
家公無子一女前夫人所生三歲而失所恃繼夫人  
躬自鞠毓逮于笄字歷選良匹遂歸譙公累封鄭國  
太夫人賢明通書治家有法子即常山宣獻公也公  
薨時方十齡而超異夙成克荷後事圖書素業一以  
付之惟宣獻公以文章道德顯赫兩朝佐佑仁皇再  
登宰政號令風采為時宗工雖德業所基本乎世閱  
而緒風克紹抑自外門景祐二年冬十二月宣獻公  
奏疏上前曰臣之外祖早事宣帝在天府為上介在  
春坊為首僚際會飛待遇無比俎謝之日恩備始

終官應定謚而故吏失于陳請二夫人配食後闕後  
子加贈之文竊惟聖朝敦獎世臣宜蒙褒賁非敢以  
臣備位輒覲恩榮是月制以太子太師禋章文莊公  
誅策告其第又以京兆太原二郡夫人追命告配室  
于時鄭國方康寧在養躬拜綸函承顏顯親事光兩  
族士大夫以為慶善之所及也洎宣獻下世嗣子今  
龍圖閣直學士某終養祖堂上承適重外曾家廟繼  
修常事自禮部以上葬浦城者則其邑有舊太上佛  
祠勅號等覺禪院以為殖福之地又有施田以飯其  
淨衆今族孫進士侗主其世紀云楊氏徙建安且六  
世至公始顯繼以南陽文公其族仕者益衆故尚書



駕部郎中致仕贈太常少卿士彥皆公之兄弟諸孫也龍圖君每惟宣獻之志以謂公之賜瑩密迓都門安宅茲久而神道弗表非所以稱累朝寵飾之意碩謂某嘗學舊史前言往行父祖之所逮聞也見咨誤述義不得謝又繼之以銘之曰

惟宋三世章聖初帝粵有直賢以相儲貳儲相謂誰楊公畢公朝之舊德時謂儒宗帝既繼聖乃作畢命公老而止不迫共政公之道義天子傳師公之操履朝廷表儀仕殲等夷政訊擊搏聞公高風俗以敦薄學者紛紜論義交錯得公語言士有規矐公之云止帝思舊勲宗無主祀女裕後昆敷恤其家幹以王人

孰傳其業付于外孫憲、外孫民宗國器京兆家書太史篇記決洽旁羅遂用名世佐佑仁宗輔成至治養堂念親欲報之德頓首上前上為愴惻儲師小君祿章誅策褒厥世臣責于宗祏惟祖惟孫有德有言孝承慈顏恩榮外門承錫祚嗣流其慶源歿而不朽清風尚存古之盛德必有識表空粹于埏麗牲在廟公瑩浚郊木拱周道揭此銘章來裔是告

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

叙曰在昔官以世稱而其事著見于後者獨史氏之載籍存焉司馬遷論著先人所次舊聞班固奉詔續父所撰前記皆因其緒業卒成大典後之言官守者



稱之談世家者善焉國朝史官無常負惟時撰錄所  
寄尤艱其選而宋氏二公載世典領其職起建隆訖  
天禧述祖宗創制致治之美洎真宗一朝實錄時  
則尚書令燕國宣獻公預焉自乾興至治平叙  
二帝成功盛德之事洎仁宗一朝實錄時則貳卿  
龍圖常山公繼焉五朝正史二聖編年出于一門  
父子手筆可謂家世之盛矣傳曰信哉其能成名也  
其常山公之謂乎公諱敏求字次道宣獻公諱綬之  
長子也世為趙州平棘人曾祖龜符本州別駕祖臯  
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並以宣獻公任政府追  
贈太師中書令而集賢公又兼尚書令昨進國公三

世業履勲猷見端明殿學士邯鄲李公碑誌詳焉公  
生十年而承家學搗辭掇古早有過人者自經傳所  
載師儒所傳靡不旁通而浹洽而于唐世及本朝尤  
為棟達禮樂之因革官闈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  
九流百家之畧錄悉能推本其源流而言其歸趣雅  
為丞相宋元憲公所知從辟洛陽每訪以故實太師  
歐陽文忠公領禮義修唐史以公嘗僚手書咨事自  
謂淺陋繫鴻博之助至于廟堂典故學者疑義莫不  
從而質之而後決初仁宗留意藝文參用名實寘  
公文館英宗綜核羣臣閱臺省之久不遷者擢公  
修記史掌名命今上憲章百王禮文有所損益其



論譔之選公未嘗不在其中晚歲付以史事未逾月  
紀草成與其長屬奏御上特開資政殿服鞞袍讀之  
終篇改容而諭之曰兩朝豐功盛德賴卿等考求而  
發明之它日移疾告上方臨集英策進士願公不在  
列問左右宋某安否即遣中使撫問間數日又命挾  
醫診視仍召其子官于外者歸省及以訃聞上惘然  
傷惻制贈尚書禮部侍郎勅府縣應接其葬事皆特  
恩非常比也公以文雅被眷累朝才陞器使終始隆  
渥諸儒鮮偕最凡歷官起天聖三年乾元節以父任  
秘書省正字室元二年召試學士院賜進士第慶曆  
三年以光祿寺丞充館閣校勘坐赴同舍蘇舜欽奏

邸飲會出簽書集慶軍節度使判官以祖母鄭國太  
夫人高年請解職而侍京師未幾王文安公刊修唐  
書表公習唐舊事為編修官復校勘鄭國棄養服嫡孫  
重去位仍許修書于家稍遷集賢校理歷通判西京  
知太平州入為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  
官墜馬傷足出知亳州召還充仁宗宴錄院檢討  
官步蹇不任朝謁特旨蠲之由京寺七轉至尚書工  
部郎中兩以慶恩覃霈一以唐書褒賞四以考課進  
秩治平元年同修起居注明年知制誥同修撰實錄  
今上登極陟兵部于時英宗大行梓宮在殯上封  
者請聽宗室嫁娶太常議不可既踰年又有言者公



曰義服變而練可以嫁娶矣坐前後不類奪一官以  
知制誥知絳州未幾復官召還修撰如故寔錄成拜  
右諫議大夫熙寧三年四月今樞密副使呂公以言  
事罷御史中丞知潁州公以草制執政指所言易其  
詞以進未旬日今御史中丞李公自秀州判官擢監  
察御史裏行公言舊制博士以上再歷通判須奏舉  
方得入臺去年驟用京官議者以為非今又以幕職  
超拜恐弗循官制之舊即上還其制日因自陳目疾  
蘄解書命章再上以本官奉朝請歲中兼史館修撰  
明年加集賢院學士八年特拜龍圖閣直學士十年  
修國史其別使自校勘至右史兩知太常禮院判登

聞鼓院官告院尚書禮部開封府發解官錫慶院考  
試官契丹國信使洎陞從官歷觀察在京刑獄判祕  
閣秘書省尚書都省刑部工部吏部流內銓禮部貢  
院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管勾三班院編修宗  
正寺修玉牒官提舉醴泉觀再判太常寺兼禮儀院  
事洎知審官院東提舉官告院定奪郊赦命官使臣  
罪犯編排錄用勲臣子孫一為制策考試官四為殿  
後考覆官其專領則永厚山陵熙寧七年南郊皆為  
禮儀使館伴契丹使河北祭塞河口編修閣門儀制  
蕃國朝貢條例詳定元正朝賀儀注而省寺所泣多  
宣獻舊服公嗣修其政有光前烈又掌均公建公牋



記攝鴻臚卿護燕國公主克王衛王葬事以疾不果  
行其論議則為禮官時少師石中立薨四十日而子  
從簡又卒無他子承重嫡孫祖仁不知所以服公曰  
按司馬掾駁徐邈攝祭議是服宜三年鄭康成注儀  
禮期出而虞喪以三年是服可再制祖仁當解官因  
其葬制斬衰時三禮官執據不一判寺宋景文公獨  
是公議隴西郡王李用和薨輟朝日通在太廟孟享不  
坐內公授石保吉故事請補其日徐國公主以駙  
馬都尉王師約兄為姪奏官公執非是詔即正其名  
太常前上桃廟迭遷禧祖事已施行既而再三參定  
公言已有前議不敢預聞遂免連書熙寧初轉对上

三事其一曰外官數易吏民疲于送迎願久其職則  
考績有實而恪位匪懈矣其二曰河陝舉人以文詞  
登科者鮮望因科詔令三路各諸郡列荐其行能特  
恩賜第則朴茂之士還進矣其三曰頃年遣使寬恤  
民力減放役人而事務仍舊宜酌其閑劇省事增人  
庶幾民蒙寔惠其為修撰言館閣四部書煨多舛駁  
請以漢藝文志目購尋衆本委直官重複校正然後  
取歷代至唐錄所載第為數等擇其善者校出之餘  
置不用則秘書得以完善也其論貢舉請州郡置學  
官專職教導三歲科舉取士三分以二分待糊口校  
試如舊式一分依元年赦勅州郡論荐監司審覈而



後奏名太學則主判保荐並赴御試中格者附榜如  
此取之數路則羣材不遺矣秘書省論郊廟祝詞語  
義有非當請命學士改定使河口還奏河北旱灾望  
蠲其夏租罷絳守言本郡歲伐山梢八十餘萬其役  
特重請均三分一于晉澤二州以紓絳人其後官不  
數易太學三舍取士州郡置學官三路取百人繫公  
開陳其端也熙寧四年議入閣兩制太常以謂此唐  
日坐朝之儀不足為盛禮宜削去之公請如唐坐宣  
政故事約閣門舊圖量設儀衛以朝朔望詔可其奏  
今月朔朝文德由此始也舊制臺閣官被命別使即  
中謝後或廢格公使永厚陵洎修國史皆奏復之觀

所舉可以知其造次必于義而不失職守也其誤著  
則有書圍集十二卷後集六卷西垣制集十卷東觀  
絕筆集二十卷屬詞謹嚴似樵僕射論事簡切似李  
司空訓辭兼常楊之溫雅篇什得元劉之清麗盖有  
湛深之思初宣猷公輯唐大詔令未次甲乙公用十  
三類離為一百三十卷唐自大中世史記放絕載禊  
不傳公綴集所聞續武宣懿僖昭哀六朝實錄總一  
百四十八卷國朝都汴沿舊方鎮府寺邸第閭里坊  
巷增易數矣人罕識其故處者公依韋述類例誤東  
京記三卷雍洛故京漢唐遺事游羅殘燬其迹熄矣  
公掇方志洎碑記所載撰長安河南志各二十卷奉



詔編輯則有閤門儀制十三卷集例三十卷例要五  
卷蕃夷朝貢錄十卷記當官所聞見与其應用則有  
三川下官錄八卷錄春明退朝錄各二卷韻類宗室  
名五卷安南錄三卷元會故事一卷撫唐人物世系  
遺事則有諱行後錄五卷纂唐文章之散逸卷部不  
倫者有李翰林集三十卷李北海集十五卷顏魯公  
集十五卷劉賓客外集十卷孟東野集十卷李衛公  
別集五卷百家詩選二十卷復采晉唐人詩歌見于  
石者作寶刻叢章三十卷嘗謂司馬遷史記注解疏  
梧學者罕通其義訓悉取音義索隱正義王元感陳  
伯宣別注將做顏師古西漢為集注及被詔修百官

表續本朝會要刪定九域志皆未克就嗚呼可謂博  
矣公雅以善書稱結字清勁得其家法前奉詔題濮  
安懿王、夫人神主書御製韓忠獻公碑及當時公  
鄉士人勾請題寫被金石刻者多矣嘗對延和上問  
宣猷遺蹟翌日奏七軸以獻自公之亡未有繼其書  
名者公姿宇渾厚樂易自得予之交久而益親平居  
言笑侃、不為邊幅表襮一遇事則毅然據正若不  
可犯者人亦莫窺其尺寸間狹三為郡守皆以修書  
召去不得滿歲其去也民益思之喜甄獎人物前後  
荐士数百訖不為累鄭國太夫人故太子太師江陵  
楊文莊公徽之、女文莊無子宣猷速公繼主其祭



事歲時不絕嘗欲勒碑神道病革猶戒其子亟成之家書數萬卷多文莊宣獻手澤今四朝賜札藏秘惟謹或繕寫別本以備出入退朝則父子侄繙酬訂正故其故藏最號精密平生無他嗜好惟沈酣簡牘以為娛樂雖甚寒暑未嘗擇卷早與仲弟都官居敏修文章學問互相開發子侄輩悉能奉循世範熙寧三年昆弟三人同年登科士大夫著為衣冠盛事公久在禁垣時歎滯而恬然裕處未嘗以世務嬰慮病中手疏治命止戒子孫勤約清白以紹世風幼子未官而推遺澤以及從孫茲又可以見其所存云耳母夫人常山郡太夫人畢氏故相文簡公之孫公又娶

其侄光祿少卿從善之女號京兆郡君室則姑子家則婦姑慈和靜專濟美圖訓前四年逝公以世教浸薄礼服簡廢特制杖期以稱哀情言禮法者善之子男九人慶魯殿中丞匪躬著作佐郎二早夭尚賢將作監主簿正功大理評事表微揆方將作監主簿處仁始名女子二人適贊善大夫王佑秘書丞呂希純並先亡孫八人焯將作監主簿燔煜燿輝灼皆未官孫女七人長適太常寺太祝曾說次適白馬縣丞范祖德五幼未有行公年六十一以元豐二年四月甲辰終於春明坊之適寢其年七月癸酉葬管城縣馬亭鄉東城原宣獻公之右次既葬矣諸孤泣血



奉遺事抵僕曰先人平生相知之在期者無若翰林  
范公洎公之久且葬其深也范公銘其壙矣今塋隧  
所表宜得公文以載于石二者蓋先志也僕惟三紀  
文遊趣舍不異仕宦出處亦畧相等懿文美行尤詳  
其始未銜悲紀宣故質而不文銘曰  
皇世隆儒以文致治士陶其化超然特起荆山瑾瑜  
喬林杞梓或生遠鄉或出門勢遭時並出蔚為印器  
廟堂彬々臺閣濟々如古哲王思皇多士代有名家  
克濟其美彼美常山族茂枝繁風流儒雅奕葉蟬聯  
鴻都秘館由祖逮孫言論史經父子演繹惟宣獻公  
輔翊 仁宗議論闊遠詞藻深雄一時標準萬事中

庸經邦貳政德爵偕隆公踐世職徊翔闈掖朝廷典  
章禮樂沿革祖述源流貫穿今昔聞其話言士有矜  
式宣獻之文公宴嗣之宣獻之博公又繼之寇祿方  
至謀謨未施徒留故事載在攸司公登史覲天子所  
選考紀初聞賜對清晏袍服改容覽書稱善聖言褒  
賁委成大典公疾不朝集英遣使扶醫診治呂還其  
子公之云止上嗟良史贈官詔葬不以常比馬亭之  
東父祖有墓豐碑重屋隱然崇阜公穴其旁不百舉  
步雙螭相望揭于衢路公之遺風士所嚮慕公之令  
子克承厥緒君子之澤何有世數施乎無窮茲立以  
固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碑銘

太子少保元章簡公神道碑

錢起居神道碑

太子少保元章簡公神道碑

國朝登用輔臣盡循唐舊乾德二年太宗皇帝始

置叅知政事以貳宰職六聖繼承遵守不改自乾

德訖熙寧百餘年間得人之盛見于國策者七十有

六人或以文學進或以武功顯或自右樞而叙陞或

由夙望而入用或以臺閣久勤而次遷或以藩州治

效而超拜鄉材國器相望于廟堂從而正宰衡執邦



柄者常什七八為若乃耆德宿名體備數器政事為  
良吏表儒學為羣彥先出入藩朝既勞且舊有如故  
太子少保致仕贈太子少師魏郡元章簡公者幾希  
公諱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其先本危氏案崔琳姓  
苑危姬姓也後封于新世久寢微秦漢以來雖有  
仕者未甚顯大其一支著臨川郡之南城縣世力農  
以財椎鄉里唐季江淮寇盜充斥公之曾祖諱仔倡  
与其兄全諷鳩合鄉人即所居立壁壘遠近依以為  
援中和五年破黃巢之黨柳彥章于象牙潭天子以  
全諷為撫州刺史以仔倡信州刺史吳王楊渥克定  
江西模州降吳徙江都信州奔錢塘遂易元氏生公祖

諱德昭武肅王稱制用以為相官至右僕射兼侍中  
晉國公晉公九子其八應補王官幼子諱守文入朝  
中咸平進士第官終大理寺丞知白州公之考也公幼  
孤流寓江湖卓然自立向學不急九歲謁荊州太  
守孫公冕面試三題以神童荐于朝貧不克行十八  
拔開封進士荐廷試優等以声病降同學究出仕迫  
于親養不違擇祿調楚州淮陰縣主簿歲惡蟹蝗害  
稼民戶訴災轉運使按狀以為無損公親履田畝覈  
實蠲租上不能奪是歲楚之四邑獨淮陰民免轉徙  
之患鄉貢再上擢乙科授江寧府觀察推官明道早  
災江淮荐飢官發廩米為糜淖以哺流民公職其事



躬自給視飢病者數萬皆得以濟大尹李康靖公安撫范正公上其事召見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連知吉州永通新州靜海二縣或以治劇選或以幹裕荐並書課聞于朝擢江西轉運判官職罷願試繁郡會天台水溢城郭漂溺千餘家被命知台州至則出公庫錢即民故吾作廬舍令自占期三歲償所逋又甃其城牖其門以捍江濤之患自是水不敗城郭代還權三司度司判官屬甘陵兵旱之後道殣相望庾無見儲責在度支公為之校耗登調盈虛轉厄州羸粟給助其乏踰年出為江西轉運使奏除一道民籍丁錢貧老者蒙利尤多皇祐三年廣源儂蠻寇二廣守

漕皆坐失律免官朝廷旰食為擇使者就加公直集賢院充廣東轉運使始踰嶺徑趨賊衝躬相隘險瀕江遠水笈數十筴治諸州城樓堞戎器器械悉如法上聞特遷一官歷兩浙河北轉運二司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治平初拜右諫議大夫以給事中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徙河北都轉運使遇都陞對奏陳中外利病英宗皇帝面稱之曰論事者無如待制忠朕弗忘也神宗即位進尚書工部侍郎以待制換集賢院學士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時南方歲凶盜熾州郡多故凡五歲中連徙越荆鄆三州皆兼一路使職未至鄆召入翰林為學士公早



以文學擅而久更吏劇負其夙志雖簿書填委而未嘗輟簡編捨翰墨晚遇知己之主翱翔禁復得以摠發其蘊故制書詔令純深溫潤切于事理至于一篇一詠往往出人意表秉筆之士以此多稱美之加又抒思精深長于應猝初景靈宮諸殿落成須上梁文詔以屬公薄暮受命黎明奏篇上上深賞激都下競傳誦之明年知開封府滿一歲罷兼侍讀學士未幾樞三司使坐屬官遺火焚省舍落所兼學士無幾何復職領羣牧使熙寧八年冬拜叅知政事公自預政每進對上前敷奏詳悉曲盡誠款諸公論議或同異公無所委隨惟正之助而謹畏慎密雖對子弟未嘗

及省中語也上雅稱公文詞高妙近世少儼足為朝廷光采雖在中書猶欲以辭令護之每蕃夷書詔必令視草而後遣越三歲告老于上曰臣年政七十矣願乞殘骸歸故里前後表請面陳至踰十數上敦諭再三又遣中人持還其章他日謂曰聞卿子耆寧孝謹好學今使之校書崇文以留卿二朞公惶恐固辭不獲既而謂親交曰上恩如是非孤臣之福自茲吾不知稅駕之何所矣元豐二年春太學起虞蕃詔獄公嘗以族人伯虎語博士孫諤風祭酒補小學教諭辭逮耆寧各捕甚遽公駭不知所謂入訴于上曰耆寧幼失所恃未嘗跬步去臣左右父子更相為命二



十餘年矣倉卒對獄寔虞非意願納臣平生祿職以贖其命使即訊于家事之是非輕重一切聽報上惻然許之御使史猶燭迫伏辜又詣府第以薄急責公公不復視遽取答具獄曰御史所訊皆是以遂本官出知亳州初獄成或謂公曰伯虎補職且半年者寧未捕前數日方知以白公是豈有禱也諤又未嘗造請安得私語事此一言可以自辨公曰吾大臣也既以告上矣今若自明是前言不盡也豈有大臣對上言而二三者內省無愧復何辨為卒無一言及之至陛辭上察無它賜坐慰勞曰毫若非便易陳許可乎公謝曰既蒙保全不誅又使擇地其敢自便若聖恩

不遺得支郡如潁足矣即命改知潁州曰一歲即召卿仍使服金艾如學士以罷異之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詔許入覲遂留提舉中太乙宮公志欲休老章又十餘上告病者數四一日上臨講述英特召公面諭曰卿志力未衰尚可備左右勉為朕留進讀對曰西夕餘景無幾不幸顛仆而去或溘死不得歸骨先隴即目不瞑矣上深喜其誠至四年以太子少保致仕既辭上曰卿預政中立不倚比有間言者朕自知之今既罷去無嫌可營居京師且便者寧仕宦朕當助卿費公曰臣有吳中敝庐倘可售即如詔旨特命二子分領鴻慶洞霄二宮俾居家就養行次畿



縣又遣中使賜白金千兩戒以早為還都之行其恩  
意終始隆厚如此既至吳脫略世故不問家之有無  
優游宴樂吟咏情性超然若出風塵之外後三年薨  
于家寢卧聞輟垂拱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初上覽遺  
奏謂左右曰此表必元某自為者即日馳內侍問諸  
孤法贖外特賜百金戒其家集平生所為文章來上  
凡四十卷藏于秘閣公生大中祥符己酉終元豐甲  
子以天聖丁卯登仕以元豐辛酉納祿起州縣歷中  
外華要而至丞弼自著作佐郎十三遷至尚書工部  
侍郎官制行換正議大夫五易封爵至魏郡公凡九  
鎮藩郡而兼一路安撫鈐轄者四六經使任而江西

河北皆再至入朝典領臺閣諸宮觀更踐首府揔十  
十職所至皆有治效而閩廣京兆善績尤著至今人  
猶稱道之以二品致政耆老富貴康寧考終壽七十  
六在仕五十八年修黎寡遇保躬全名善始令終世  
鮮其比夢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杭州錢唐縣某鄉  
某里去祖塋幾里所夫人太原王氏封某郡夫人蜀  
郡王氏封某郡夫人並祔公塋二子長即耆寧今為  
某官次耆弼某官兄弟孝謹善守門法敦睦友愛未  
嘗相離出入動息如公存焉二女一適尚書司封郎  
中李平一一早卒五孫延祖似之早卒紹京紹直紹  
孝並假承奉郎公生始孩誰顛拔不類常見乳保嘗



負之過佛室見所謂現音像者輒喜笑若素所熟又指黃卷中普門品經欲持取去家中止之則啼號不已聞者嗟異以謂宿習之說不安也性至孝自幼服勤親側不懈晨夕太夫人嘗寢疾寢亟公憂悸不知所為默禱于天願以已代親所若<sup>然若</sup>神示其象已而遂愈迨太夫人棄養服喪毀瘠葬祭不踰禮制昆弟六人及子孫未有官者皆用公廩補入仕又市良田以贖族人之無祿者自少長拊存周至卒無異言其孝友敦篤行義如此公少歷艱苦周知物情儒術吏資蓋得之天賦非勉強所能及接物極知易與人言洞然見底裏至臨事則嚴毅立斷下不能以毫

毛欺給在江寧攝治府下二邑戢狡吏撫疲民治譽藹然鍾山有民妻訴夫夜醉歸道為仇人折足至家而死公默察妻泣不悲遽使歸听命既去陰遣吏躡迹見與一浮屠笑語立捕繫一訊而得姦狀寔浮屠私其妻期是夕會于家既至夫寢覺而遽起為所戕卒寘于法橫山王氏子恃富不法嘗賊殺不辜里民目為王豹子莫敢与校一日因事追下獄公數其宿負榜殺之鄰里親戚莫不稱快永新土豪龍聿者嘗誘同里少年周整飲博以姦勝整千緡準其上腴田以償直初犹代耕輸穀歲久遂割占其田整母方知博事訟于縣則母契存焉于州于使者至搨登聞鼓



皆不能直公至母又以告公視契一言以辨其偽聿  
具伏歸整田或問公以何見其偽曰始視契日月在  
母手印上是必得母他牘尾印以續偽契問之果然一  
縣驚嘆以為神明其典州使部不為赫々名察見吏  
民隱隱纖悉不差然意本在寬情既得則縱舍不窮  
其細故未嘗以文致人罪有讞獄集十三卷摠五十  
五事觀其書可以知公之所存皆得于平易忠恕也  
公病世俗靡薄朋友道喪嘗後已以後衆故與人交  
久而益親人皆稱公長者還吳日與鄉閭耆舊相遇  
從遨遊江湖處布衣野老間無辨也內外掃之日初  
無吉疾無治命嗒焉順化人以為吉履之報焉公之

薨也門人某官某狀公之行以告于太常考功集議  
謚曰章簡其葬也今資政殿學士龍舒王公銘公之  
德納諸陰堂舉是二者可以傳不朽矣而嗣子猶以  
為未也曰狀歲于官府銘置于泉塗見者蓋寡禮令  
有碑揭于神道可以聳來世之觀聽也謂予早與公  
周旋尤詳行寔假文以劓于石言念疇昔音旨如昨  
追而叙之一二可記公之在翰林也予方在朝廷每  
訓辭之下及應用手筆碑表詩歌多得覽觀其体制  
深重章句清裁傳在人口皆出新意由是知公之文  
無所不長也又嘗與公持論前言往行講尋源流或  
推究天人善敗之應互叩其所蓄往々更相推許由



是知公之學無所不綜也昔公使南海當寇鈔之餘  
徑畫尤多時予邕州從父守英州禦寇亦有勞嘗  
云方寇之去也東廣生聚無不被其毒者非惟獠虜  
之遺孽抑吏卒乘亂剽掠甚于賊鋒無能摧卻者洎  
公之來也戢兵保民咸有條昼飢凍者得其衣食流  
冗者復其居處与夫驅除俘馘之勞殆不侔也由是  
知公之卹民弭患之功遠矣公之得謝也予方謫麾  
橫海相遇都下留連眷々幾不忍別遂媾姻好至誠  
悃悃不以先後改觀此又知公篤于舊故雖古人之  
所謂久要不忘者何以過此故予嘗懷之未始忘也  
因孝嗣勤請得以詳其實告于後人亦公之雅志也

銘曰

元出于危其原自姬始有新邑世久寢微南城之族  
力富農貲遠公曾門遂顯于時曾門弟昆殄早孽虜  
臨川上饒析唐符土上饒入越從事伯府授氏承家  
寔生公祖憲：公祖遂相錢塘克大厥宗九子騫翔  
大理逢辰詞科奮揚德厚位卑再世其彰其彰謂誰  
宮保是嗣特起江湖拔出羣萃方進孤童不汗下吏  
平津經術再登上第試政州縣惠弱鋤強上嘉治行  
寘彼周行中庸萬事勤勞四方有威有惠一時之望  
入陟公台神皇所簡曰惟汝賢恨用之晚公亦感  
概傾輸誠款懇辭異數懼將不免訟興璧水諧起蚺



泉刊章橫遠朝聽驚誼上察非意公終不言去位未  
久暮年復還公屢告老章踰十上召對迎英一日咨  
訪詔寵其歸道塗賚餉官其二子使歸就養公既還  
吳立園是居朝昏湖嶠左右琴書耆老過從者尊宴  
娛安時處順冥然化俱公葬武林反祖舊服墳闕崔  
嵬江山重複過者下車敬瞻喬木誦歌遺德清風肅  
穆

錢起居神道碑

仁宗皇帝濬哲聰文臨御歲久朝廷治定天下晏清  
雖天德高明神机默運人不可得而度思然跡其可見  
者虛懷納善樂聞讜言天聖中詔復方正直言之

科慶曆初增置諫官御史之員于是抱忠懷道之賢  
博古能言之類策慮億頃輸腹心啟沃聖聰日月  
相繼一言寤意則褒揚獎進聽用無間其逆旨拂心  
詆訐過正則優容曲全甚者黜而復用終不以言廢  
人故四十二年之間近臣盡規衆職修理朝無闕政  
理絕名言士有特起遘辰雜還並進登仕密位公台  
出此途者蓋十七八為非特竒才異能倫間出一時  
寔由天象樂育獎而成之所致然耳于時有若故起居  
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會稽錢公越自朝行入奉大  
對受策察問五千餘言推原天人指切時政天子親  
覽稱歎移刻考官奏第三書異等超擢臺郎試守藩



郡士人傳藁遍于海內咸以謂仲舒之淵源劉蕡之切直劉向之發于至誠卻說之對揚天問復見于茲時矣先是真宗皇帝景德中再闢六科公之先君翰林公褒然首舉慶曆初公之亞弟端明公復中茲選後四年公又繼之一門之美前世未有當時詩人咏歌有賢良方正舉父子兄弟同之句士大夫載述以為衣冠卓異為公諱彥遠字子高系出錢塘吳越武肅王之裔曾祖諱元瓘晉天下兵馬大元帥嗣國王薨謚文穆祖諱傑遜位于其弟以王爵為東南面都元帥國朝累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父諱易少舉進士名動京師歷內外制典兩朝書命累贈太尉

姚盛氏江東著姓太子太傅文肅公之族屬追封平陽郡太夫人公弱歲而孤与仲氏僑居輦下執喪盡礼奉養太夫人温清弗怠刻意家學至于大成初以賞延再命將作監主簿三遷大理寺丞景祐五年登進士乙科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公事賈許公任御史中丞辟為推直官許公預政徒職者奏苗倚其繩正朝列辭以四推獄官不當越職尋出通判明州在郡摘州卒謀亡竄海外者鞠會稽累年田訟數十人兩郡稱治遂以太常博士應詔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六年秋九月也是冬涉春京畿旱災天子責躬詔訪中外得失公既以言見擢雖在外官而懷不



能已復奏疏三千言上塞詔意是時江淮歲歉丹陽復苦蝗孽公募民捕掘蝗子以常平粟計升斗易之焚瘞殆盡復上其事遂著為令又平粟中價貸下戶計司以為專命損上責所由備償餘直公請歸罪守長金山寺主僧承前宣勅補授郡官待以客禮公至令班諸寺僧首廷見不與交語既而寺罹火災其徒訟庫錢乾沒持貸籍欲污郡官公立命焚之止坐僧罪奏釐甲乙為禪林盡革宿弊吳俗信巫郡官妻病巫俾出錢十萬禱神請命公竟坐巫詐欺境內神祠非祀典者期一月毀撤率諸巫習醫自業錢塘繕江堤轉運使調木石諸州遠潤報以越數州科歛其擾

倍常遂止是時籍宣毅卒隸京步軍司使者苗詔須越軍至同遣其衆籍以重遷公為奏就選官部閱給舟載其妻孥以西他州籍兵過城郭騷然至或罷市抵潤則閩外已具糧糗薄暮舍止晨炊徑度城中莫有亂行者治迹表諸道八年秋召還拜右司諫歲中遷右史怡職公自以逢辰遇知己之主居得言之地夙夜惟念知無不言無不盡其密啓顯奏凡八十餘章深動民聽今據其十數大者足以見徑世造變之畫有過人者其言毋數赦曰三歲郊霈盛夏慮因祖宗之制不可闕自外非時曲霈不宜屢下啓小人之幸擇牧守曰請分望際上中下州為三等上等政



府擇才其次吏部選任又其次依資注擬增俸以表  
顯覈實以升降則四方平理可待也慎名器曰文武  
近臣陛下宜周知其才否稍取其功狀圖列于別殿  
燕閒省覽凡遇除授案見勞勩而賞誅則朱紫自別矣  
侍讀待制宜立定負如舍人學士格其勞臣久外當  
褒進者別製美名以寵之則流品分而中外辨矣  
議取士曰貢舉法弛士不循操檢宜下詔戒飭俾知  
所畏有不率者屏棄不齒則佻薄革而廉良進矣議  
法制曰法令者一民之信也不宜以小害而妨大利  
數有更變遠感民聽格式者立事之綱紀也惟稍增  
損唐舊今律令並行則一朝之典憲備矣宮省出入

宜著門籍以謹誰何衛士犯法不覺有刑不可以近  
臣而輕其罰則姦萌自絕矣議職制曰諫官御史舊  
聽風聞言事近稍沮止請舉行天禧詔令所以廣人  
主之聰明而防壅塞之弊外戚非任邊劇有顯效不  
當授以軍職所以慰三邊將帥之心大臣年至尚冒  
寵祿望優加名數聽其致仕所以全君臣終始之分  
出疆使介循次而遣苟非其人或為遠方輕鄙望加  
遴擇無俾失辭取侮勸農之官職事不修請立考課  
法以墾田戶口增損為殿最則吏知本而民勤力矣  
古者外官更代有圭節魚符之信今則新官執勅赴  
上州郡別無信驗請如舊制復降信勅庶幾四方有



所稟承而絕詐妄也監司案察自有常矩近之奉使者多事邊幅專懷不通所至鞭笞人吏信任險巧州縣頗罹其毒望嚴加戒警俾修寔効議黜陟曰賞罰之行惟均予信前年宋祁誤進冊告王拱辰等荐舉非其人並坐罷職守郡今拱辰等已遷用而祁猶滯苗進奏院宴會館閣職事被黜者十數人今呂溱已陞擢同坐者未復望悉推恩以示均一內王洙嘗以學術侍經幄望亟呂還舊職其論朝政闕失曰先帝嚴塗金之令所以戒淫侈而敦質素也今近戚服用出入宮禁漸不可制宜謹舊防抵工匠法其弊當自絕也京師無名土木勞民費財望戒內外不急修

造及佛祠神廟悉皆禁止須財力稍豐取旨興造方今天下兵籍十倍祖宗特望遣使蒐選罷其疲瘡擇精銳以寔禁旅官司冒占踰制者悉罷之州縣白直有虛名廣占者宜著定限數溢者悉放還南畝商胡決河累歲不塞議者欲簡力就功此尤非便謂宜重責水官等預計確寔功費政府議定然後起役則一舉而成効見矣河北義勇已習兵技屬歲荒徙望詔諸路招諭續食遣歸以窒嘯聚之漸內侍黎用臣黥隸原恩除環衛官致仕是罪人予周行勞舊均礼宜仍隸籍示有以懲肅景德寺病僧言死而漆其尸寘舊院宜依浮屠法焚<sup>瘞</sup>郊外以釋羣惑凡此並當時



利弊事有甚微而干國體議者或以耳目所熟或以流俗所蔽或以權戚所闕置而不問公直據利害不恤羣誹先事開說為上指陳或言入即行或播在臺閣開廣聖聰補益民務者多矣又有事繫刑賞下情不得上通國憲抑而不行公以為利病較然僥言者不為繩直則抑鬱激偉終不復辨方朝廷厭西兵既許議和元昊用事野利大將梗其謀延州青澗城使种世衡遣間王嵩謀殺之由是和議遂定延帥抑不以聞會世衡卒其子古詣闕直其事時延帥方長樞府登聞院過不得通古以書述本末抵公公即為言朝廷按覆得實贈世衡觀察使錄古上縣簿尉郭

承佑籍舊恩至節鉞領殿前親兵既罷為宣徽使出知應天府希恩欲留職內院公三疏摘其宿負以為爵位過重犹深玷國體即日詔趣承祐行楊懷敏先職皇城不覺衛兵驚撓宮寢出為沿邊安撫又坐妄言虜事不實罷安撫犹摠塘灤入奏遷延幸進既而擢入內副都知公累章彈擊及請問面陳詔錄章示之令却還本任猶不行再言小人傲恠難恕朝廷綱紀頽振于是責授三陵副使權倖由此知警議者謂以片言移人主之意古人以為難視公之舉則無間言盖至誠恻愍聖聰察見如水投石不極不止耳于時中外泰寧上方圖垂世詒燕之策一日內出手札



訪近輔公即日上對後數千言箴時之闕纖悉無隱  
皇祐元年春廷試進士公為編排官上御後廡手書  
博學二字賜之四月獲麥後苑觀三朝寶字訓鑿圖  
于內閣特旨召公預坐并賜本如近禁公精于治道  
每預畫訪占對詳盡時以京師久陰諸路大水封  
援洪範傳下人有謀之應願深遏惡源消陰珍長陽  
德音甚切至未幾步直張安挾刃埋謬門欲有誣告  
公因事入對上猶記前章語慰諭嘉納面賜五品服  
是時安南交趾窺伺邊隙忿爭細故戎瀘蠻嘖言安  
有徵索公以為此必蓄異謀將太上御名外患請預擇守  
將急徙東南重兵先事制其漸可以戢服後二年邕

管有智高之變朝廷經制戎瀘幾數十年方帖然其  
前識者遠圖補患消難之効又可見矣天子方諏咨  
眷屬待以不次時論之謂幼言鳴玉高議庙堂階術在  
前步武而至矣嗚呼天不俾壽年止三十七以其年季  
冬寢病某日终于司農之官舍訃聞上為嗟惻詔錄  
其孤移恩于次壻張升卿釋褐許州長社縣主簿非  
常例也仲氏方尹京劇趣辦襄事以明年正月己酉  
葬開封汴陽鄉後先公之次隧夫人丁氏故相晉  
公諱謂之孫某官拱之女累封蕪國夫人某年月日  
逝于子舍合祔公穴四男子龔翰林學士朝議大夫  
燮朝奉大夫通判臨江軍餘朝奉郎通判陳州臨以



滑州韋城縣主簿卒官三女長壻奉議郎李之邵次  
即升卿今為朝請郎知秦州幼西京軍巡判官沈述  
孫男十三人杲卿宣德郎東萊瀛州防禦推官朝隱  
承事郎並前進士魯望端已承務郎壽朋德興廷碩  
賓王伯言君魚邠老汝士學進士業孫女十人壻皆  
士人魯孫男女今三十一人公之風度器識與學精  
藝趣尚超俗文章尔雅凡所著述其科舉應詔之文  
為士人傳誦外得遺藁據為十五卷名諫垣集故友  
龍圖學士宋公次道叙之詳矣惟錢氏世自武肅王  
宅有吳越方五季份擾群雄割據擅勝兵僭稱號戕  
害生聚毒甚塗炭獨吳楚一方包負不絕朝廷策命

恩礼如平時元帥避賢遜位有季子之節忠懿王最  
先入朝蒙制儀之褒弭乱戢兵恭順不失陰德有後  
今為信然以故二家子孫累葉顯赫近世罕倫翰林君  
繼三世深入之榮簡在聖表光照前列而霜露之感  
歲時不愆以謂宰木已拱而麗牲未建以某于公平  
日從游之舊朋好尤篤嘉言美行皆耳目之聞見將  
圖金石之刊表章門闕之路以文見屬義不得辭感  
舊思賢托銘叙意其辭曰

錢氏自唐跨有吳越屬時紛披羣雄僭竊惟彼武林  
世載純節邁我皇運首朝帝闕吳越五君東府逡巡  
退棲會稽貽慶後人掌武惟子二惠惟孫賢良方正



父子弟昆赫々仁宗孳々求諫司徒竭来大廷利  
見制策五千奏篇稱善封章八十沃心無門惟天生  
德惟聖知賢筌宰契合藥石功宣時亨運往道卷名  
全承家有子嗣德昭前德有報矣神所勞矣考室上六  
御矣門閭高去矣春秋時思祝宗孝告已禘九章將  
陞四廟言瞻喬梓在汲之陽夷山拱其後京水溢其  
旁諗堪輿之宿兆非豨韋之能祥觀金石刻兮過者  
必下積善之裔兮德音不忘

蘓魏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蘓魏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碑銘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孫公神道碑銘

皇城使李公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孫公神道碑銘

有宗四朝耆德之臣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兼侍讀  
授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亭柱國樂安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寔封三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  
謚康簡孫公墓在汝州襄城縣永安鄉某里孫氏世  
為趙郡人自公之曾祖贈工部侍郎諱澄而上皆居  
平棘死則葬其邑祖給事中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



司御史臺贈工部尚書諱冲以官終洛陽因葬襄城  
父贈銀青光祿大夫諱旦徙占潁昌府長社縣子孫  
遂為許人公以元祐二年正月壬午薨于京師嗣子  
承事郎愔護喪南歸卜其年五月庚申祔于祖塋之  
次越四年春愔袖公履歷功狀泣訴于某曰愔罪逆  
未殞已畢祥除而終鮮兄弟獨任宗事行當去遠墳  
墓重惟先人之大行大節則有今右丞相高平公所  
撰德銘存焉然而石納幽堂人莫得見謹案礼令官  
終三品立碑墓下今龜螭具矣敢緣平日之雅請文  
揭于神道使得終事死無憾矣某辱与公游且三十  
年昔官同省後位同列出入趣舍亦多同者紀述遺

德可無言乎公諱永字蔓叔生十年而失所怙大父  
愛育置之子行再奏守將作監主簿慶曆二年服祖  
重畢自列于朝正其三代而官之詔換試銜六年擢  
進士第補汝州襄城縣尉所部列荐遷襄州宜城縣  
令考課改著作佐郎轉秘書丞太常博士歷知蔡州  
確山縣公吏事明達民情隱伏方俗媿惡靡不究其  
纖悉一有教告則民信而服在襄城修保伍相司之  
法而宿奸僑寇為之屏遠在宜城復長渠灌溉之利  
前後太守為之表章用水多寡之節刊為定令至今  
不改在確山立兩稅輸納之限不煩督責而編戶相  
戒應期自集嘉祐二年御史中丞賈公荐公文中御



史詔且下矣以母錢塘郡太夫人錢氏高年不當任  
言責力辭不拜未幾三司奏選為京東西淮南三路  
寬恤民力公所至詢民疾苦得其弊在鄉戶吏主持  
物務及漕運緩急輕重不均致有忘家破產之患因  
考輯衆論斟酌裁定著為成法上之朝廷頒行諸路  
皆以為便韓康公帥環慶表公管勾机宜文字英  
宗即位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轉都官府罷于審官格  
當注遠官亦以母故求任筦庫時大司徒韓忠獻公  
當國擢公授舉河北糴便糧草踰年召為樞發遣三  
司開拆司公事治平三年諸王出閣建府選公為侍  
讀神宗初潛好學不倦一日出新錄韓非子屬府

僚讎校公進白曰韓非陰薄刻覈背六經帝王之旨  
願勿留意神宗曰錄此聊以備藏書之數非所好  
也明年升儲以公為司封員外郎太子舍人神宗  
即位拜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主管三班院案條  
束吏躬操簿籍凡有負闕取選者績效高下到選先  
後預銓次之至集注日依名唱授無後爭訟出為陝  
西体量安撫使時諸路旱歉使者四出轉粟以哺流  
殍公會在所倉庾軍食之餘悉以振贍故民賴以全  
活者為多值有中旨捕送叛人景詢族屬入西界者  
不以赦原公言陛下新即位首布大號惡逆者猶  
蠲除之緣坐者反不宥非所以考春秋謹始之義而



取信于天下也。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是時以邊用不足，解鹽市馬，別為一司。外臺不得干預。公奏曰：鹽馬國之大計，使者揣其柄，既無統隸，苟為非法，孰從而制之？耶熙寧元年秋，遷龍圖閣直學士，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時有布衣上書言邊事，稱旨擢為判司書寫。秦鳳路經畧司機宜文字執政，亦以書抵公。言其才至府，首談恢復。熙河之昼，公謂之曰：昔漢方靜，若無故搖動，恐變生不測，非敢聞命也。遂密疏其非便。既而青唐族兵壓邊境，謂漢人將錮我青紅鹽之利。公遣副帥劉昌祚馳往喻以無是事，首豪所命而去。會新建劉堡失守，有功。公曰：此帥事也。

戮其偏裨，可以塞責。公曰：居虜必爭之地，孤軍絕援，兵法所謂不得而守也。尤人以全已，豈將帥所為乎？緣此斥去。吾之幸也。後竟坐降授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三年四月，以提舉詳定熙寧編勅兼知審官東院召還，又命為契丹國信使。屬執政建議復肉刑，事下編勅所。公辭曰：面奏曰：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有所不忍，陛下乃欲行之，何也？上曰：事固未決，需卿北歸，乃定。後竟不果行。尋復學士，出為高陽關路安撫使。兼知瀛州河決，貝丘瀛冀諸郡尤被其害。民戶賦租前以災傷已嘗倚閣，而州縣拘常平法坐視流離，科催如故。公累章論曰：臣言与法盍用事者所



不便非出獨斷則一路之民流亡無日矣特詔從其  
請仍命發廩粟以助救卹白溝界河常患北人絕河  
捕魚巡檢趙用擅引兵北渡焚蕩其族帳故虜數侵  
略境上邊郡為之震恐上聞至遣中使密訪虛實公  
奏南北信好無間隙但緣趙用侵暴生疑正用罪則  
無事矣執政繼以書問息耗公答敢以一门保無他  
後北人軍連珠等寨亘四十里謀起每師邀邊臣會  
議公立遣使諭以邊吏冒禁已繫獄矣隣邦何至輕  
動耶虜曰若罪人已治能以糒醪犒師立自歸矣公  
命霸州遺而遣之用本沿邊安撫司所辟公慮虜銜  
前隙復致生事遂便宜易置皆中機會有旨並塞城

寨官雖非所舉亦听自辟六年加樞密直學士權知  
開封府畿內新行保甲訓練之令緣案教所須多出  
編戶有訴貧不能辦者它官司皆拒不納至公受而  
言之稍懲其敝七年春降授龍圖直學士提舉中太  
一宮兼集僖覲公事再以親疾求補外出知潁州又  
丐閑局以便晨昏改判北京留司御史臺八年冬復  
舊職遭母喪去位元豐元年服除判軍器監有司  
患皮角不足以給造作奏重隱匿不輸之科上賴輦  
因此搜揚告訐至及婦女首飾者公為之請應私有  
皮角使人得鬻于官中度者善價售之不堪者任其  
貨易自是材用足而告訐者息矣冬十一月拜河東



路徑畧安撫使知太原府公三為邊帥務以安靜為  
治常飭守吏謹約束毋得妄起事要功以速禍敗故  
二境帖然戎漢未嘗有相侵犯者時謂公寬以得士  
心信以懷異俗真治世之良帥也三年秋以判將作  
監呂明堂礼畢特拜太中大夫充端明殿學士病不  
任朝請得提舉嵩山崇福宮踰年起知陳州蔡渠水  
溢將冒城郭居民驚擾遷徙避溺者不可過公躬自  
臨視先嚴禁盜之令訖水退後故安居如昔維七節  
亦無失者在郡具葺學舍督教官躬課試之程于是  
礼教行于鄉党矣京西初行保馬監司趣其期莫速  
賞格公諭民詔限本寬不必預蓄密奏監司違法病

民之弊有旨詰責使如前詔七年移知潁昌府八年  
覃霈遷通議大夫永裕陵役兵數萬轉運使請雇民  
舟車運許汝諸州常平粟輸陵下州各數十萬斛公  
言方佃作時調人牛數萬不能無妨農之害疏入而  
獲免今上初即位太皇太后臨朝共政詔求直言  
時政之闕公首陳保馬保甲免役錢三事最敝願  
一切罷之籍見馬隸軍復監牧如舊募保伍之材勇  
者為兵行前朝差科之政今上皆嘉納之冬十二  
月詔除工部尚書兼詳定役法今左僕射呂公右僕  
射范公大資政韓公寔並命也一日呂對簾前面諭  
以雇役夫率上戶太優下戶不易所以專委卿等詳



定是時故相司馬溫公首議變法命官雜論其所宜未就而溫公薨或有異議欲用輸錢雇役公力陳不可狀及法成多會所議元祐元年三月遷吏部選法擬舊以功過及荐者多寡為差公曰以荐者差其高下是教人奔競以干荐也乃定選闕惟無過有荐者不限多寡以到選為差次人皆便之未幾以痼疾辭位封章連上明年正月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罷選事提舉中太一宮未及拜命以不起聞制贈銀青光祿大夫公為人外和內勁出于天資其論議平易施設務循故常不求詭異之迹事或悖于義雖逼以山岳之勢亦不為屈然亦未嘗矯抗形于言色故入領

臺閣出典州郡職事所及知無不言、無不盡其要領前後有論數十事其尤著者初歸自歷陽陞見日上問近執政建青苗助役之法將以行民以為便否對曰法誠善矣然強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斂之患若以為資經費非臣所知也初禁倉庾吏受賕滿百金則配隸為軍京司府吏有犯亦如之謂之倉法有司奉行極于峻密上嘗問公曰倉法之行吏尚為姦乎對曰強盜罪死犯者猶衆况配隸乎上曰若爾將縱之乎對曰人但畏法而不能革其心雖府吏臣亦不敢必其無犯它日有敗露是臣今日面欺也赴并門日上詢方今時務所切公言軍器監造作倍



常外議以為將有事乎征討夫兵非輕用之物魯衆  
仲有勿戢自焚之戒漢魏相有兵應者王之論安危  
禍福之机不可不慎也上曰兵備不虞若寇戎無警  
朝廷豈有輕動之理卿言是也公之開陳世務切劘  
上意多此類也熙寧中言利者欲使都城市行輸錢  
以免直初下開封詢究便否掾曹議無不便公亦循  
例書其紙尾後躬訪民間多言不便詔公與今大資  
政韓公同体問利害無何韓公出守河陽公獨任其  
責時方行市易抵當法貸民錢以期限輸息下戶有  
取貸及期不能償而自裁者上頗知之一日遣中使  
密問姓名而提舉者惧先罷免月出錢萬緡矣它日

公復對言市行之筭下逮錐刀之末有變其名號以  
昧上耳用事者知之劾奏公前書府議無不便今乃  
異論言不以寔意在沮撓新法用是罷府河東以監  
牧廢地招置弓箭手養官馬習戎事公言應募者皆  
流移僑寄既非武斷鄉曲之人又無愛惡閭里之意不  
若罷之以養正兵便忻代二州產鹽苦惡不可食  
轉運使司既立監臨增虧之格又重盜販透漏之科  
巡檢兵吏由是得罪者甚多公奏鹽民食也不可禁  
兵武備也不可闕今以惡鹽累防兵非所以固圉也  
是數者皆當時所甚患而言事者畏縮不以聞公極  
陳其本原深悟上聽先帝以公東宮僚舊待遇特厚



凡有所陳皆加意復孰雖或行或格而察公悃悞無  
它益以信任初病不任朝親遣上醫調診六走近璫  
問安否且宣諭云欲與卿議遣事何日可出尚虛樞  
密員以待公辭不能興懇請道宮以就顯養又遣樞  
密副使孫公臨問所以欲去之意公具言其狀上皆  
從之前歲疾再作太皇太后命內侍賜御膳視所苦  
既罷天官錫服升班皆如尚書及薨特遣內貴人存  
拊其孤賻以銀絹各一千又命中使護喪歸潁昌府  
并勅潁昌汝州供辦葬事其恩禮始終近世未有也  
公自少敏于文詞嘗從諸生隸業西京國子監公私  
試常在第一尚書公謂之曰洛陽英俊所集爾年少

不宜多上人因不復令與諸生負校試自爾每有制  
作衆皆傳誦學問之餘游思書畫特妙行草喜晉唐  
諸賢帖臨習逼真當時士大夫得其尺牘藏去以為  
珍玩碑誌不得公筆子孫以為不足有集三十卷藏  
于家初忠獻公之知公也因得其詩藁讀之歎愛稱  
舉不已一日相見慰籍如平生謂之曰公貴人也遂  
見引用儲僚之議它執政未有知者忠獻公出其文  
藁示之咸曰真舍人才也暨公声称大顯皆謂忠獻  
公為知人公善與人交開懷見心中無町畦間以談  
謹言婉而中理所與游者多一時偉人然于是非當  
否不少徇情以此或有忤時因之齟齬公亦不悔故



更利害歷夷險未嘗芥蒂于<sub>中</sub>心其內行尤篤與諸父  
之黨友愛情至有無共之人不知屬之親疎也二妹  
以寡婦養視于家教其子學以任子恩荐大甥李氏  
子而以張生猶未及公病亟語惜曰遺奏當先之  
幸上哀憐澤及張族吾目瞑矣後卒如言公娶京兆  
康氏某人之子封許昌郡君先七年而止三男伯愷  
通直郎季悅並先卒仲即愷也五女一早卒四適人  
壻將作監主簿朱得象長社縣尉謝愷穀城縣令王  
士彥宣義郎通判施州燕若材孫男四曰佾曰偓並  
承奉郎曰倚承務郎曰倣尚幼孫女八人三適人壻  
曰蘄縣尉張道承奉郎呂仲衍宜芳縣令韓奕賢五

幼曾孫二人曰計曰評惟公言行操履見于行事者  
蓋畧得其大要頌鄙言未足以發其蘊微竊伏讀某  
日贈制曰事上見不欺之誠治民多可紀之績此可  
以見公之忠誠著于朝廷矣又讀考功謚告曰內外  
以愛民利物為心平生無怨仇不足之人此又可以  
見公之行義信于士大夫矣若是則不朽之大名大  
迹皦然自顯不待刊之金石乃見其美實然則墓之  
有碑其來遠矣姑紬次其所見聞者以塞孝嗣之請  
銘曰

赫々 炎宋明々 神宗紹仁遐武繼英烈功朱卽初  
開皇僚妙選孰主畫諾孫公康簡康簡之進司徒



所知擢于遠仕寘彼通閩始信其言再試之吏續著  
王家明稱國器公自幼齡嶷然大成文傳西學名動  
苗京初仕州縣不汙卑賤苟利于民察勦匪僊其在  
省臺知無不為及遷御史力以親辭左右東朝導揚  
三善書斥刑名徑崇訓典乾龍天飛風雲會時光華  
禁序啓納忠規入輔出藩在遠如迎陳戒佳兵深明  
治体元豐末命二聖臨朝召彼故老服在大僚考  
工典選議役修令新書舊章自我而定凡公所言邦  
本為先罷租两市息警三邊人謀近計我圖長利議  
雖屢格事迹適濟先帝知公悉心匪躬公既感遇  
相亦惟終雖極九遷不登三事上思遺直寵加賻襚

潁川公卿襄城公藏三世之墓塋闕相望坎堂有銘  
延道有表岸谷或遷令名不朽

皇城使李公神道碑銘

原武李氏曹出隴西成紀自西漢前將軍廣始著其  
邑涉魏晉至隋唐代有顯者在晉則昭武王曷以英  
姿偉度據有梁秦是為唐室始祖王別子之後有魏  
尚書僕射冲以文學端亮振名一代其裔孫君威仕  
隨唐至禮部侍郎是嘗集東晉以至陳隋八書為南  
北史未竟而子延壽卒其業者其後失官居鄭卒於  
滎陽縣之野舍子孫遂占籍焉其居原武者曰顯  
生光生元超並殖產不仕為鄉里所敬元超生贈左



驍衛大將軍諱吳咸平二年冬契丹舉衆內寇以東  
班殿侍從彰國軍節度康保裔戍高陽闕護一旅之  
衆與寇若戰而援兵不至軍敗死之朝廷賻卹甚厚  
錄其一子為西班殿侍郎公也公諱樞字仲訥始七  
歲受父官以材敏精辨稱于所部未二十年七遷為  
東頭供奉官歷巡轄南雄韶州香藥馬遞鋪監鄭州  
賈育山採石場仁宗初預修永定陵勩最于儕等  
自歿直擢涇原儀渭州鎮戎軍巡檢徙三門往來催  
驅鹽綱趙僖質公罷樞密副使出知河中府舉監本  
府酒務歲課溢九千萬方是時元昊以靈夏反陝陞  
用兵右職之任事者以數百人公籍籍有聲班行中

帥府爭欲延致之初從客省使知鄜州張亢辟為本  
州兵馬監押特旨兼主管駐泊軍馬公事召試弓馬  
策略中程補閣門祇陝西四路徑略使夏文莊公奏  
改都監再任移慶州淮安鎮都監管幹東西谷寨  
會涇原徑略使夏公安期奏復瓦亭寨以援原州德  
順鎮戎兩軍請以公為駐泊兵馬都監從之嘉祐初  
用刑部尚書李莊公應詔舉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廣  
源蠻儂智高入寇廣帥仲簡倉卒不知所圖即以事  
移公：寘其家曲江獨與子昌齡間道赴難在重圍  
五十六日出竒制變賊卒不能勝事平自內殿崇班  
閣門祇候遷供備庫副使充廣南西路鈐轄故太子



少保元公時為轉運使三奏理公于廣人大功一  
官賞薄不足以稱其効于是又遷西京左藏庫副使  
滿秋起拜供備庫使知儀州以治行優異擢知鎮戎  
軍就移成都府利州路鈐轄代還例當進秩上書丐  
移以加贈父一官詔可又用工部尚書知廣州余襄  
公辟命以文思使充廣東鈐轄就加康州刺史恩數  
並視三路英宗登極轉左藏庫使歸朝遷皇城使  
管勾本司神宗覃恩換賀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累表告老請致為政上察其精力犹強職事無廢面諭  
令再任乃謂親友曰予憑籍先人餘烈遭遇四朝  
繇冗從無尺寸功伐次遷使持節得備宿衛年過

七十有蒲城之敝庐可以佚老而天子仁恩弗忍遽  
棄尚使充位未遂素志雖然異時若死牖下從蒲津  
先人之壙墓亦不失其願也熙寧四年年七十九卒  
于官所諸孤護喪西歸以其年九月三日葬于河中  
府河東縣陶邑鄉仙觀里驍衛將軍墳之左次遵治  
命也公為人外和裕而內勁捷遇事無劇易處之皆  
有條理議論平允人不能以非義奪善与人交其游  
皆一時俊傑尤尚氣節不為炎涼易操素善种世衡  
及廢免勞問周卹厚于平時世衡謂人曰自吾之黜  
不改故舊者李君一人而已自嶺外歸驟若失明名  
醫高手咸曰疾不可為也時有蜀川道人李士寧者



言事頗異一見公曰是類有陰德者疾自當愈後強  
治之果如七寧言夫人韓氏某官之女以某年某月  
卒葬某所繼夫人譚氏遂州觀察使贈太尉廷美之  
孫崇儀副使贈左金吾衛大將軍繼倫之女封某縣  
君子男六人曰縈今為中散大夫知邠州曰昌齡三  
班若使曰縈某官曰縈某官二米名與昌齡皆先亡  
女九人一學浮屠為比丘尼早卒六已從人壻曰某  
官張毅某官趙寅某官薛昌圖某官鮑朝賓某官聞  
人通某官高宣某官劉濟孫三人曰佐某官曰偉曰  
僅並某官曾孫幾人曰垂用公遺恩今為某官先是  
衛將軍歿後六十二年嘉祐六年某月公舉其柩暨

母夫人永安縣太君朱氏葬河中得故相王荆公文  
載于碑公之葬也又得荆公之亞弟平父銘誌其墓  
可為盡禮而盡孝也而諸子猶曰未也以謂誌藏于  
坎人不得而見之日月既邁則懿行偉蹟久或不傳  
而吾親所終官在令當立碑若得銘揭于道則其傳  
不朽矣謂僕子中散君同年進士不為無素因以事  
跡見屬僕昔者一拜公前固已高其行義又聞平父  
嘗稱衛將軍死于國事公以才謀顯于邊鎮中散君  
以詞學取科第縈求解所居官服親喪蓋亦一門之  
美事也因記其書齋為忠孝文武以表之誠欲叙其  
始卒以示後來然有雄辭大筆著于前雖欲文之亦



難為王矣姑擗據前言次而詩之所以成孝子之志也銘曰  
李著隴西臯于廣祖系遠族分別占原武原武裔孫  
曰衛將軍以死勤事不屈契丹公嗣厥武隸籍西班  
服勞六紀遂顯厥官爰初奮迹間閔小職見稱巨公  
謂當遠躋解池督鹽賈山伐石課溢平時人止若役  
既徙陝陞方起西師計臺帥闡辟書屢移涇有戍卒  
叛逃外移數出侵掠捕輒竄馳公以名搆得而殺之  
州人德公久益見思廊守惠城議徙山北命公帥師  
版築勿亟曾不踰時斬之堅壁四路開府副帥治軍  
戎事毛密動必咨詢用其遠謀遂集成勲獄囚殺卒

夜出為變公掩獲焉帥欲章薦堅辭不請恐吏受譴  
漕臺上金搜牢甚急公曰不遠當在近習一往即時  
羣偷就繫淮安近胡熟羌喜亂陰破其謀邊遂無患  
瓦亭當衝廢久復建招懷初附悉如舊貫南使五嶺  
刑清盜屏賀有大獄株連儕等輅車即訊重繫半挺  
活死千餘恕吏一肯儂變內侵封康道梗進逼廣城  
帥軍不整悉以諉公使當亮獷躬先士奮介馬馳騁  
外斷重圍中如沸鼎繼卒突門得賊要領遂闢南閩  
人安市井賊梯雲飛我箭火猛攻具盡摧醜徒莫逞  
將尋海道潛謀越境公曰歸善彼有健令使子昌齡  
間道往請合謀出奇盪焚棹艇腥臊夜遁海隅遂靜



有来自賊納之不疑稚弱棄道拊如嬰兒由是疲人  
赴之如歸事已論功昌齡居最公曰吾子此亦何賴  
軍賞雖優子獨不逮公初進官使者屢言功厚賞薄  
豈足勸旃再命增秩俄亦召還送者隘途涕泣由連  
再領西州儀及鎮戎二邦惠化夷漢懷風昔守用間  
謀橈其中今悉斥去遠近附從昔苦平糴邊儲存空  
今逢樂歲因倉積充摠兵益利政成愷悌人圖其像  
配昔賢帥廣管飛章辟公副貳天子嘉之恩踰常比  
衆謠交人浮海且至居民駭驚爭出避地公曰變情  
吾所嘗試此必奸言爾衆毋避倉場夜火獨馳一騎  
亟往視之火亦隨翳于是廣人伏其強明知有預備

邑居用寧還朝奏功恩由輦下典領禁城匪躬夙夜  
封章告老上為慰籍七十九年猶不得謝公方壯時  
築室于蒲期以年至歸佚吾庐志卒不就人為歎歔  
考終視履又何慊歛哉、新立在河之澣大筆搗詞  
鏡子沈礎烝々孝嗣事靡不舉謂銘既藏人孰与觀  
維彼豐碑揭于大達載琢斯文飾以龜螭庶幾遺德  
顯揚于時用慰孝嗣終天之思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碑銘

二樂陵郡公石公神道碑銘

秘書丞贈太師劉君神道碑銘

隴下姚將軍神道碑銘

二樂陵郡公石公神道碑銘

其嘗為史官躬覽國籍伏見祖宗列聖進用輔臣

其選至遊維軼才偉望或夙遭際會已知其可用矣

然猶舉于衆試之以事功寔著見而後命之太祖

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左右將相皆文武大勳猶曰宰

相須用儒生仁宗皇帝臨御歲久英豪羣萃後元



命相謂學士曰前王求賢于夢卜朕為取人望蓋聖  
主任輔相為天下公不以己私進退慎重如此居其  
位者有不得人乎考簡冊之所載洎士論所傳聞事  
迹之顯著者于樂陵石公僕射少師父子見之詳矣  
僕射自太宗皇帝潛邸歷藩僚府佐者十餘年逮  
天飛已踐左右省時謂不待資級便當入輔初政然  
卒以湘潭之勞升近侍參宥府從征太原乃進上樞  
少師以功臣子早得名位更真宗仁宗兩朝文  
林詞禁老于近班乃預政事故主明佐良克有始卒  
魏鄭公所云君公顯號臣荷美名其是之謂乎謹案  
石氏之先胙土于衛邑相國于漢世都督于晋代其

後自趙徙温隋唐以來又徙河洛今為河南府洛陽  
人唐客省副使韓質贈太子太師太師生幽州節度  
判官諱延威贈太傅太傅生處士諱繼遠贈太師太  
師生僕射諱熙載字凝績少長五代我馬間獨守先  
代為諸生周顯德二年舉進士宗伯尚書竇公儼稱  
公所試賦有致君育民之志擢置上科自是聲振京  
洛間韜光待用不應諸侯辟命建隆初太祖受周  
禪太宗開侍衛府召公入奉寧軍節度使幕為掌  
書記尹正京邑奏為府推官昭憲太后特召入見  
即日拜右拾遺充職再轉左補闕幕府文書幾旬牒  
訴悉委參畫凡經裁處皆合上意既而遭太師憂方



議墨衰權奪造有飛語聞朝廷遂格出除出為忠武  
軍掌書記再徙崇義公識度沉遠不以內外為間參  
贊如常僚太宗踐極之月召復衰職上方蒐擇天  
下賢俊黼藻人文之化命公同知太平兵國二年貢  
舉號稱得人故相司空張文定公翰林韓公丕給事  
徐公休復皆進士甲等也未幾梅山蠻獠寇湖外偏  
師南討以公權知潭州軍州事督軍戎拊疲瘵踰年  
湖嶺悉平入為尚書兵部員外郎充樞密直學士歲  
中以本官兼職同簽書樞密院事學士簽書院事自  
公始也五年車駕幸河東遷給事中樞密副使繼元  
銜壁即行在進刑部侍郎充職如故六年制授戶部

尚書充樞密使公以純誠結主更試中外入為心膂  
出為肱股夷險一節上心知其賢欲倚以為相故位  
秩屢進自尚書郎德二朞升省座而素苦足疾至是  
稍妨朝謁上親至樞密院視醫灸之賜告居家將護一  
日所苦浸劇乘輿幸其第問勞如平生勅上醫旦夕  
診治又賜手札有忠孝之事衆所聞之之語又曰火  
艾久遠得力亦當大災觀詔旨懇惻如此屬任之  
意可知也公益畏盈滿累章乞骸辭情切至上不能  
奪八年秋特制起拜尚書右僕射聽解樞柄國朝故  
事不歷平章事未有升端揆者上以素有爰立之屬  
故以授之罷數雖厚而疾不加損九年正月某日竟



以不起聞上哭為之慟即日往臨其喪罷朝葬禮皆  
加常等詔贈侍中有司謚曰元懿上悲歎累日顧謂  
侍臣曰熙載事君之心可謂純正無它適當委用奄  
忽至此深可惜也近世執政既罷而卒車駕臨視亦  
自公始咸平二年八月詔配享太宗廟廷慶曆某  
年加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代國公夫人清  
河張氏南陽郡太夫人繼張氏安定郡太夫人皆以  
子預政推恩也二子長中孚早逝次即少師也少師  
諱中立字表臣生十三年而僕射薨居喪如禮天子  
欲速官之一命為西頭供奉官早服名教不為倚孺  
事折節讀書從諸儒游誦六經百家言作為詞章如

老成人十八獻文闕下換光祿寺丞賜朝散服咸平  
三年以殿中丞入書館為直集賢院屬時古文天子  
修盛德之事君臣賡歌雅頌之音播四海內相楊文  
公一代英才主盟斯文公与中山刘公筠潁川陳公  
越成紀李公宗愕游其藩更唱迭和合如一律朝廷每  
有論撰公与诸公常在其選而公尤勤鉅摘中外書  
無不請校有疑舛不輕黜僖一徑其手四庫以為善  
本入尚書省為負外郎以祠部判三司理欠憑由  
司以刑部賜銀青服兵部充鹽鐵判官遷郎中以礼  
部判南曹移戶部勾院仁宗即位轉戶部充史館  
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天聖四年以吏部知制誥同知



貢舉歷諫議大夫給事中景祐元年入翰林為學士  
轉禮部侍郎加承旨兼龍圖閣學士于時公踐臺省  
幾四十年近司要局文武選部無不摠領朝廷典章  
文物無不綜練而禁雜定見謂議論有餘而未嘗矜  
已上以為長者可用四年拜參知政事在位謹文墨  
循故事不求赫赫名明年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  
士判尚書都省久之加大學士兼提舉祥源觀慶曆  
四年告老于朝以太子少傅致仕皇祐元年遷少師  
其年八月某日薨于私第享年七十八天子廢朝有  
司婦賻如禮太常謚曰文定夫人張氏先亡後夫人  
王氏封太原郡夫人七男曰居簡少以文名顯諸公

間終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曰夷簡大理評事曰昭簡  
太子右贊善大夫皆早夭曰從簡國子博士服公喪  
甫五月以毀卒三女子長婦孟氏次范氏次沈氏七  
孫男曰祖仁祖賢祖元祖方祖良祖溫祖冲惟二公  
父子相繼逢辰得位立朝有勲節祀大丞易大名其  
踐揚如此若其擡行履方士大夫所稱道者又可得  
而述焉僕射事太宗由府從事至右相更中外筦  
樞極恭乃職一心造辟而言奉制而行是非好惡  
無所顧避上深登其忠寔委任眷待終始不問時論  
稱其長者事繼親牛太夫人服勤竭力雖躬負沈痼  
無一日廢定省甚則扶杖而前不見疲曳之容母弟



終喪欲還本宗公曰在同止別豈如存之事不聽其  
去分貲保任与同氣等其在官也主平恕通簡居顯  
要不異小職時事劇易一切倚辦待士盡禮敬出已  
上者不能屈在下流不能怨志欲成就人物表甥故  
叅知政事趙公昌言少將二親依公家躬為教誨授  
書學文至長立遂以大顯素善梁縣令蕭守勲後負  
困公分祿以贍及卒遺四子諉公悉為婚姻不失時  
如蕭之存親族之孤寡不能立者聚而衣食之僮隸  
之吉凶不能舉者憫而資給之聞公之風者歎慕而  
則效故趙公作銘以叙其事曰公忠孝恭義惠全德  
具美求之古人無間然覩斯言則公之行寔可悉矣

其家政門法盖有繼述者焉少師樂易寬裕出于天  
資行不為崖異仕不為苟合操修施為惟才分是守  
自解褐掛冠未嘗去朝廷淡然安所職凡領二十官  
五學士皆久次平除徊翔禁省幾遍而不處急流平  
時比牒並肩或子姪行多躐取右職獨無一語咨歎  
对上前有所問但援故實沿革復孰講解聽上裁可  
議者謂真得儒臣体在政府時有啓奏不顯斥是否  
或見聽納終不漏一言內制除命多不傳藁其慎密  
不近名如此故平生寡遇惟在外制日一坐舉官不  
如狀奪修撰糾察為負既不多取名又能協和與衆  
故未嘗為人所訾怨盖古所謂明哲保躬者欵善与



人交凡游從無親疎貴賤先後輩相与宴飲笑語諧  
隱鹽、不窮終無一言忤物嘗以論議小戾楊公退  
而移書引咎自責不逮及相歡如初乃已家素饒財  
少時悉聽諸父昆弟掇取一不問有無所羨即用為  
賓客飲食費晚年產入比其初總二十之一亦不增  
殖惟待俸賜以為養退居溝疾醫藥殆不給仁宗  
知之特賜銀三百兩及薨第舍無存者喪事待賻而  
後具世稱其清尚書宋景文公之評曰如公才能門  
閥使之少事声利靳黨助嗇先貲徇務近時則亟顯  
而易富今舍是不為非蹈道者莫能辨其得失雖然  
初若偃蹇難進卒以長者大用是何耶聖主知人明

而進賢之道廣也嗚呼二公之進退所存見于事業  
者又若君子之澤必在其後歿世五十年而顯者蓋  
寡其有待耶元祐中予為吏部尚書嘗言于上僕射  
太宗功臣少師仁宗執政其後嗣獨一孫祖溫陞  
朝籍名臣之世宜蒙褒顯祖溫自尔稍見任用今為  
朝請大夫利州路轉運判官樂陵之裔其庶幾乎石  
氏自唐占數河南世墓皆在碓陽縣宣武原二公繼  
封樂陵郡亦不去碓薨皆歸葬焉僕射食寔封一千  
七百戶為侯爵其葬也以太平興國九年四月十三  
日少師食三千七百戶為公爵其葬以皇祐元年十  
二月某日二冢並祔太師塋之次穴子孫從葬者又



數世矣闕垣之松檟森然如林盪矣朝請君既承祖  
重每念孤立寡兄弟惧弗克勝後事惟是修飾墳墓  
表章遺烈可以塞嗣人之職謂予嘗有言詳知本末  
磬石祿道求文以終其事其請甚勤至于數四故不  
得辭銘曰  
宋有良臣世席台宰文學彬々吉士藹々運屬勲華  
相惟元愷君臣一德旦暮千載西樞東府謀謨亮采  
武律文經光人之緯懿行清規為時模楷四朝百  
年遺風未改猗欤樂陵之宗德音如在藝祖天飛  
羣龍翼隨朱印元僚風雲並馳漸階記室試劇王哉  
神功求舊協贊惟幾南抗州節殄獠平夷北從戎路

俘元走奚奮庸宅揆同儀鼎司雖稽拜哀卒配烝彝  
於戲元懿之勲一何巍々章聖治定仁皇繼聖  
樂善好賢詢咨舊姓英俊並遊義理相應鳳掖臺坡  
代言書命徊翔二紀不徠不競終以夙望參毗大政  
難進易退委遠時柄歸老都門考終順正是為文定  
之行後終有慶盛矣二公孰亢厥宗象賢是繼克紹  
餘風田園將蕪門闌益充鞏洛天中三世立封徃祖  
徃父墳闕相通徃孫徃子堂太上斯崇載銘隧路丕昭世  
功嗚呼樂陵之塋垂裕無窮御  
秘書丞贈太師劉君神道碑  
惟劉氏世為望族蓋二漢享國歲久分王子弟幾遍



天下千餘年間小宗別子枝離派析或顯或晦散在  
四方而河間之曹自章帝之子開始胙王土傳國久  
遠遂居河間之樂成王之十世孫通仕後魏封樂成  
侯樂成今樂壽是也樂壽之族其別有四一徙尉氏  
一居饒陽一在平昌一留故土不去其後尉氏有仁  
軌以功名顯饒陽有君良以孝友聞平昌有黃以文  
學高第名重當時惟樂壽之子孫最多至以劉名鄉  
其仕者或入朝為郎官或入諸侯幕府無甚達者侯  
之裔孫曰績避地遷安陵以財雄鄉邑而不仕宦安  
陵今曰將<sup>陵</sup>隸永靜軍之東光縣累世葬其地曰五德  
鄉遂為東光人績之四世孫曰崇少長謹厚輕財好

施予鄉里稱善人有子曰盛克繼父業盛之子曰溫  
潛德御閭號稱處士處士之子曰格力儒自奮治  
左氏春秋兼通公羊穀梁二傳景德初契丹入寇  
瀛<sup>州</sup>關郡<sup>督</sup>士民城守以功補三班奉職試書判入等改吏  
銓選終滄州觀察推官生三子長曰允恭治毛詩  
次即府君也諱居正字安行李曰居業並承家學舉  
進士府君中天聖二年丙科歷大名府館陶棣州陽  
信二主簿陽信圭田之入素厚然無見土大姓有占  
名輸租以庇里役者府君案寔履畝取租無土者皆  
除其空簿使歸役籍郡官初哂其迂且疑其獨異它  
日訟起旁縣板援證逮連坐者十餘人始悔不用其



言遷漢州軍事推官用荐者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  
青州博興縣兼兵馬監押劇析煩治為一道最邑  
之富民李氏子以嘗中進士鄉貢使氣任使陰結貴  
要以張聲勢至使郡大吏移書縣官靳善遇之府君  
得書立補于廷下疏其前後不法事李叩頭汗伏聽  
命請自新遂戒告而釋之或諗曰得情不治無乃惠  
姦乎對曰知過能伏釋之所以勸善于是或者又歎  
其怒而有教就移道州江華縣焚俗喜訟雖健令決  
之盡理犹恥不勝則又赴訴于州于使者前後相望  
敝浸不革府君則悉索新舊案牘剖析開譬使之曉  
然兩造皆懾慄而止監司知其能多以它郡疑獄屬

之若衡陽譚氏訟家產事累劾不能竟府君一訊情  
得不復異詞自是遠近信聽獄訟為之衰少至嘉祐  
中有令曰黃照亦可思信得人其里民為之謠曰我  
民無忘前劉後黃至今東南人犹能誦之凡世之言  
吏治者蒞事明察或喜于得情而以不失有罪為能  
持心平恕或狃于不忍而以省刑縱出為允是皆中  
有所徇者不中情寔遂成偏黨之蔽若乃明恕兩得  
切近人情察見奸伏而舍其既往不自以為明治有  
威愛歿且二紀而人猶懷其德此其寔跡明效見于  
事為者非夫至誠不疑內恕及物其能至是乎府君  
壽四十有四官秘書丞自江華于里鞠獄衡陽溝疾



考终于官舍時康定元年八月初十日也夫人陳氏  
都官郎中希古之女先府君一年而逝生二子伯摯  
嘉祐四年進士甲科歷鑿察御史御史御中丞尚書左右  
丞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今為觀文殿學士  
知鄆州兼京東北路安撫使仲周六幼不育女子四  
三適人壻曰梧州司理叅軍梁諮某郡尹之才某郡  
唐灌一幼亡孫男四曰跂雄州軍事推官前知鄭州  
管城縣曰蹈奉議郎早亡曰蹟越州會稽縣主簿前  
監國子監書庫曰路右承務郎孫女三壻曰右承務  
郎蔡蕃韓誠右承務郎趙仁約曾孫男七曰長吉長  
庚長守長歷長言長廣長書而長吉長書皆右承務

郎曾孫女未嫁此其家世源流之遠非積德之報孰  
能盛大如此乎府君好學敏文詞平生所著甚多以  
早亡弗克編輯放失之外今有論議詩賦雜文摠若  
千篇嗣子類次為二十卷藏于家少好書範初模範  
二王後兼採唐人用筆法有得其行草帖者至今猶  
藏去以比李西臺建中其篤學多藝雖出于天資然  
亦家法所漸有自來矣府君早失怙恃昆弟敦睦敬上  
撫下家庭雍、世故饒財其弟年少好遊數欲析  
產府君弗忍亦不能奪辭所分又不得因受臨津田  
數百畝陰畀族人佃之終不取也及官陽信買渤海  
田占于郡籍而躬未嘗一到其歲租亦以贍族人以



墳墓所在爵里惟稱東光府君性莊重寡言望之若有標置而即之甚溫訓子極嚴或勉以一子盍少從之耶答曰政以一子故不可不爾耳其亡也子德十齡夫人之季弟孝若後行在旁伯氏得訃自蔣陵走五千里抵衡陽與孝若擁孤輿視歸最東光佛寺其孤莞然服哀寓外舍鄉人共哀之伯氏曰吾弟孝友不欺鬼神所鑒豈止是而已也士大夫知者亦曰斯人世著德義其興未艾也熙寧四年丞相為御史謁告于朝自東光奉府君之柩自將陵遷大王父母王父母以八月庚申同葬于鄆州須城縣盧泉鄉太谷山之陽將陵故塋封植久矣比數歲有河患乃謀改

卜三世同壙用甲寅壬穴山陽重岡水出辛兌地合賓典語堪輿者咸曰劉氏其不亡矣初丞相自御史至中丞五經霈恩累贈府君自尚書屯田員外郎至通議大夫夫人自福昌縣太君至穎昌川郡太君由執政洎元祐四年明堂恩兩贈處士君太子少保妣倪氏北海郡初國太夫人推官太子少傅太傅妣李氏隴西郡崇國太夫人府君太子少師太師夫人穎川郡康國太夫人又以宰相初拜贈處士司空妣衛國推官司徒妣定國府君太尉夫人慶國七年以殿學士郊恩贈推官太傅妣韓國府君太師夫人燕國三世墟墓以一品封域崇臺築闕如今丞相殿本邦歲



時展省以牢醴奉祀又得造浮屠于瑩側勅號將陵  
寺曰崇先承慶湏城寺曰昭善崇報每歲興龍誕節  
得度淨人如例追崇顯赫極人臣之榮非獨稽古之  
力抑孝誠所感神之聽之信不虛矣府君歿世三十  
年而葬有故太常少卿任公粹為之狀故叅知政事  
元章簡公為誌葬之二十有三年又有今龍圖閣待  
制趙公君錫狀其逸事以告史氏于時丞相鎮天平  
之二年將勒銘神道假文于嘗僚某某與丞相遊從  
有素望府君為前達雖未嘗接迹固亦講聞其德義矣  
然于伐閱蓋有不知今考三公誌狀與所聞皆合故  
得詳述其本末以慰孝嗣追遠之志而系之以銘曰

公侯之興有來自遠源流深長支寔蕃衍武穆文昭  
不興者鮮盛德有後雖微必顯奕奕劉宗肇于沛豐  
河間樂成漢魏再封世踰十八爰逮司空系胄蟬聯  
慶鍾在公以學仕文科兩第資適逢時儒雅飾吏  
婉婉通閨徊翔中祕德厚位卑光流後裔有行有言  
鄉黨稱賢不取中貲無占虛田明見隱匿仁寬宿愆  
人謂陰德其後信然英英冢嗣國之碩輔據昂廟堂  
擁麾帥路故國興邦便蕃寵數維孫暨魯稟承厥緒  
大谷之陽有封若堂坎庚壬申三世之歲葬以士禮  
朱芾銀章祭則三公衮衣黼裳遺風餘烈有銘在穴  
耽耽焚宮峩峩石闕拱木成林豐碑象碣於昭德音



綿祀無絕

隴干姚將軍神道碑銘

皇城使雅州刺史姚居兕與其弟西上閤門使英州  
刺史麟既葬其先府君三十有五年矣會天子熙寧  
十年冬十一月親郊肆赦推恩在廷得以追賁先世  
如故事于是列上府君前此所贈官加贈其衛大將  
軍制書始下伯仲相語曰著令三品得立碑墓左我  
先人以忠義死于國事隴莫不稱其大節雖壯年  
凶閔不克終其功名而吾兄弟幸得承緒餘班朝列  
蒙國厚恩漏及泉壤者數四矣然而丘墓未表神道  
不嚴非所以旌功烈而崇孝思乃狀其伐閱丐銘史

氏時予適與英州同使臨潢每接緒談必及先世因  
得詳其本末遂捐辭于螭石云將軍諱寶字某家世  
五原人父諱某少以武健稱其挽強中遠蓋有絕於  
人者故鄉里皆以硬弓目之羗戎與相遇輒惴慄不  
敢校景德元年曹武穆公瑋守鎮戎知其可任召與  
語曰若知六盤山西良田萬頃久陷虜疆若能以力  
開拓歸中原則世為邊圉將不亦善乎于是發私財  
募五原子弟千餘人大城隴干遂闢其西境四十里  
築壘其傍土人謂之姚氏堡曹公嘉之為四寨民兵  
巡檢漸完使南收隆消河有勞聞于朝廷未推賞而  
卒隴之人咸謂功顯名晦必將有後繁衍之澤其



在將軍將軍好學知書長于騎射以翹勇繼父在前  
後降党苗生羗破煙景雲等番部功力居最守將連  
章荐其材武仁宗皇帝召對便殿擢左侍禁隴干  
都巡檢時元昊負固西師連年不解將軍獨乘一障  
志期自效康定元年春賊欲由東汧川乘夜寇邊掠  
近山居民將軍得其要領陰募死士至期伏隘路縱  
賊入境居民悉遷避他境賊無所得既歸伏發鼓  
噪迎擊斬馘首衆其獲生口悉苗不殺亦不自言功  
由是邊人歎伏而謂有陰德前後大小三十餘戰皆為  
先登體被數十創而勇氣不聳親友或勉之云數以  
孤軍當賊鋒萬一失利餌敵何益異時遇寇宜稍居

後殿以竒謀破虜足以邀美利不失為良將也將軍  
以謂凡被堅執銳者望敵聞聲便當奮擊何暇自營  
顧慮而以軀命為計乎苟不負國家雖死寇讎吾得  
其所矣定川之戰涇原副帥葛公懷敏與虜較者十  
餘日官軍不利將軍同陷于賊朝廷惻傷優制贈某  
衛將軍厚恤其家官諸子弟者幾人是役也雖軍帥  
失律偏師不返而殺畧戎馬破盪區落蓋亦相當自  
是元昊勢益窘矣未幾遂有納降之請則諸將死戰  
功不為薄嗚呼古所謂名將帥者或連殊功或立竒  
節或自致富貴或不脫患禍蓋義之所在不以勝敗  
為重輕若將軍起疆陲捍邊圉雖不能俘戎首覆虜



巢以成其宿志然躬當矢石卒死虜境願其平日自  
誓之志是豈苟免以蹈不義者耶古人所謂援枹鼓  
立于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者其將軍之謂乎其後  
二子以才畧相繼取貴仕七孫皆用戰多補官抑由  
忠義之訓貽謀來葉卒如隴人之言云耳夫人同郡  
杜氏寔生三子仲曰熙早卒兕麟孟季也累封壽安  
縣太君以熙寧八年二月終於秦州季子官舍其婦  
德家範具于涇原帥龍圖閣直學士王公才叔之誌  
烏將軍以慶曆二年冬十月二十二日歿于陣以明  
年閏九月某日葬于朝那縣中安堡隴絡川之北峴  
社夫人後亦合祔其壙銘曰

四序殊時五方異域土霜秋氣勁崆峒人武夏戎不  
庭王師濯涇有帥有士作我長城在章聖世武穆作  
帥殪遷拊明威肅遐裔帥之瓜牙姚出良家開斥土  
境革戎為華仁宗伐叛平陽血戰將軍從之卒同  
死難我雖棄軍虜亦遁奔帝念邊戍復許稱藩人道  
所貴曰生與義苟有在死復何愧攘狄惟雄盡節  
惟忠世亦有人繼成顯庸矯嗣子能濟其美並收  
戰多偕取榮仕天子親郊推恩在朝再頒卹典賁彼  
泉蒿朝那故里涇水之浹丘墳在焉過者必止隴人  
有言姚為壯門功名才武父子弟昆定川之殿衆懷  
忿怨視彼仇方終期盪殄請碑道旁以警諸羗忠義



所激人思奮揚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蘇, 魏, 公, 文, 集, 卷, 第, 五, 十, 四.



蘇魏公文集 酉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墓表

職方郎中沈君墓表

墓碣

朝議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銘

墓誌

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公墓誌銘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李公墓誌銘

墓表

職方郎中沈君墓表

君諱衡字公持越州蕭山人也其先世皆不仕至君





之皇考始往依其外元吏部郎王縉以學而君又力  
志自奮遂中景祐元年進士甲科知台州臨海明州  
之鄞杭州之錢塘三縣事通判泉州坐法降監衢州  
清酒務以歲課有羨得便近官復通判淮淄婺三州  
代還主管北作妨克提舉司勾當公事自校書郎十  
遷至尚書職方郎中衣五品服為開封府判官差提  
點成都府路刑獄未行改判刑部又改三司鹽鐵勾  
院或權發遣由登聞檢院出知潤州陞對賜三品服  
到郡以疾得請提舉杭州洞霄宮以熙寧七年六月  
二十一日終于蘇州之居第享年六十八為人嚴整  
守法尤精吏事始為臨海時年尚少縣境瀕海多聚

盜攘羣不逞之徒時或殺傷良民奪其資貨君悉為  
究訪且知主名區處募壯千餘人一旦與度海以  
計禽之窮治得其食抵法者百餘輩人自以不冤郡  
上其事時相才之進官躡一等錢塘縣倚州郭生齒  
繁夥而版圖不治賦役常若不均舊令憚于改作君至  
為之升降戶等皆得其實人以為利泉有二商人負  
檐出而一人獨過期不返其家意為先歸者所殺得  
弊裘與荷檐之人適相類者即訴于縣其人不能自  
直遂誣服誠殺之云棄其屍于溪側官使人視之則  
腐敗不可識矣雖縣吏亦以謂真殺人者乃送之州  
君省案摘其情曰豈夜半殺人而能負重數百里且



至城下乎且其人存亡未可知因揭于道以訪後行者數日果有人言嘗見之于它郡即召而歸之囚遂得釋一郡皆歎伏淮州有里人欲汙其兄者其兄以告它日遇諸塗而歐之至于斃州將當其抵死君固爭不得遂請于朝果杖而釋之在婺日值二浙大水都水范師道奏君提奉蘇湖常秀水利事因言蒲瀝浦可治以泄橫流都水是方欲行其說會議論不同而止入朝典領尚方工作事器物皆犀利連中賞格遂自提奉司陞佐省府所至吏憚其詳察不敢舞以事稱辦職焉初君罷官錢塘至京師待次審官當得泉俸而吏受賕匿其籍君懷不平乃訴其事

御史鞠寔寔吏于法而君卒得泉州轉運使心惡其以爭得官欲据以事歲中起大獄案治纖毫不得然皆無寔狀乃坐以官兵送舉子為私犯遂謫去凡十餘年不徙官會龐丞相為淄青安撫還言君淄州治狀始得除過其後數奉詔推劾大獄能得人情隱伏未嘗有所縱舍以市恩朝議以幹健許之其撫宗族厚好調人之急淄守卒賻護其家甚厚州人有遇毒將死親為刺臂和藥活之嘗推已財以與同產嫁外女之孤嫠者及其亡也家無餘藏魯祖鄴祖仁厚父僑以君登朝大理評事致仕後贈尚書刑部侍郎娶建陽章氏封某縣君子四人筠常州無錫縣主簿



箋蘇州崑山縣主簿籀太廟齋郎等尚幼女五人太子中舍劉復秘書丞唐毅海州朐山縣尉范汝楫蔡州司戶叅軍龔程杭州節度掌書記程寬皆其壻也君出白屋無當世資藉結髮從士子遊以文學起家祿仕四十年官五品歷臺省刺藩部追賁其先君有子第進士女皆從士人亦儒者之榮遇也又能勤刻自仕始終一致不為炎涼易操或訊其深峭少恩而君自信深篤豈所謂強立不惧者歛諸孤卜以元豐元年二月某甲子葬君于蘇州之吳縣某鄉某原前期與其壻劉復狀君之行事履歷將求誌于墓石于是次子箋以嘗為子後子壻自其家來杭請于序

顧多事未暇次述及予還京師而君已葬矣箋又繼至其請不已故為之書其說以表于墓云

### 墓碣

#### 朝議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銘

朝議大夫致仕新昌石君諱牧之字聖咨慶曆二年進士予同年生也姿韻沈雅志操高遠幼無它好惟讀書是嗜未冠從鄉舉籍場屋間宿儒父兄行皆器重推先之二十七登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以便親就下補杭州新城尉移台州天台令自初任已有能名于時故相王荆公知鄞縣樞直陳公襄令仙古號江東三賢宰滿歲用荐格改著作佐郎九遷至



朝議比歲課者三遇皇祐明堂嘉祐治平元豐登極  
霈恩者四見保甲括牧地有勞減年者再凡知江寧  
鹽城雍丘三縣通判溫湖舒建四州而江寧溫湖以別  
薦服喪避親不赴建安以親疾請侍養不待滿罷  
去入朝為越王宮太學教授監在京趨院其鹽城雍  
丘越邱用近臣別荐最後朝選知溫州所至治迹見  
紀初餘杭登十縣官部丁夫治浙江隄岸未幾秋潮  
激鬪隄壞獨新城所治無患太守方公偕嘉之為言  
于朝增廣天台縣學擇鄉先生居師授之任以延俊  
造縣事間則親為講說遠近嚮慕負笈而至者若王  
景山余京方援伍原輩同時出黌下後皆為聞人陳

公嘗為文以紀其事先是邑有母告子不稟教令者  
訊之無大故乃呼之前喻以子事父母之道丁寧訓  
教使急過奉養後二十年行李過其境上母子泣拜  
馬首曰無狀子自蒙教戒感惕厲遂為善良聞者  
以為近古循吏之政鹽城海寇驚撓鄉聚州使督迫  
追捕符移狎至初不為動徐料村社义戶得勇悍敢  
前者千餘命軍校部勒教以兵伏寇聞鼠伏烏散熙  
寧初頒常平券斂暨役人免募法州縣急于期會因  
致煩擾詔遣侯叔猷察訪至雍丘詢之父老咸曰編  
戶但知变法而不知变法之擾叔猷以聞朝廷方議  
褒擢後使者以為推行未盡而止然猶被保甲牧地



之賞始涖永嘉病火政素怠颶風至則炊焰綿亘姦  
人利救焚黻牧吏恬不恠寢以成弊因舉行火保之  
令預為約束使知有犯聯坐一日火作親率部伍視  
畚揭緋缶之不悉力者收之餘悉競前俄頃而撲滅  
自是其弊遂革又惠州境近鹽鹽禁益密黥隸相望  
而犯者不少衰止歲課虧損責及郡官于是為設方  
畧急監臨而寬捕吏限以蕪海之數每亭竈啓閉牢  
盆出納須監官與捕吏親臨銖兩不入私門賈販既  
無所得不數月刑省而課羨州郭有通衢名五馬閭  
塞不通人行久矣問吏屬則曰俗傳闢之利舉子而  
不利長人乃詆曰有是乎立命撤屋開路自爾衢

不絕後累有登科者溫人至今德之久之治辦益無  
事間或會賓僚追文酒之樂繼以酬唱篇詠不日盈  
編軸好事者集成二十卷目曰永嘉唱和云罷郡時  
年才六十六遂有歸休之志上封告老以本官致仕  
聖咨早厲士節出處進退不蘄苟得晚年通性命之  
理視死生窮達為一致故淡于榮利精力方強遽知  
止足還鄉里即祖居為宴坐之地是時昆弟罷郡退  
居數人相與游息山水間友于羣從超然自適如是  
三年而絕州縣省謁十年而廢宴會撤筆硯十三年  
年七十九矣盡屏去服玩青編黃卷亦不復門覽居  
常默坐世累都遣一日盥沐更衣就寢無一語嗒然



而逝雖脫屣蟬蛻無易于此時元祐八年冬十一月  
十三日也有遺書一編既五十餘事處理家政至于  
歛歛之具喪葬之節賓客之禮子孫之戒穢悉無遺  
者門人葉經叙其始末為往生錄嗚呼達生悟理神  
識不昧忝豫若是豈力學行已自我得之者耶其性  
質純茂孝友忠實雖勉厲敦修之有素抑所稟賦之  
本厚耶故嘉言美行為人稱道者多矣少時嘗贄所  
為歌詩于范文正公、謂其孤鴈晚望二篇有古人  
風後以時政十事上韓魏公如錢幣鹽法之類皆見  
施行在天台日太守元章簡公待以僚友嘗曰如君  
文雅縣令淹才煩碎之務委之佐尉可也趙清獻公

歸老過溫其子岷方為倅貳公每戒之曰善事石君  
魯宣獻公杜正獻公嘗以在朝不及荐用為恨觀當  
時名公賢卿許一之言則人材可知也其著于筆札  
則有易論解經訓傳雜文歌詩摠七十卷藏于家見  
其書則學術可知也室壽昌縣君王氏尚書也田負  
外郎賁之女子男子五常州晉陵尉景雱早卒進士  
景需明州奉化尉景零天台令景雯鄉貢進士景震  
女子七蘇州長洲尉葉庭寔澤州陵川令王慶叟南  
劍州將樂縣令江汝言進士張禴馬景文李景常虞  
芝皆其壻也諸子世學景需就養不仕景雯踐父官  
諸壻業官鄉舉有聞孫二十五人曾孫七人景雱等



奉治命以紹聖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縣之九巖山  
某原冢塋封域悉如遺書平日經畫之旨景雲自越  
千里之潤袖書與祠部君所述行錄見抵且扳先君  
同榜之契丐文以表墓隧時予方有家故未遑屬藁  
中歲再至請益懇每念平昔與聖咨遊甚久又嘗論  
天下士族知新昌之世且嘉孝嗣往復之勤思盡述  
終之志可無紀乎案石氏系出青社唐季初祖某避  
地徙越因家新昌曾祖延俸仕錢氏為某官祖渥隱  
晦不仕父待用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孫居越數世百  
餘年遘聖代右文得以詩書教子弟天聖中世父  
待舉始擢進士第官至秘書丞自是登科者常不絕

慶曆榜同時昆弟三人在選中而居顯仕者相踵枝  
葉繁衍從進士者又倍于向時嗚呼盛矣故悉書之  
又係以碣銘云  
學充乎中行著乎外其有云為名稱必大在已所安  
存亡進退及物之利中和惠愛仕而知止終遠辱殆  
沒不怛化游神定泰嗚呼聖咨考履無悔善生安死  
令名如在

墓誌

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公墓誌銘  
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孫公諱抃以嘉祐七年三  
月上封求解幾近拜覲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同群牧置制使後二年二月以疾謝不能朝乞上還  
所居官拜太子少傅致仕以其年十一月戊辰薨于  
春明坊居第薨後九月乃克葬于開封縣新里鄉  
之劉柴原寔治平三年七月癸酉也公之薨也天子  
以先帝執政臣賻卹甚厚為罷垂拱朝一日特遣  
中使存問其家事又贈黃金百兩制贈太子太保陞  
其二子官一等一異姓親為齊郎有司案禮令集尚  
書官謚曰文懿其葬也諸孤議請銘于公嘗所親善  
者謂無若某厚某于是考察其言行功狀錄于石而  
納諸壙云公字夢得眉州眉山人初名貫字道卿生  
五年而學為詩往往有警句傳于人嘗贄文謁成都

尹凌策將以童子薦之頌其切且孤而止後累舉進  
士更今諱天聖八年拔甲科擢大理評事通判絳州  
代還試學士院以太常丞直集賢院判尚書祠部遷  
開封府推官徙判三司開拆司又試中書以右正言  
知制誥慶曆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三遷其官至吏  
部郎中又帖其職為兼侍讀學士充史館修撰皇祐  
五年五月拜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在職二年上  
書曰臣無狀在臺閣無所補益願得一州以自試朝  
廷重違其誠而不忍使之去外乃授以學士承旨兼  
侍讀修撰如舊又再遷其官禮部侍郎嘉祐五年四  
月程太保戡解樞密上念大臣數以言罷益艱其選



用乃不以常次擢公為樞密副使不盡八月遂參預  
大政為其別使自陞近職歷判登聞檢院國子監太  
常寺兼禮儀昭文館尚書刑部吏部流內鈴都省知  
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權知慶曆六年貢  
舉糾察在京刑獄提舉諸司庫務醴泉觀公事磨勘  
諸路提點刑獄轉運使課績出疆為契丹國信使其  
為中丞以憲臺綱紀百司又有言責故事不兼他職  
得請解審官自是以為著令踐二府同修樞密院中  
書時政記提舉三館秘閣書籍同譯徑潤文公自登  
朝迄謝事揚歷顯劇通三十年惟兩服親喪解職五  
歲自是不去朝廷特為仁宗所器待嘗從容賜對

語人君大體公對曰人君繼天保民惟兢兢勤儉任  
賢納諫故能享恭己之名而延十年之慶他日又問  
求賢致治之道公曰方今天下所謂賢者陛下用之  
殆遍誠願責其遠致毋以一事不效去之則人可得  
盡其才而助成治道矣方是時上委政二府而宿望  
大臣在外者久不進用公意以此感悟上上欣然開  
納後聞公議事平恕稱之曰老成人所為固不同在  
兩禁十五年壹意文翰語未嘗及朝政暨為中丞訪  
天下事有不得于心則抗章論列指切時病一無所  
避然其言遜而事顯不以激訐為直欲人主信而易  
行以此多見聽用內侍王守忠特恩遙領武寧軍節



度制下諫官御史固爭不能得公最後上疏曰  
太宗時王繼恩有軍功不過授宣政使今守忠信宿舊  
然無繼恩功而節度使將帥極任非特宣政之比若  
輕授之是棄祖宗法也上即日為追寢守忠命溫成  
后之喪大建陵廟公言本朝宗廟事皆集三省議乃  
定請以付外如故事不報又合諸御史求對面陳非  
便至再拜以請上亦為改容遜謝之其後罷立忌日  
去廟樂園陵使得更為監護葬事繫公所啓也在二  
府雖不久而建言亦多嘗謂承平世邊臣有勞不可  
以官賞恐徼功者生事于夷狄三司使宜用敦厚有  
經術之人使寬天下財利苟以趣辦應猝為任職則

掎克之患滋長矣諸公深以其言為然素喜荐士善  
論人物其薦御史得今河東徑略唐公介高陽安撫  
吳公中復皆一時之傑也公再領太常某時為博士  
數得接公論礼事每議下則使僚屬各陳其所見聞  
已然後為之裁定以此知公之所存也公為人外簡  
易而內嚴謹性至憂畏不妄舉動既貴益甚人或訊  
其太過亦不為少懈至遇事有所陳則挺然若不可  
奪者然而一出恫欵靡有緣飾故言似激而人主不  
以為忤性似介而士論不以為矯蓋其守也固則勢  
不能挽其發也誠則物莫之忌詩所謂淑人君子其  
德不回者公得之矣初陳恭公當國公嘗用翰林舊



事屢見于中書已觸其怒後恭公復相公適執憲又  
疏其強毅自任及妄張詔獄事廢置由已專權取必  
非大臣所宜為者恭公由是罷政事及薨請謚有司  
博士初謚榮靈公執不可曰陳公方重不倚亦有過  
人者如此名則已甚矣易曰恭可也論難久不決至  
請于朝廷又覆于尚書卒用公言為定于是士大夫  
稱公平允無適莫者多矣自少好學通古今趣尚体  
要不以辨說為博洽每侍迓英閣進讀書羣至前代  
君臣亂亡禍敗之際昔所諱避不講者未嘗不及覆  
開陳欲人主洞見本末曰書傳所以記此者正使後  
世以為戒故不敢畧也文章質厚簡重自成一體盖

似其為人其集三十卷目曰某集公年六十九歲而  
請還政親舊有勉以年未至者公曰強力而仕不能則  
止茲可勉乎于是得請休養其家燕閒自適卒以是  
年疾不起前勉公者乃歎其知命深而信道果也夫  
人王氏累封某郡夫人夫人同郡大姓也三姉  
皆歸里豪生子者又相嫁娶頗以寒士疎公公既貴而  
三家者有來求昏亦不拒之又為之保任其子若孫仕  
者數人子四人珏國子博士佑甫大理評事早卒喆  
林並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適戎州夔道尉蒲獻卿太  
子中舍彭敏行都官貲外郎勾諶太常寺太祝宋奉  
國孫七人仕者二人孫氏自吳將武後世居富春其



族盛于江東且千年未嘗去吳籍至公之七世祖朴  
乃徙長安仕唐武宣世掌西川杜悰書記其子長孺  
亦攝彭山令卒官唐季多故子孫因家于眉山以聚  
書治產教子弟親田疇為事而眉人號其家曰書樓  
孫氏然不仕已四世至公始脫畝推生產予諸兄  
而讀其家書以舉進士及貴贈其魯祖諱熠為太子  
大保祖諱珙為太子太傅父諱著明為太子太師三  
世之配皆追封國太夫人可謂盛于西南矣而諸孤  
遵奉遺誠卜葬開封不復西還其後又當著于開封  
乎惟公以儒生起遠方遭時得君自致公輔行已內  
信造次必于儒者接人恭而盡誠居官靡有過事艱

于進而勇于退卒全功名考終牖下爵位若是器業  
若是行義若是皆宜銘之故吏職也銘曰  
古之儒者學然後仕語默弛張動必由義其行有常  
不學不至之惟難在公無愧公為述臣修潔謹純  
內脩顧問進退循之公執風憲其言蹇之莊色于朝  
匪躬之憚公貳台司天子之知寵至益戒力極而辭  
孰謂不為朝有正議孰謂進取進輒辭位爰始發蹤  
暨于考終視其所履無踰厥中匪積之厚爰德之充  
銘以昭之詔乎無窮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李公墓誌銘

予志學之歲待先政公官洪井因接江西諸彦頗能



道江表士大夫之世曰唐李之亂四方豪傑于京都  
士族往往避地江湖李氏能招携安輯之故當時人  
物之盛不減唐日而文風施及其後裔今各顯于朝  
廷者多矣嘗欲訪求其人而載述其事後于南康李  
公游詢其世系則与前說相合公之裔蓋出唐卯公  
禕之十一代孫濤遭天祐宗室之禍于其父間閩南  
竄流寓湘潭馬商以為衡陽令時濤之從兄郁為梁  
閩門使上言濤父子羈族湖外可哀詔商遣還京師  
仕後唐相漢祖歷晉周入皇朝終官兵部尚書封  
莒國公號為名臣莒公之還也間道獨行一子不能  
從遂由江南其裔孫曰宗誨因占教于南康之建昌

縣生知藉父產棲道不求仕進鄉里號處士處士  
生漂水縣尉諱東以子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光祿生  
公諱常字公擇力學自喜多聞強識為文章敏捷初  
若不經思慮及成屬寓深雅識者知其遠器也擢皇  
祐元年進士甲科歷蘄江二州推官權宣州觀察推  
官監漣水軍轉般倉年少處小官而方重自持不安  
笑語上下敬悼之發運使楊佐欲荐改官公推先其  
友人劉琦楊公嘆曰不見此風久矣乃并見之琦後  
亦為御史名稱當世秩滿改大理寺丞韓康公任三  
司使辟為檢法官徙編校史館書籍英宗即位命  
輔臣舉館職魯公以公名應詔召試學士院貼秘



閣校理俄兼史館檢討王荆公輔政大議改更法令  
與公素厚引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官兼看詳中  
書條例並辭不拜樞判尚書考功由太常博士換右  
正言同主管國子監公事時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  
列其非是皆斥不用公力疏詆之以為始建三司條  
例司雖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与之至于均輸青  
苗之法取息歛怨傳合經義天下固已大駭而善士  
不復與矣荆公遣其所親厚往喻意不聽章十數上  
其言青苗尤切至詔使分析不從家居請罪者累月  
于是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州又  
徙齊州齊<sup>素</sup>盜公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虛日而不少

止他日得黥盜刺為郡兵使直事鈴下稍任使之因  
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為之囊橐官吏迹捕及門  
禽一人以獻則免矣公乃令得藏盜之家皆祭屋  
破柱盡拔其根株自是姦不容匿境內遂清始公在  
江夏吳具政尚寬簡日與賓客縱酒嘯詠吏民安樂  
之郡以大治及為濟南頗峻文深詆郡亦大治由是  
人知其通疎適變所值無不可也是時河決灵平泛  
溢山東諸郡公捍禦得其要領一郡獨免患部使者  
以聞特詔獎諭徙淮南西路提点刑獄歷尚書祠部  
度支負外郎寄祿格行換朝散郎元豐六年召還試  
太常少卿公以言去國十餘載至是始歸士論莫不



喜其復用既而以職事陞對占奏閑雅上為改容及  
去犹目送之遂賜三品服未幾遷尚書礼部侍郎  
自少常轉儀曹時以為美擢後亦少繼者今上即  
位進吏部試戶部尚書詔百官轉對公上七事曰崇  
廉恥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慎疑獄擇儒帥修役法  
覘其目与當時所宜則公之志可見矣又案役法差  
免二科折衷為書上之大意以為法無新陳便民者  
良法也論無彼此者確論也今使民俱出貲則  
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盍從其願則庶幾  
可久也元祐赦恩蠲市易逋租不滿二百緡者除之  
公請累息過其數亦宜勿收而復舒鄂諸州錢冶与

泉密布舶之法其後朝廷多行之逮今人以為便自  
朝奉大夫五遷至中大夫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  
圖閣直學士初河決小吳議者請開於河分殺水怒  
自蘇村口截河為堤導還故處詔公往視之還奏非  
便事久未決章至六七上執前奏不改又遣吏部侍  
郎范公百錄給事中趙公君錫覆案如公議罷其役  
然河之患亦竟未息也其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為  
兩科以盡學者所長其論省官請別自致因人兩塗  
以觀其才寔凡所言事多舉大体務在廣諫諍抑僥  
倖戒激訐皆本之忠厚篤于世教嘗謂已之所見有  
得必入告于上纖悉不隱若其隨時所趣以排擊取



合則不能也其自信如此故忠言密啓世莫得而傳  
焉罷職為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數月徙成都  
府行次陝郊暴疾卒于閭鄉縣傳舍寔元祐五年二  
月二日也訃聞朝廷士大夫無不駭痛以為善人云  
亡國之不幸也公幼有至性事親謹飭服喪居鄉遠  
近稱其行義仲元布早卒事嫂張敬而嚴視其子如  
已出自奉清約俸賜皆調其族捐館之日家無贏貲  
上賻特厚姚某氏追號某郡太君初娶長沙狄氏襄  
陽主簿遵度之女早卒追封某郡君遵度以文章顯  
名寶元慶曆間當時名公皆推重之再娶新安魏氏  
光祿鄉琰之女卒贈遂寧郡君又娶遂寧之弟封安

康郡君子男四攄終揚州江都尉遼承事郎遂超並  
承務郎三女壻曰揚州江都主簿孫端亳州司戶叅  
軍竝楫封竝主簿黃叔敖公風度疑遠與人交有恩  
意其所厚善者翰林學士蘓公軾子瞻屢黜齟齬而  
以詩酬答更相稱譽嘗坐此贖金而益親不悔少與  
高郵孫覺莘老齊名俱為司空呂正獻公所知期以  
國器二人官伐趣舍大畧多同數月之間相繼而逝  
人甚異人平生所為文章諸子集為若干卷藏于家  
少時讀書于廬山之五老峯下白石僧舍後雖出仕  
宦而所抄書數千卷留山中如故號其處曰李氏山  
房嘗曰生死必歸此其終也諸孤自閱御扶柩歸南



康時公之伯兄莘為江南轉運使遂以其年十月丙  
午葬公建昌縣千秋原卒如其志其葬也諸孤來請  
銘予與公游三十年早同官寺又連姻屬論議無間  
然故知其所存尤悉大抵推誠接物進退有本末不  
為予子驚俗之行其所言于時有合有不合或以見  
抵而士論終以長者目之謂其遠大叵量然官不出  
六尚書壽止六十四其所徼積不得盡行于世嗚呼  
命也夫銘曰  
翼軫之精衡庠之靈鍾秀于人為時之英彼美公擇  
得其粹清氣直而和識遠而明濯纓江湖發藻仙  
瀛天子命之拾遺帝庭人訐我矯政失吾爭既出復曰

道直言行奕々奉常魏々貳卿帝用耆舊擢司典刑  
坐籌省計執憲臺丞變通盡利獻替輸誠金華進讀  
疇咨老成兩川遐守千騎徂征半途覲閔遂輟修程  
于嗟國器臨摯而傾三紀立朝便蕃寵榮五峯舊隱  
未始忘情生存華屋歿有佳城克終厥志表以斯銘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六

墓誌

太常博士張君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知泰州蔡君墓誌銘

工部侍郎致仕掌公墓誌銘

光祿卿葛公墓誌銘

殿中丞華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張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張君諱大有字損之先世占數華陰自其

曾祖諱圖避五代之亂于湖湘因家潭州遂為長沙

人祖某三世仕宦皆不過縣令州佐至君以天聖五



年進士乙科一命為隨州節度推官翰林胥公偃荐  
監壽春茶場由明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澠  
池縣再遷太常博士河東都轉運使施公昌言奏辟  
簽書晉州判官公事徙知忠州過都貽書抵宰相陳  
恭公以為大臣當如古人推轂天下士徒以絕謝賓  
客取公名非是以此選時而有司適言君在河東入  
糴不如法坐削一官監房州酒未幾會恩還故秩最  
後簽書應天府判官公事是時予同在幕中接尊俎  
論古今從容談笑間以唱酬歌呼縱放纖介無所隱  
故尤相親厚嘗愛其為人疎爽豪健有志于功名文章  
議論足以自表一時所至上官賴其能委之以事輒

為平處其中無所私撓明州廣德湖灌溉之利由  
古然矣先時惠民侵冒墾地太守李夷庚築大堤以  
限之歲久堤壞而冒耕者衆請奪滋益繁轉運使移  
君往案視得故迹而復之于是人均其利而訢牒自  
息其在澠池建學校以延諸生又治縣解得二古鑊  
寫之以補其邑之刀矛器械于是戎器為之一新已  
而郭邈山盜起嘯聚陝洛間騷掠近邑獨不入澠境知  
有備故也留守范公雍喜其所為曰見子語苗數月  
不遣時久不雨邑之父老詣府訴災因請還君既歸  
而兩作民益歡然有龍騎卒自邊戍還過縣以事逗  
苗不去民不知所為頗相驚擾君密畫計白府請捕



治之卒伏辜而一道帖然君雖為小官每于朝廷政  
令大體意有所得慨然忘其躬之卑遠而敢言也故  
諸公貴人多所尉荐幕府交辟為初河東行鐵錢君  
再疏極陳利害大畧以官鑪有數而私寫無藝恐終  
為民患自以言輕不足動朝廷又為歌詩四百言上  
之覲托民謠可以聞悟于上其後果以不便罷嘗奏  
書仁宗請擇宗室之賢者建為皇嗣以繫天下之  
望御史中丞王安簡公得其藁而竒之欲以為裏行  
而君卒矣時皇祐四年八月某甲子也君既登朝贈  
其父國子博士聚同郡馮氏號仁和縣君繼卞氏永  
安縣君一男子曰聃舉進士嘗試于春官三女子適

考功郎中鄭民憲進士周郁曹知微君卒後二十六  
年聃以長吳宰陳之才狀屬于予曰先人之仕于時  
官不過博士而壽止五十四曹不得以究其才志今  
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舉君夫人之喪合葬于某山且  
念知先人之深無如公者幸一言以銘之遂為之銘  
曰

少而學兮將有為壯而仕兮逢所知才信美兮生孔  
時命不究兮進則違厲風力兮排雲霓賈其良兮售  
不疑抗直論兮通天墀忽焉逝兮吁可悲

職方員外郎知泰州蔡君墓誌銘

錢塘蔡君子難以慶曆六年擢進士第起家為應天



府穀孰縣尉再調房州司法叅軍監亳州酒稅移宿  
州蘄縣令改泰州觀察推官以銓課轉大理寺丞監  
建州都茶場再遷殿中丞太常博士監在京雜買務  
知開封府襄邑縣召充編修樞密院例策歷尚書員  
外郎以職方知泰州服父喪去位既外除矣以熙寧  
六年四月甲子寢疾終于家卜明年十一月丁酉遂  
葬富陽縣之仙山鄉瑞相原君年五十二諱某子難  
其字也少從安定先生胡翼之學經術尤長于春秋  
同門生丹陽姚闡嘗以三傳異議數十事探索其有  
無終日應答亶亶不窮闡曰安宅之學盡于此矣及  
從仕則專意文法簿書之務纖悉靡密辨論上官前

一無避憚至于不可屈而後已初在穀孰予適為南  
京從事每見其邑文移精詳有理致屢持以白府  
中滯訟疑獄教以委之于朋僚中特親厚予嘗察其  
所趨舍掇守甚悉且曰士之所以貴于學者蓋在適  
于時而有用也然古之人不患無時而患無知己者  
蓋欲其道有所信而不愧苟得耳予以是知其有志  
于事業而不為陸、者也是時故相杜祁公退居雅  
陽君以文章謁之一見嗟賞待以異禮留守觀文王  
安簡公嘗謂君曰祁公時所欽屬數道吾子之美子  
其勉之君既遇知己益自慎重由是當位者多稱荐  
之自酒官至編修凡七命皆從辟舉非由有司選擬



也今叅知政事王公北都苗守文潞公太師張丞相  
故相梁侍中翰林沈文通樞直何公南皆所荐者而  
襄邑寔用予言領命梁公張公又以秦庭嘗僚連荐  
儒館之職朝廷再籍其名矣樞密府爵賞威刑之出  
動循故事國朝百年已行案草所謂例者以萬數或  
一事數例或徒具文而無定論異時引用去取徃々  
先出吏手故前後繼擇才能士付之編輯有年數矣  
君至則區別類例日料十數事質于諸公著其可行  
者為令其重複無用者一切刪置甫四年而就緒凡  
得四百餘秩其間別有寶兵目暨驛馬令又被旨兼  
檢閱英宗一朝樞府故事送編修寔錄院書成再

奏御詔賜金幣仍改五品服章以寵前勞特陞秩一  
等留俾再任會御史言省冗官者編修其一也而君  
前此以便親請外官已得海陵矣因謂同寮曰此局  
必不應登未幾二府置屬官並兼編修條例如其言  
治平四年秋夏國主秉常遣使朝貢京師官稱不與  
常年類既錫宴則欲叙官就席君時為押伴毅然責  
以屬國陪臣之禮當偃蹇若是耶其使恚息遂坐上  
丞相聞之皆曰善治郡政尚嚴整事無劇易一出于  
已每慮重囚則燕居審訊尽恫幅求其所以生之或  
諗曰彼罪當辟欲生之其可得乎既不能生之徒引  
日月何益也君曰獄情至隱難見一成不可復今使



之辭窮且知無枉則死者與吾兩無憾矣民有坐教  
令毆人而過誤致死者情得覆讞于朝刑寺疑非寔  
然再移旁郡又移別路皆不能易初刻一辭卒從未  
減議者乃知其下無冤民也于時農田使者督察郡  
縣求民疾苦而具置之君預條其利害可行不可行  
者待其至使之財擇上不違新書期會下無擾民趣  
辦之弊人便其政至舉州邀憲臺願再留君三年以  
終其賜監司第課為淮南諸郡最君既明于世務而  
慷慨敢言為編修時樞府諸公嘗詢以兵要輒隨問  
啓畫深見聽納故留君在職最久當時臺閣文雅之士  
亦多与之游接而喜听其論議若毗陵錢君倚臨川

裴如晦陳留孫聖塗並稱其才適時用然方一施之  
州郡其效已見使之年且久則其風力必復有過人  
者耶父諱某以君登朝泊郊霈恩三遷太子中允賜  
緋衣魚袋其卒也集賢校理劉君贛甫為之銘矣始  
中允君在吳稱善士能殖生產教子弟至君而棄其  
家事篤志于學問家之餘貲常推以賑親戚之不能  
婚葬者平居不妄出入與過從者亦寡或問其故答  
曰省事遠怨于己足矣所為文章論議尤多自集為  
四十卷藏于家其配曰仁和縣君同郡孫氏女也生  
男子二長曰彥輔舉進士次曰彥弼始稚矣女子  
二一適永康縣尉丘沆一幼未從人去年春予罷東



陽守過錢塘見君之病止謂予曰某起白屋遭時得  
科第仕宦幾三十年以朝郎典近州不為不遇也今  
日之疾革矣念今相知莫如公厚如不朽之事敢以  
為託予色然頷其笑談如平生無他若但勉以自力  
而去後二月果有訃至乃知其神宇素定不怛生死  
豈力學信道之有素者歟後又得其孤洎壻之狀請  
銘以成逝者之志義不得謝因為之銘曰  
君生錢塘氣溫質良佩服儒雅周旋吏方君葬富陽  
仙山故鄉神藏既固澤施彌長名在士林惠苗海旁載  
辭遺後刻此陰堂

工部侍郎致仕掌公墓誌銘

許之郟城有儒學之老曰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掌公  
諱禹錫字唐卿起布衣取進士第補吏州郡以外臺  
保任試四才俱優改大理寺丞故規文殿學士丁文  
簡公荐為侍御史故相杜正獻公荐試學士院帖館  
閣職凡仕四十六年七十五由太子賓客遷貳卿  
謝事還里中居二年而卒自結綬訖掛冠公私未嘗  
有小過失以壽終鄉閭君子以為行完而福茂宜有  
銘矣惟掌氏先出任姓黃帝之後魯有大夫党氏者  
其別祖也党掌音近故後世以掌稱而著者二族其  
一居琅邪曰掌同仕晉為顯官一居燉煌曰掌握前  
燕時封遂侯公琅琊之裔也世占齊之禹城魯高



以來未有顯者皇考諱宣始以明經起家官至殿中丞贈其父諱廷彈大理評事殿中君既仕而徙家郾城因著籍其邑及公貴累贈戶部尚書公之始官歷蘄道二州司理叅軍改秩知亳州鹿邑滑州胙城二縣通判安井二州知庐州未行自為御史出提点河東諸州刑獄公事入館閣以兵部員外郎為集賢校理以刑部郎中遷直集賢院兼崇文檢討至光祿卿改直秘閣兩為三司度支判官徙判都憑由理欠司出省管勾國子監判司農寺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少自刻厲力學以進取既為吏則益持其操檢故所居以幹廉聞倅并門日故太子太傅李康靖公洎

杜正獻公相繼為守為之稱奮于朝由此名益顯景祐四年冬并忻地震民墊覆而死者什二三公以朝命案視其處購死者而調生者人用安輯其為御史論事務大体而畧細故方是時元昊反大議入討公疏歷代禦戎周宣薄伐為得漢武遠討為失且言為今之畫宜省騎兵增步卒以固圍于內然後誘諸羗籍其衆以侵擾于外不三二年狂虜之頸可坐而羈係矣明年三月有黑風晝晦冥之異公援鴻範傳五沴侵陵之說以為此應西賊蓄銳必圖內侵望敕守臣先事為備未幾賊殺金明羌帥李士彬覆其族而去公請急遣使者持玺書存拊其餘衆其援兵不救



者望正軍法以固諸羌之心通判延州計用章坐逗  
撓軍事下獄流嶺南既而經畧判官田京尹洙亦坐  
參謀夫律降通判公合諸御史共論其事以謂用章  
之貶所以重者推劾盡文法之過也京等之責所以  
薄者特旨本明恕之恩也幸徒用章內地則仁恩之  
施溥矣用章卒得放還又論舉邊任官同罪非是曰  
親民錢穀之吏所以同罪者責其廉隅也用兵之法  
或使貪愚豈皆清方之士望令舉者但保明其材武  
則翹勇之人皆出而為用也其為提點刑獄奉詔募  
河東民為宣毅兵得二萬七千人調鄉民為義勇得  
七萬二千人皆教以兵技不數月而軍律用 繫公

課責之嚴也慶曆三年冬大河冰合邏者曰虜騎旦  
夕徑度矣朝廷患之命公護役疏鑿即時通流邊人  
賴之覩公之言與其施設豈特不為者然以刻意儒  
學不喜外官頗用此自滯終老文館而中心裕也讀  
書無所擇經史之外至于五行星曆占筮地理百家  
之說世有傳者無不鑽鑿推求畧皆通習藏書萬餘  
卷猶患不足月購歲閱志不少怠嘗謂循討書傳最  
為樂事一有會意如得奇貨人知其如此故求怪僻  
難知之事以勞其學子之淺深公皆推本其自出以  
示之有未見者累日尋究至忘寢食必得而後已故  
當時士大夫多以博洽推之雅為陳恭公器重當國



日嘗召至中書謂曰上知君有學問故授以祭酒之  
任它日被旨与故翰林王公洙同撰皇祐方域圖志  
既成五十卷上之王公奏畧曰並是掌其討論辨證  
非臣敢冒均其能仁宗面加褒語再命繪圖置便  
坐继有金紫繒幣之賜是後刑修地里新書重纂類  
篇補注神農本草編撰本草圖經公皆在其選三為  
開封府國學祭解官所試詩賦論題必擇奇奧人不  
經意者由是士人望風畏憚至目為有難題掌公然  
考覈精審得人為最多故將作監丞楊寔今直集賢  
院孫覺皆其所取解頭也再為殿試編排官預賜御  
書文儒考校字即日上詩稱謝優詔獎答其著述藏

于家者文集二十卷晉陽刀筆六卷郡國手鑑一卷  
周易雜解十卷公為人疎闊與人言率直無緣飾初  
不知者謂為矯偽久而乃察其誠心無他也性至兢  
慎居常惴惴恐若有失在朝二十餘年非疾病慘恤  
未嘗移告當朝趨日則聞鐘声而起未辨色而立馬  
闕門之側所莅官局不以閑劇日必一往雖初寒盛  
暑大風雨雪率以為常非公事足不歷權要門歲時  
禮慶則先至一謁而罷僕史知指是日往不戒而  
集其舉動有常如此奉已廉約衣服飲食一如布素  
時家無妾媵躬搯几案之事人或訊其刻苦公亦不  
為改平生篤好推命之術自撰周易流演遁甲圖一



卷以言人生受天窮通一出于命毫髮不可逃嘗推  
已之見生演其說為一卷曰年庚寅月庚辰日乙酉  
時壬午當易之婦妹困震所謂初中末三卦者也以  
世應飛伏納甲五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  
三卦合七十五年餘半祿秩筭數休咎盡于是矣夢  
奠之前出其書以置枕旁遂易筭為後予取而視之  
雖不盡通其說然所書乃公中年時手筆推考始卒  
蓋不謬為嗚呼可謂信道術而能委順者耶公四娶  
周氏張氏盛氏扈氏而盛氏故太保文肅公之女扈  
氏故翰林蒙之孫女逮封內黃郡君先一年而歿生  
五男世基世京並早亡世康和州防禦推官世程太

常寺奉祀郎世衡大理評事七女子五皆從人而止  
一適殿中丞文彥璋一適某軍節度推官劉翳孫十  
四人而五已仕子孫皆傳家學勤吏事以持守其門  
戶積善之慶于是乎見矣公于先人天禧中進士同  
年也而其自皇祐以來辱在館閣接公几研且十餘  
年又得與世衡為姻婭故諸孝嗣以紀述見屬義不  
得辭比葬之日以斯銘納諸壙中蓋熙寧元年八月  
某日甲子也其地則汝州鄉何延原先塋之次也其  
合祔則四夫人之柩也其銘曰  
士所以學貴乎博通潛心聖賢稽求大中得其本原  
治心養性探其枝葉保躬完行有如唐卿其志于是



浹洽羣言沈酣衆藝既仕臺閣亦履通班不祈苟進  
卒老編研人謂之迂曰吾所好人譏其陋曾不改操  
今亡矣夫餘風可導來者不知斯銘以來

光祿卿葛公墓誌銘

葛羸姓出鼻陶後以國為氏或曰与琅邪諸葛同族  
至漢晉有顯者仙翁稚川皆以道德稱于時人  
以為神仙其後世居丹陽公蓋丹陽之系遠祖自新安徙  
新定至今為建德人祖贈太常丞諱某寬厚樂施悉以  
先世田宅推諸族人獨營郡之東山甲第以延接士人  
賓客使諸子從學焉父諱昂由進士起家為興化軍蒲  
田尉充館閣校勘終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累

贈戶部尚書公諱閔字子容少年以名家子挾藝文  
一上擢天聖五年甲科當時士大夫之知者即以世  
職期之景祐中予初涉場屋見公以文編贄先公先  
公謂某曰此談洽士尔宜從之游自是相与往還情  
好莫逆故其出處閔閱得而悉之慶曆二年先公知  
貢舉与諸同僚奏辟公為點檢試卷官時故叅知政  
事吳正肅公亦在貢部知公尤深既而合當塗貴人數  
公列削稱荐召試有日矣而以蒙山之累止得升  
秩初公娶建陽陳氏故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商之女  
殿中侍御史洙之妹赴官蒙山道梧江暴得瘴厲祭  
狂自溺陳宗意其護視不如方死非其所自嶠南奪



二從婢婦榜掠以求寬狀卒無彷彿殿中為之左右  
寬譬親意終不可解會御史章頰出為本道轉運使  
將案其事而無可驗者因謫公所部賣買小不如法  
坐是免官其後公卿間皆知出于摭摭為上章論辨  
者又數十人幾三十年而大司徒魏國公方當國尤  
以為枉遂得湔滌叙緋衣銀魚不闕荐舉法然有荐  
監司者垂得移旨復以前累而議格遂卒不偶為公  
始解褐為大理評事知信州上饒縣親獲強寇當改  
服章以不欲自言而止尋徙知蒙州既罷官監在京  
藥密庫出知婺州蘭溪縣移知化州轉本寺殿中丞  
太常博士通判常州歷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曹員

外郎中用台試恩堂除知江陰軍始至以盜寇梗  
江濱奏增黃淡落流二巡檢以搃賊衝因事召其黨  
類謂曰捕吏既密犯則不可解矣若輩有田者可以  
歸耕游手者可以易業衆以信服犯者為稀少及代  
去有唐具者率江民市黃甘綠橘越境外以謝公使  
鬻之為歸糧又口占五字詩以遣之且有佩犢帶牛  
之功明年積潦害田自午卸堰至黃田港徹大江四  
十里大議疏導料民丁充役募里豪得粟二萬斛以  
舖給之不日而功集餘粟尚數千斛又為奏亩以資  
後來河役軍守圭田比他郡特厚公謂土地少租重  
取之無名所得幾七百斛悉輸之官庾或謂大廉近名



曰吾以免過耳以治最選知潤州西津巡檢卒因襲  
盜寇匿商人財其主將太上御名訟羣卒反側不自安公  
知使謂曰事有失誤能償其財足矣衆意乃定遷太  
常少卿光祿卿連知漳台二州漳潮之間素多寇暴  
公為嚴警候募勇敢士與巡捕吏約期必禽之屬尉  
有連貴要之戚者而失期會立案以法賊黨望風破  
散天台歲苦水災每洪祭則漂蕩民舍雖有捍水臺  
城斗門而後急不能禦公至則相其地勢曰此高下  
不相直耳命工鑿山石增培臺基峻導溝澮民皆便  
之後郡守吳可幾貽書于公曰台人二年無水憂前  
政之惠也觀此可以見治效矣臨海尉舒臯自逐群

盜手刃拒捍者監司以為專殺欲寘之辟公力為直  
之至移鞠他郡不能奪其推心平恕又可知也然  
性介近狷又過謹畏與人接其意本勤然有終日相  
對或不交一言及遇同好則至誠相幅談論臺上通  
昔不厭故不知者謂其有城府徃々待之如仇敵卒  
用此坐獲謗太上御名轉運使一日得飛語謂台不治倉  
猝按部至郡面半月求其所以不治狀無毫毛私匿  
才得本岸修籠官舡及公帑市外縣海物二事劾奏  
之大理當杖九十公坐遂以本官致仕公平生喜讀  
書傳寫對雋無有虛歲所蓄幾萬卷常以自隨雖遠  
官閩廣崎嶇山陸間亦未嘗置之初罷歸里中氣力



尚健而生事素薄或功其營產旁郡可圖豐厚者曰  
丘墓在此將安之乎所居惟故屋十數間陳文史于  
前日以遊目其家之有無一切不問病革猶不捨卷  
可謂好學也已所為文章溫粹辨博尤長于詩什舉  
進士詩賦御題南風之薰其警句曰氣生唐殿爽聲  
泛舜位來初在優等為覆考誤降抑之猶不失上第  
後預編入仁宗羣玉集中尚方字扇亦有題此句  
者嘗進治安策二十五篇續策數十篇忠言十卷請  
塞詔舉不報其精心致思蓋亦勤矣終不以時不見  
用而廢翰墨此可見其所存也雅好評論時文每得  
一篇一詠摘其佳句成誦于口而為南宮點檢試官

凡經賞識者數十公後皆大顯于時其為郡亦崇尚  
儒學之士在丹陽尊禮章望之江陰劉洎新定倪天  
隱或親听其講解或表荐其履行學者以此翕然稱  
善公享年七十以熙寧四年某月還政以五年三月  
甲子捐館舍以六年八月甲子葬于郡西建昌山之  
某原与继夫人某縣君胡氏同塋夫人同郡人賢明  
有清操前五年卒公以失內助躬為治喪既得此  
地即于其旁自營壽藏比襄事其孤奉遵治命皆如  
素為二子長曰平恕常州團練推官監歙州鹽酒稅  
次曰某尚幼也七女六皆適人一未嫁而卒前進士  
胡英才河南府戶曹叅軍鄭介卿秘書丞提舉江東



常平倉何琬淮南節度推官知秦吳縣程筠乾德令  
鮑祇陳苗主簿周彥崇皆其壻也初公母王夫人早  
亡而集賢君以恩叙封止及繼室盧夫人痛不逮適  
偶時公尚幼解曰異時子有登朝者則追命自及矣  
洎為列卿王盧夫人皆進封郡太君在仕賙其宗族  
疎近均遍其貧不能葬為之助舉者凡二十一喪女  
兄先適蘇州司法叅軍馮彭年既寡并其四子取歸  
以鞠育之至于成立又移俸錢給甥姪輩比退閑俸  
益薄矣猶不取其移券考終之日家無羨財其子竭  
力稱有無以時遷厝由是南人士大夫益歎其清而  
有子以成志也時予方守東陽頗聞此言悲夫公之

文雅篤學如此而為當時公卿大夫稱道又如此同  
時輩流負藝能者無不升用公獨以小疵齟齬終老  
不得志豈其命耶抑人力耶予至和中与今王府翊  
善馮廣淵同造正肅公之言疑似亂政不可不察古  
之傾家敗國者徃々由之葛同年不幸遇此平生無  
以自明吁可畏哉予嘗以為吳公有謂而言故記之  
詳也銘曰

公以儒學遭明世又以文詞策榮仕有知己以荐其  
才有名卿以藉其勢合是數者且遂厥志卒用不偶  
云誰之致達人所以安命君子所以貴義昭其懿寔  
刊此沉誌



殿中丞華君墓誌銘

華氏出齊平原唐季之亂一枝徙吳居常州之晉陵者諱勳為郡著姓不干仕進槃樂于家生宏以季子太常博士參登朝贈大理評事生昂累贈尚書駕部員外郎君駕部之長子諱直溫字宣卿稚齒有立不類常童惟秉筆讀書外一無他好嘗慕蒲相如之為人故志在功名既冠拔州進士荐已為鄉里稱美天聖末我先君宰無錫君与其從弟直清同以文章為贄先君一見大加賞異由君門下使予從其游因得接硯席習文史君性至勤刻所閱書傳皆手自抄撮日以三千言為準雜甚寒暑或課試燕私則繼之以

夜未嘗廢其程予時羈州趨進士科舉為君牽勉蚤暮不得息日至抄誦數書作詞賦歌雜文如是者幾二年因得通經術知古今繁率厲切磨之效也康定元年朝廷以西師連歲不解詔致天下能言之士向所以攻取方畧翰林葉公樞副孫公上君所著舉茂才策論其言兵有決勝之畫台試學士院補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寧州軍事推官以駕部君年高不赴既而遷保平軍節度推官鄭文肅公范文正公陳文惠公再舉君賢良試秘閣報罷復調廣濟軍判官徙池州軍事推官滿歲考課用今定州韓丞相洎部使者五荐章當遷秩以親疾不俟引對而歸遂求還政



改太子洗馬致仕君平昔志尚超邁學緼既厚思欲  
有所據發嘗謂儒者事業以致君澤民為先務非乘  
時藉勢不可行已之志故始時銳于進取三仕幕府  
雖不遭其所懷然連佐貴近名臣亦欲因之有所施  
設故不屑小官亦不為權要而移其守以是諸公多  
稱其有風力前後荐者三十餘人而卒不得遷初國  
子監荐直講而講官方限年五十以君少不如格嘉  
祐中朝廷<sup>選</sup>詠洽之士編校館閣書籍時韓忠獻公執  
政欲用公以君休老而罷是可以謂之命耶 今上  
即位泛恩遷殿中丞賜五品服元豐元年八月十  
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三始君求致政時年且

四十九自謂士非無時而知我者不為不多然動輒  
齟齬欲強不可故勇于退休既還家杜門不復接世  
務以文酒自樂間命子弟講說義理欣然如有所得  
交親相遇從則酣飲笑歌極歡醉而後止如是者餘  
二十年如一日也去年予自錢塘還京師道毗陵過  
君面連道旧故悉出諸子為拜意勤且言少年相  
從時慷慨論時事一何壯耶豈意離闕四紀而才一  
交臂人生出處不可期如此今僕優游鄉閭而無所  
求一見故人足以慰平生矣今又以七言詩見懷予  
方屬和未達而君逝矣嗚呼可悲也君娶同郡李氏  
早卒追封南宮縣君又娶丹陽周氏司勳負外郎陵



之女生三子逢邁皆舉進士遇尚幼三女並歸進士  
君所著文章三十編凡三千餘首風格渾厚論議純  
正引摭深切大抵宗範韓柳而歌詩尤多手錄舊抄  
今存者猶百餘秩其用意專篤又可知也逢邁卜以  
其年十二月庚坤葬君晉陵縣萬安西鄉油澆墩之  
南原先期以書屬予曰知先人之深且久莫如公者  
不朽之托敢以請予感今懷昔不覺愴動遂為之銘  
銘曰  
古之君子學以為己或出或處視其所履得時而行  
不能則止在義不虧視彼猶此宣卿克勤篤好斯文  
旁通浹洽論著淵純壯志超銳陵厲霓雲進而齟齬

退亦遂巡年甫知命遂還官政安順里閭沉酣觴詠  
其生既全其終乃令刻銘陰堂以鴻後慶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六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七

墓誌

壽州霍丘縣主簿宋君墓誌銘

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揚公墓誌銘

承議郎集賢校理蔡公墓誌銘

太常少卿致仕王公墓誌銘

壽州霍丘縣主簿宋君墓誌銘

宋氏世占開封蓋得姓授氏之邑也 皇朝贈太子

左清道率府副率讓始居襄邑鄉里稱長者生內殿

崇班良起家為三班官出掌筦庫治軍旅並有善狀

生衢州西安縣令宏少治儒術學易于徂徠石守道



授春秋于泰山孫明後名重上庠擢進士丙科調毫  
州衛真縣主簿上官荐其材宜治劇領邑以卒事跡  
具太學博士曾君故所叙銘誌予嘗觀其所學自經  
史百家黃老言至于星歷五行占課象數兵家權謀  
之書皆貫穿浹洽無所不通其書存者多手鈔蠅頭  
細字幾數十萬言又嘗以其生之年月日時推考星  
緯參驗休咎自謂壽不得長故造適任運不靳苟進  
無幾何以使牒考試它州在道溝水禍以歿士大夫  
聞者莫不嘆其志于道而安于命也生壽州霍丘縣  
主簿拯字道濟幼歲以父死職事推恩補郊社齋  
郎孝友悻愿善守家法予以女弟妻之苗于家且久

知其強敏人也一從進士不中選益自奮勵早夜誦  
習書傳課試文賦期于大成有志無命才滿一官年  
止二十八以治平二年溝疾卒于京師僦舍生三子  
曰育曰充曰高亦早卒育充力學游場屋不墜門  
業然自霍丘之亡子弟繼以淪謝二孤羈寓京口因  
而著籍宋氏不絕如綫育每追念先世多艱率府而  
下五世葉蔽京畿久不得婦大墓已為世適當任其  
貴而卑力不能反葬鄉里常抱終窮之痛因謀于親  
知曰墳墓近所居則歲時展省不廢既而卜遷其兆  
六從于是裹糧西上千舟有司載其高曾大父母暨  
父叔季弟凡十三喪以歸買地于京峴北原元豐壬



戊六月辛酉既衰事矣而相冢者曰山高遠地水与  
風逆神靈弗居育復詢求他師徧求陵阪得今崇德  
里焦石山之東南原地合葬範歲在乙丑月維丙子  
其日庚申厥利大舉乃啓諸柩厝于新阡率府居位  
西向大穴崇班霍丘為二昭西安為穆二從祖<sub>二</sub>父  
三季父一幼弟別為二塋附于東南隅同日掩六壙  
事無不及者師言山當巽隅外如拱抱水出庚辛合  
流江海法曰<sub>二</sub>者安而存者利宋氏宜有後矣嗚呼  
育以孤童自立力負舉事往<sub>二</sub>江淮數千里負其親  
喪再歲卜遷卒得吉宅永錫<sub>二</sub>逆類師言其信乎銘曰  
維家<sub>二</sub>邁<sub>二</sub>屯維子艱勤念所親乎生<sub>二</sub>逮<sub>二</sub>養死不克葬懷

巨創乎五世之喪自汴之陽歸朱方乎始塋京峴山  
峻水斷居匪善乎通吳之東若堂之封卜之從乎考  
易之繇有子無咎福厥後乎

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楊公墓誌銘

華陽楊氏自漢太尉震四世顯赫子孫散在河洛至  
唐而益盛其居鄭州之滎澤者曰尚書左僕射於陵  
最貴僕射之六世孫曰江州錄事叅軍絳遭廣明喪  
亂因家江表其子曰津事南唐以言不合去之南越  
劉鋹用為尚書水部負外郎生太子中舍守慶入  
皇朝為坊州司馬贈尚書右丞生翰林侍讀學士諱  
偕以文武亮直被遇仁宗為時名臣其<sub>二</sub>也天子



思之特贈尚書兵部侍郎侍讀生大理寺丞贈中散大夫諱忱与其弟大理評事愷俱以經術文章名振一時中散生公諱景畧字康功四歲用祖蔭守將作監主簿十四上書皇帝言天下事又謁執政論所以言者丞相富文忠公尤奇愛之初監咸平縣酒務已有能稱治平二年擢進士第知壽州安豐縣年少領劇邑處之沛然民有賦租不以時入者獨按其大姓与里胥它户不替而自集里豪有倚富冒法者以事台至迹下窮竟無罪得器服擬上方事立寘于法一邑為之惴慄縣當水衝歲嘗病涉為之創巨橋往來者遂無患因目其橋為楊公橋安豐代還監京東

竹木場兼三司主管權度支判官公事徙開封府推官就遷判官方朝廷患獄瘡之葬公以謂護視不謹吏當繩之以法診治有瘳鑿當功之以賞詔用其言著為令接送遼使二者回澶淵例先馳二介以報其周時耶律用政欲遣三介公執不可甚力卒用常例出提点兩浙刑獄始至常州訊囚有縣學生具酒食設同舍而邑令之子預會州鞠以贓罪證逮者百人公以法無飲食坐贓事即日尽釋之杭州司理邵權驗囚小不如法已州劄矣轉運使又劾奏以為不職詔公覆案公具本末獨保證之權卒得免自是它州之冤獄滯訟得平反亟決者多矣公居官勤勤不為



苟簡法或未便即建明于朝嘗言太學有歲月之限  
遠方寒士或以貧或以親不能逾期者請州置學官  
如太學法以便科舉又言募官管押諸州綱運給以  
道費本欲行牙校破產之患而守猝有應募者治法  
自利為國羞辱莫甚于此請下按察官不許押綱令  
又謂浙江罔罟太密禽魚不得生息請山澤謹其時  
禁死者不葬寄駭戶野久則暴露可傷謹喪葬限以  
歲月其恕心恤隱多此類也閩寇瘳恩剽掠境上公  
出兵數百重立購賞上以為專命奪一官仍故職滿  
歲移河北東路過都苗為提点開封府界諸縣鎮公  
事再領府判官管勾使院公事提舉三司帳旬磨勘

司在府圻宣力居最坐遷局過限及遣官捕蝗再奪  
一官未逾月以塞河勞復故制曰河溢原武隄塞輒  
平護安居民繫尔能力除書之言若此其治効可知  
也元豐六年右司闕負宰相荐者數人神宗曰楊  
某可稱其任即拜尚書右司郎中上言尚書郎官有  
非才望者令長官舉行不放上或門止故事未幾遷  
起居即使高麗為國王祭奠使上諭以此行多欲去  
者卿在所選也對曰欲予不欲非為利即憚險耳臣  
知稟命而已公偉儀觀善辭令至其國舉措辭受言  
語輕重皆有節遠歸則能道其土風人物禮儀繁畧  
纖悉不遺深稱上旨就賜金紫之服擢試中書舍人



占謝日上曰卿文辭溫潤雅宜典故近制舍人預押  
六曹公詳練典故每有大議多引前代以為據故執  
政稱其有裨助明年避親嫌換龍圖閣待制知揚州  
移蘇州復徙維揚元祐元年八月溝疾丁未終于州  
寢享年四十七公為人樂易自喜外和而內勁臨事  
果于行不為貴勢所屈待下盡禮周旋不懈非意相  
忤不與校也自與當時名卿遊多見推挹荐舉僚吏  
幾數百人而無一為累者豈至誠樂與而不能欺者  
歟其為治嚴而不苛在郡公私未嘗以一毫撓民故  
二州之政從容若無所事而民自悅服至蘇未數月  
獄無繫者議者以為自孫冕在鎮日嘗獄空逮今八

十年復見楊公矣去之日吳人遮道泣涕及卒楊人  
思之不已舉州為之設浮屠齋又建祠堂于龍興佛  
舍拜泣其下雖古所謂遺愛不是過也幼有至性母  
靜安縣太君盧夫人生公三年而卒後遇盧黨即涕  
泣眷慕如母存焉矧其族人不間疎戚賴以存者甚  
衆尤喜讀書平居佔畢之外無它玩好常以讎校得  
失為樂事所藏書為餘卷猶繕寫不輟又集周秦以  
來金石刻文至七千卷用以考驗前史既摭于夫放  
佚之事其辨博通洽抑有資焉者文集十五卷西掖  
草二卷奏議三卷執政年表一卷奉使句驪叢抄十  
二卷少林居士聞見錄十卷公少以名家子有文學



以自表志在推已以及物中間屢試權劇亦有所撻  
發矣而奪官不以罪觀其過可以知仁也挽遇主知  
方見任用而時為命奪不得盡如其志然見于文者  
亦足以識其所存也夫人嘉興縣君韓氏故太師周  
忠憲公諱億之孫今門下侍郎維之女賢慧得其門  
法治辨家政無不如礼者子男子二曰允某官曰密  
某官皆向學有立女子二適宣義郎李持正承事郎  
韓戢並當時望族初侍讀公卜地于河南洛陽縣以  
葬其先君其後遂為洛陽人而子孫之止者相繼祔  
于其側今允密奉公喪以婦用其年某月某日寔于  
某鄉某里去祖塋幾里而近葬有日矣諸孤以沈誌

見諉予惟載世名德其所紀述者前有歐陽文忠公  
誌在貳卿之墓後則有王荆國公吳正憲公銘在中  
散理評之墓頌鄙文不足以表彰遺德以繼三賢之  
後然四世通舊其言行之美多平日之所親見聞者  
姑直書其事以成孝嗣之志銘曰  
楊氏之顯自震太尉繁衍至唐於陵端揆貳卿皇朝  
德銘三世中散不偶內閣復貴內閣之貴天子所知  
屢試其難事靡不為宣慰岫夷光華遠而書贊名命  
宰司是毗昔使東南有威有惠更殿大邦不勞而治  
西閣東臺方紵公婦豈伊不淑命于時違時哲云亾  
士類嗟戚我懷世歡其痛何極凡墓有銘著厥平生



一言善志千古英声貳鄉之葬文志叙事中散理評  
師儒誌墓我述遺德以續前詩雖非麗藻亦無愧辭  
承議郎集賢校理蔡公墓誌銘

臨川蔡景繁諱承禧吾止友濬冲諱元導之子休文  
諱元翰之從子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南劍州諱宗晏  
之孫初天禧中我先人與職方公先後為宜州軍事  
推官寔相交承情好尤厚故濬冲兄弟以文章見知  
由處門館使其同筆硯習六科景祐五年二君俱以  
茂材異等召試秘閣時如格者衆遂不得預廷策其  
後屢試不捷休文卒死布衣濬冲與景繁父子同中  
嘉祐二年進士第濬冲終南劍州軍事推官景繁由

太平州司理河南府軍巡判官改大理寺丞知虔州  
雩都縣熙寧七年召對便殿訪以時事極陳用人立  
法之弊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滿二歲加集賢  
校理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入為開封府推官改判  
官管勾使院公事兼提舉三司帳司磨勘司累遷太  
常博士官制換承議郎出為淮南計度轉運副使以  
疾卒於泗州之行司元豐七年十二月某日也景繁  
初為州掾時年尚少吏頗易之一日謫其舞文鬻獄  
者上于州、為斥逐大守張伯方愛其剛方有守數  
身議論不以僚掾禮待之其治雩都縣事無細大皆  
自詳處胥吏畏縮無所措手溪水暴溢幾沒城郭為



之具枋箠以濟生聚而溺者獲出水遇艱食又出常  
平粟以賑絕之而飢者不流監司劾奏其擅發倉廩  
詔釋不治當時論者以為景繁為小官已能任大責  
使之遭時得位頽其設施豈易量耶及為御史論大  
臣之任事怙權者拔用親黨遍布要路非國家之福  
章言廷諍前後十數神宗悟為之罷免其黨輩者數  
人又論用兵交趾不可與爭旦夕利所遣北軍難以  
深入及不宜用中人主兵柄唐季之事可用鑒也凡  
此皆近臣之所難言者人皆為之危而上獨稱其忠  
蓋面賜緋衣銀魚謂曰耶以旌卿讜直耳熙寧其年  
接伴遼使還獻治邊十三事深愜上旨李復圭坐小

法罷邊帥張商英以言事黜官景繁連疏救解以謂  
二人者皆美材可用不當由滯遠方開封府治中貴  
人獄得其閨門陰事連逮甚衆尹子中人有恩舊遷  
延不訊景繁即合同僚辨爭累日至論列上前尹辭  
誑坐貶官它日上又謂曰向覽卿臺章甚合理道凡  
有聞見不可以不在其位而遂喑嘿也景繁自以起  
疎遠遭知己之主苟有可裨益時政雖逆鱗選物  
終無所避就既而復上數十事多指摘時病竟由中  
不出議者謂其必復言職俄而有使淮之命其為使者  
務舉大体嚴而不可更有建征利之言者一切不用  
權廩揚二州雖日用月不久而民多能道其善狀大概



志在愛君拊民一聞忠義之語必力行而極言之未嘗頌以利害不幸年止五十不得大施于時寃極其愠是可傷也自少時篤學力文博記善說進對上前臚有緒故屢見稱獎居家教訓子弟講論道義常至夜分善與人交不為炎涼改觀予家人官其部屬者至則荐之人問其能否對曰吾先人所知其家人固多善士豈必問也接物和裕侃侃不折雖恭上厚下而不可撓以私周旋族中貧乏待以濟者甚衆尤喜興獎名教誘掖後進雩都素少士人未知學為之擇秀民以誨導之勉以進取其後成就弟子若郭峻之徒相繼有登利第者邑人懷德至祠而報之夫

人何氏臨江著於克配君子能成厥家封崇德縣君二子居厚居易四女二嫁青州范世撫州鄒璠二在室居厚嘗舉臨江進士同試者千餘人首中鄉書以家艱不赴禮部居易八歲亦知向學嗚呼景繁其不亾矣平生所為文章甚多未遑詮次居厚哀而類之為三十五卷曰論語指歸十卷曰奏議集十卷曰文集十五卷寶文閣待制何公正臣嘗稱景繁至誠所發本于仁義忠信有還固之辭有騷人之諷諭有折檻引裾之忠謇聞何公之言可以知景繁之心矣蔡氏出濟陽至唐弘文閣學士允恭始居長安子孫家焉其後南唐清徽殿侍書士煜又居金陵煜之子



曰倚復徙臨川倚之孫曰為政皇朝贈尚書比部郎  
中職方即其子也自倚至濬冲六世居臨川景繁嘗  
遊京口見其山川而樂之曰吾老必歸此于是居厚  
用其遺言擇地丹徒以元祐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  
某里之西南原因家于潤遂為潤人也居厚以子其  
世通舊求誌其墓感今懷昔不得無言又繫之以銘

曰

蔡出濟陽長安之系允恭仕<sup>唐</sup>祖煜避地始遷金陵以  
書入侍再徙臨川服儒數世職方允文首中名第中  
司荐才詘于不試徊翔外遷終老州寄二子褒然  
賢科赴制仲氏差池殞于壯歲伯也及子同登進士

先後祖孫並時兄弟儒學一門時稱盛事蔚矣集賢  
幹時良器文中御史簡在先帝繩糾不私權豪沮  
氣道直難進勢危易躓出案旬圻清衷益記入佐京  
尹後推寵貴帝曰尔言不繫其位方矜嘉謀遽膺外  
使淮海百城征誅未又輶車一臨民寬吏惴惟其設  
施志在經濟千里修塗未半而逝平日有言京口吉  
地生居死藏存歿之利嘉哉孝嗣命從其治果能佳  
城卒如素志

太常少卿致仕王公墓誌銘

太常少卿致仕王公諱田字介然開封

人給事

中同知樞密院贈太師中書令諱博文之子贈太子



太師諱士安之孫作坊副使贈太子太傅諱諫之曾孫少以名家子有學問所與游者多當世聞人故累舉進士鏤廳皆拔高名後以父任為試秘書省校書郎許州臨潁尉再廕補將作監主簿故相錢文僖公王沂文正公並荐其才又上所為文章三萬餘言召試學士院賜及第四遷太常博士歷尚書屯田度支兵部三員外工刑兵三部郎中初領簽書鳳翔節度判官鄉民有得遺財于道者遇捕卒拒不伏禽府尹周式曰此正謂盜而後強者將寘于重辟公獨以為闡遺無強取法拒捕又不以仗執不敢斷式曰吾為吏固先于若豈不曉法尔有異識何不以狀來使吾

按治耶公即上議狀式意為解止決杖而釋之會中令尹岐徙鎮固軍未久求侍養還京師管勾左右廂店宅務視邸舍有不葺與民占冒無籍者請官為繕完畫間架使增僦錢由是二歲中溢舊課四萬緡用前勞陞知通利軍始至決滯獄數十人自是庭無苗事都轉運使楊偕孫祖德高覲相繼言其治狀以父憂去職又服母喪通五年而除起監在京左藏庫前此出納庫籍惟載正數其羨贏皆不會積久鉅萬主吏得以轉移為姦公至則操簿書坐帑中鈎索隱漏得籍外金帛及軍賞折直高下不當償者悉條其數上三司三司更命它官按驗得實計其所收物直三



十六萬七十緡以其事聞于朝廷擢為羣牧判官滿  
歲制置使王祁公奏公嘗出邢洛諸州治監牧水宮  
有效請留再任又一年權開封府判官出提點江東  
刑獄尋移江西皆自陳不願行而判三司戶部句院  
拜京東轉運使又辭不願行以使者秩移知襄州是  
歲飢歉山南尤甚公募豪姓出粟萬餘斛造饘粥哺  
流民賴是全活者甚衆故中書舍人胡旦旅殯在郡  
即其子孫孱不能舉葬且三十年矣公為作奏曰旦有  
大名嘗為先帝近臣朝廷宜厚恤之詔以庫錢  
二十萬畀其家具葬公又命書記石温主其事為之  
擇善地安厝如禮餘錢以給其孫郡人聞之喜且嘆

曰胡氏存歿獲濟矣在郡才五月召還復判戶部句  
院滿四歲當出補外官又自陳願領京師閑曹徒判尚  
尚書倉部後五年以亞卿謝事又二年年七十五卒  
于清和坊之私第卒後七月諸孤自京師奉其柩葬  
于孟州汜水縣萬山原先塋之左次寔治平二年十  
一月甲子也公為人深厚謙恭不自標置接人必盡  
誠禮見親戚與賓客無少長貴賤皆局然奉之不  
少墜語言洞見底裏不為隱欺而人予之接者退而  
必曰真善人也然而當官閱簿領持法律精密審詳  
雖甚細微亦不敢忽慢故所歷十三官皆以勤事著  
稱而無毫毛過失其中心慈不忍蓋出天性非強勉



所至見人議法苟有可以生出之路雖非已者亦從容為言及聞有所平反則喜如出諸已少時數隨侍在官中令每閱案牘多焚香過閣中情有疑者密以問公公對曰法重情輕不如從輕中令深嘉納之自終親喪後不復主家事門內之治一以委諸弟惟葺第日往河外購良材歸則親督工程頗務崇壯是時太夫人在堂見而召諸子語之曰中令既棄捐若輩復安用此大屋乎公對曰王氏自高祖以來由初魏曹洛遷徙者數四靡所定處自先人之來京師始得此第經營艱苦每患其庳陋數欲增大之而未及就某等雖不肖所以尽力于此者將畢先志耳及成

室昆弟未嘗坐堂寢中雖待賓客亦就偏廡示不敢拋先君之正處也景祐中從祖睦卒官江西三孤女貧不能自還中令方以為憂會病且革以屬公公即冒江湖往返數千里提携以歸嫁之輒得賢婚其後二為大官一為朝士故翰林侍讀學士楊安國今龍圖閣直學士韓贄駕部員外郎綦愿是也于時言家法者以為美談公前後三娶皆顯族初配高氏秘書監志寧之女次配許氏刑部郎中韓之女並早亡不及封今夫人李氏亳州刺史周之女號金城縣君子男九人曰岫太子贊善大夫曰岐曰峘曰嶠京司官曰峒瀛州樂壽縣尉曰峒曰嶧曰嶠選補官曰岷未



仕女八人一造工部郎中集賢修撰知桂州陸誥一  
造衛尉少卿趙尚寬六幼在室諸孫九人男皆傳其  
家學女必得佳士而歸之可謂善治家矣初中令在  
近密公已為郡守後二十八年亞弟疇後為樞密副  
使時公已得謝還第見其登用士大夫來慶拜者日  
盈其門且推福于公及其葬也副樞之喪又同舉事  
儀用三品而公樞在前州縣過喪亦如常禮始卒哀  
榮其盛也如此豈非積善之報歟公素無疾暨副樞  
之薨哀慟累日家人怪其傷悴過甚旁為開譬公曰  
我非不知命也但念吾弟生二歲而失先大人吾嘗  
躬自復育又見貴顯一旦先我而逝感今懷昔可遽

解耶自是悒悒彌甚相距五十餘日而終嗚呼可哀  
也葬有日諸孤以僕接公有年又僕之仲弟亦許氏  
姻也用是累來請誌于壙既不得辭又為之銘曰  
不矜其容不暴其終仕而行已惟義之從靜以遠悔  
明以保躬吉人之履君子之終天錫多福惟享其厚  
好德康寧考終以壽萬山公塋昭左穆右休臯既安  
慶鴻厥後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墓誌銘  
職方郎中辛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累贈戶部侍郎趙公墓誌銘  
潁州萬壽縣令張君墓誌銘  
儀鸞使銀青光祿大夫任君墓誌銘  
朝奉郎太常博士張君墓誌銘  
屯田郎中知博州梁君墓誌銘  
職方郎中辛公墓誌銘  
某之外舅尚書駕部員外郎辛公以公族子兄弟孝  
友行義見推鄉論二季不幸早夭三昆仕宦皆為郎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墓誌銘

職方郎中辛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累贈戶部侍郎趙公墓誌銘

潁州萬壽縣令張君墓誌銘

儀鸞使銀青光祿大夫任君墓誌銘

朝奉郎太常博士張君墓誌銘

屯田郎中知博州梁君墓誌銘

職方郎中辛公墓誌銘

某之外舅尚書駕部員外郎辛公以公族子兄弟孝  
友行義見推鄉論二季不幸早夭三昆仕宦皆為郎



官歷典州郡以政事聞公于其次叔也又能力學取  
科第益為士大夫稱道以為辛氏昆仲可謂能世其  
家者也初駕部之葬某既銘其墓矣今公喪卜遷有日  
諸孤復請誌因論次以續前刻云公故叅知政事追  
封晉國公仲甫之孫太府少卿分司西京若冲之子  
諱有終字成之少舉進士試禮部不捷姊夫翰林  
承旨中山劉公筠留寘門下將推任子恩荐之公力  
辭与其季有章由是人益竒其遠操中山公一代文  
宗門人賓客皆當時毫雋之士居其間相与講學切  
劇浸漬遂至于大成以之策名則從容如取已物以  
之從政則寬裕而為吏表信夫資之深而畜之厚也

公以景祐元年擢第補汝州團練推官知潁州沈丘  
縣事政以平易為尚故民便安之始一年民恐其滿  
去也于是父老數百輦詣轉運使請留再任會公以  
父憂去職不報服除再調寧國軍節度掌書記歷事  
太守二吳公所為不同有如水火諸僚或傳會其意  
以求合獨公贊佐有体不為前後易守故二公待之  
如一方是時朝廷督責諸部使者加轉運使以按察  
之名又增判官以重其任而江東三使者楊紘王鼎  
王綽也號最辨職文移舉擿無有虛月公被臺委鞠  
滯訟案積欺一歲間幾百餘事連逮者甚衆公皆  
推折枉直或原或坐尽中情法三使者嘉之交荐于



朝代還考課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永寧縣移知益  
州新都縣 衢舊無阡陌公為溝遂課民植槐柳雜  
果于兩旁未幾木陰茂密邑居便之先是晉公以補  
闕守彭州嘗種柳城中以蔭街衢及去郡人思而愛  
之號補闕柳新都之民猶知其事謂公有祖門之惠  
愛焉累轉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原州知青州博具縣由  
尚書負外郎六遷至職方郎中嘉祐四年知鄂州  
其年初通茶禁令民戶出租錢鄂之邑歲當七萬  
三千緡使者累請得減三萬緡仍自次年始除之公  
言民病權法之弊復若橫斂上幸弛而寬之矣然歲  
中災歉尤甚望 并蠲減以紓編戶之艱急詔可之

隣境得以例蠲者二州權禁既除三司悉收諸路茶  
本茶租錢歲計上供公以為本錢出縣官今官不市  
茶上供故以租錢賦于民若盡輸京師則南方貨幣  
竭矣有司詳定如公言而漕臺蒙利尤博舊制鄉縣  
衙前止三等而州郡差使有五等其惠常在力役不  
相當吏得高下任情公為奏定皆作五等以物產多  
寡傳差役重輕自是役者稱平諸邑坊場舊有無名  
酒額及上供綱還摺運載鹽赴本路二者為州人患  
且久公皆例上其事得請罷之迄今人懷其惠治平  
二年知渝州 界濱帶獠夷種人喜乘間內侵捕吏  
平居未嘗撤警或科民齎糧餽守卒公至則悉召巡



檢縣尉還本解使戎漢不得相擾但遠斥候緝器備  
嚴訓練而已獫人知之終公之政無復犯境者本道  
上凡最以公治第一明年八月一日以疾終于州寢  
享年六十八公之先世著籍汾陽自晉公以大臣謝  
事留京師及薨葬許州之長社而子孫遂占數死者  
以昭穆從大墓將葬尚書卜祔大墓不吉卜陽翟之  
三封原吉因定祔塋諸子之先也皆以次葬公今  
又祔之以熙寧元年八月甲子厝事從日月之吉也  
夫人王氏国子博士羽之女逮事姑章名有礼則繼  
夫人馬氏太尉忠肅公亮之季女出貴胄配君子睦  
中外之族無不得其欢心者封永安縣君先公二年

卒並合窆本壙子男三人長男昇太廟齋即次旦次  
晃皆謹飭幹裕保守門法女嫁太子中舍張復圭司  
門員外郎王瑜舍山縣令馬玗太廟齋即張孝敏餘  
皆早亡初尚書之歸休也公就養左右未嘗遠去晝  
則視饗膳夜須定寢然後反室篝火親學或達旦不  
寐如是者幾十年暨尚書云公与仲氏崎嶇田圃間  
力幹窀穸無不如礼者居家事諸兄如父閨門雍々  
無間言人以為愛恭之至得于天資非外獎所及也  
某于姻党中接公最熟每聽其言論沉密婉約皆有  
味趣大抵本于人情而歸之恕已所為如其言嗚呼  
可謂豈弟君子也已銘曰



辛公樂易為世良吏不縱不苛歸之中和四邑善治  
二州長利惠愛人謠風猷世濟廉章荐論課以最聞  
未膺褒表奄謝休辰神復渝江喪還潁瀆安茲壙途  
從祔之下

朝散大夫累贈戶部侍郎趙公墓誌銘

公諱溫瑜字子美御史中丞兼宗正卿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魏文定公諱安仁之長子魏公在真  
宗世以道德文章以一代名臣歷翰林學士叅知政  
事生七子皆傳其家學兄弟以修謹相尚不肯碌  
為衆人所為故其仕宦多至顯官出使典州皆有能  
稱當時士大夫之論以其家法如此而公之諸弟則

曰所以能保守其祿仕不墜素業者寔吾兄誨飭使  
然耳公為人渾厚篤寔不喜矯飾以微名譽平居視  
之和易若無所不可者及其遇事臨文法則持守堅  
固人鮮能奪治家嚴而有恩接人恭而盡誠當官勤  
而愛物盖有先世之風範焉公景德某年以執政子  
起家為太常寺奉禮郎嘉祐二年五月以少府監終  
于家在仕通五十年其間十五遷秩歷京寺監丞國  
子博士尚書員外郎中司農光祿少卿最其任以事  
者由兼宗正主簿出知河南城父蘄水三縣由蘄水  
陞通判石舒二州由舒州陞知洋蘄隨解晉五州由  
晉州以朝選知婺曹濮三州而曹不至官由濮州以



疾還京師權判殿中監凡更十四職大抵治簡而嚴不務苛擾以此人信而愛之先時蘄水有疑獄前令久不能決公至一訊而伏吏駭其明而不敢犯其後領州之人猶望風歛戢戰俗右鬼有病用巫不用醫公為教諸巫使習診病又擇經方捐石于衢肆由是人知用藥稍革舊俗赴梁洋日道岐下聞蜀寇乘飢聚黨揚言將畧洋州或謂公曰賊勢方長城中素無備不宜遽前公曰吾既受命為守臣聞難當亟往若遲苗覘望豈朝廷所以任使之意耶即日單騎遂行迓者遇于路不知公太守也比至州吏民驚且喜曰強守來寇不足慮也因為之畫方略修禦備軍声益

振賊聞之遁去轉運使建言 國初以來關隴之民多徙蜀者歲以人益衆盡地力不足以給其衣食誠令僑寄之人悉遣還本土則蜀之財力可行什三四事下諸郡公獨奏曰向時東人所以西徙者蓋因五代之荒擾耳比天下無事則已習其土俗或長子孫一旦遣之是重困擾非所以固其心也 朝廷是之于是洋民德公之深至有畫其像日拜于家者其在解州論安邑兩池利害著為一書目曰解池樞要上之又言官車輦鹽輸數十郡役卒推輓晝夜不得休息疲者既不勝其敝因而竄逃累五犯則抵死役苦法重犯者相屬幸 朝廷矜寬之詔聽其減死論三



路民兵有老与病例得以强壮子弟黥面代名是時  
河東經畧使料已代黥者徙隸旁州下軍而晋卒當  
徙者幾千人充之不自安公謂之曰邊兵額無高下  
廩給均厚何憚而不往若撓帥府令動搖軍旅則有  
罪矣衆遂帖然就徙本路初更鐵法錢以大錢三當  
一公以為貨幣驟七十之七貧者必先受其弊矣因  
密召諸軍校令軍中有質貸者約三日尽贖歸毋得  
畜錢于家日滿然後頒行其詔又誘諸豪發宿儲困  
害以平物價銀窘者獲濟矣東陽災歎流民入境者  
日不減千計公躬為撫視闢官舍以居之便宜發  
常平倉并募富人輸粟以助賑給至歲稔而止所全

活者蓋數十萬人于時某從祖節判府君適在幕下  
預幹其事後屢稱公救卹之術條教最悉他郡莫能  
及也而轉運使亦言于朝廷賜墨書以褒之覩其  
治狀則其才資可知矣公平生好讀書至老不倦尤  
喜星曆五行之學晚悟性命之理浮圖所謂禪宗者  
頗得歸趣故于榮利泊如也初領東陽頗難于逮行  
及渡錢塘江乘潮盪舟中流而嘆曰王陽不欲乘險  
蓋類是矣自尔意弥不釋踰年感風眩後五年至濮  
上而疾復作既還都累屬所親為劾奏求納祿章未  
及上而疾革其亾也朝廷以三品賻布給其家諸  
弟多在朝衣冠吊者盈門咸曰喪一善人矣享年六



十一階朝散大夫勲上柱国開国天水縣子食邑六百戶服紫衣金魚始娶焦氏某官某之女未及封而卒再娶李氏某官某之女封隴西郡君後公七年卒生五男九女男皆世其官約之殿中丞順之早夭隆之稷山令君弼以大理評事卒君紀太常寺太祝約之方雅有吏幹稱荐者多名公表率諸弟復得其家法以登朝恩累贈公為尚書戶部侍郎追封焦氏夫人為崇德縣太君李夫人為贊皇郡太君女皆從士人其婿曰祥符尉張遘進士黃孝儀黃必大理評事林鈞絳州判官呂定著作佐郎蘇結蘇州司戶沈邁許田尉沈達華陰主簿王黯而著作君寔某之從父

父也公世為河南洛陽人曾祖贈太尉諱處厚祖殿中侍御史贈太師中書令諱孚洎魏公皆葬洛陽公歿之九年議葬卜地得伊闕縣教忠鄉之集原吉于是舉公及李夫人之喪並厝其壙時治平三年正月某日也葬前三月公之亞弟賓客君次其功狀求文于嘗所親厚者銘之余与公相接雖晚而世連姻媾通家有年固已詳其履歷矣遂銘不讓銘曰盛矣趙宗其源蓋遠數世力儒始晦未顯御史既仕立朝蹇々至于魏公遂大繁衍魏公七子公長而賢表率其倫孝友是先門內雍々行義不愆施于有政仁声在焉公治七州皆有能績民詠遺愛朝嘉敏力



音猷維謝風声未息紀其芬芳刊此幽石

潁州萬壽縣令張君墓誌銘

斯立名挺卿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宗古之子尚書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象中之孫父祖繼以文章登儒館顯名于世斯立与其兄都官員外郎晉卿傳其家學俱用是擢進士第而斯立又用是舉賢良方正復大振名稱于天下既而被召至京師試有日矣一夕無疾而卒于景德之僧舍于是士大夫識与不識皆惜其才而嘆其未得大施于時為可痛也斯立天性敦朴而強敏過人幼自刻厲不喜他習惟讀書著文則不知倦厭甚則至于忘寢食忘寒暑衣敝膚垢而不

以為陋心勦形疲而不以為苦其語默舉止動有準則未嘗妄發盖得之于中也深故形之于外也裕始非勉力之可至者人從之游久而益親与物無競而衆譽自歸少与河東裴煜如晦常山宋敏修中道友善情好莫逆雖出處異勢而趣舍一貫時則講論疑義簡牘切劘徃返數四必理盡而後已斯立初舉進士時名声未有聞也二人者為誦其試篇朝廷間以為自歷場屋未見如此之文也自是當塗稍小有稱道斯立者斯立以嘉祐四年三月擢第補遂州司理參軍上官荐其才徙潁州萬壽縣令遂舉詔科以治平二年六月三十日卒以熙寧二年十月二十八



日葬其葬也妻弱子幼不能舉事惟是韉櫝窀穸之具皆二弟彥卿升卿主之乃克如礼于此可以見其友愛之義素著也張氏先世本澶淵人東上閭門使昭允軍器庫副使昭易兄弟並事太宗皇帝于晋邸尤見親用即位踰年而擢為內使不幸俱早世軍器家苗京師遂葬開封其後二集賢君皆祔之凡三世矣而閭門之子孫別葬揚州斯立卒之明年都官洎季弟稚卿及母夫人錢氏相繼殂喪卜葬開封不吉卜改遷其先府君并葬揚州吉于是彥卿同日舉五襯浮汴淮而南下定寔江都縣之某里府君夫人合祔餘皆昭穆相從所謂以礼葬者也斯立文章雅

麗閎贍規撫出于柳、州劉賓客杜紫微楊文公宋宣猷使之一用于朝廷評者必曰典冊之文也論議該洽純正似賈太傅董膠西陸宣公使之冊于天子之前主司必曰王佐之才也嗟乎年止于四十二而官不過百里宰卒不得如其志此所謂命也夫始娶晁氏又娶蘇氏蘇氏予長妹也二男子長曰康直用其舅端明殿學士錢公奏補為郊社齋郎幼曰康叔斯立所著文章遺藁詩賦箋奏議論策頌凡數千篇皆其手札細書未有倫次如晦常欲取而叙之為集未就而如晦又卒異日二子當有能述厥考之美而成先友之志者則其傳也益遠矣銘曰



斯立之文淵源典墳辨言析理祖義基仁斯立之行  
規矩顏孟樂善忘貧安躬俟命資適逢辰道思致君  
大对有日半途溝屯愴彼明時喪茲國器謀行族賢  
琢銘泉隧

儀鸞使銀青光祿大夫任君墓誌銘

任姓出帝者後傳始為黃帝二十五子以德為姓者  
十四人任其一也由漢以來其別為七皆廣阿侯教  
之裔也而安樂之望為盛至我朝仕而顯者蓋三家  
一在濟陰一在洛陽一在汝陽而濟陰之族又其盛  
曰禮部尚書康懿諱中正以樞密副使叅知政事上  
真宗仁宗曰太子少師<sup>致</sup>任英國安惠公諱中正

復以樞密副使事仁宗兄弟先後登二府為時偉人  
故其子孫承家皆襲榮路儀鸞君即安惠公之嗣子  
也諱拱之字公肅生五歲用康懿公任子為右侍禁  
累轉內殿承制以安惠公引年洎遺奏連改供備  
庫西京左藏庫二副使四遷至儀鸞使知忻州治平元  
年四月甲子以疾終于州寢享年四十七君為人綢  
繆有志分而性特孝謹自以寡兄弟由少及長奉養  
親側未嘗遠去其從宦不擇閑劇必以便庭闈為請  
安惠公之還政歸南曹也丐居本州兵馬都監及公  
薨內使例遭喪滿百日墨纓起就舊職君以為獨任  
先人後事不可捨惟堂而從俎後堅求終三年制惟



是哀麻寃安之事無不以時者當時士大夫稱其知  
禮外除管勾御輦院用京畿提點荐為雍丘縣都  
監未幾擢提點京東路刑獄公事務<sub>荆</sub>湖北路滿秩知  
全州所莅以善治聞歸朝嘗被詔引伴西夏朝正旦  
使人君姿狀偉特進止嫺雅尤為戎人憚伏其土毛  
之摯比舊特豐厚君視其不循式者皆却之人或謂  
之曰此常例不足拒也君曰吾聞之先人仕宦俸賜  
外所得無名皆不可受平居時交親相遺尚惧有涉  
嫌者况敢貪異國之賂以敗家檢乎後又持仁宗  
遺詔賜諒祚至其界牛心亭候人具食欲坐君東向  
君曰天子之使適下國自有常禮豈容輒有更變耶

卒據主榻戎又不能奪及行諒祚遣其迓使持馬駝  
為禮又益以金帶繒帛之品且曰曩時使人至闕常  
賚之外有酒果燈籠之賜今國主尊王人故好幣加  
等所以將勤至之誠幸毋辭也君曰朝廷賜予非藩  
國可以為比卒取馬駝而去使歸深被嘉獎遂拜忻  
州兼兵馬鈐轄治尚寬簡軍政不肅而其邊民戴其  
德惠監司亦屢荐其能今叅知政事趙公吳公翰林  
錢呂諸公皆相引重期以遠躋而命不副時掩忽摧  
謝此知識者所以嘆惋而重惜也君三娶皆甲族令  
人曰太原王氏故相沂公之姪女曰福昌縣君李氏  
尚書右丞昭述之女並先亡曰文安縣君王氏六宅



使合州刺史淵之女四男曰大理寺丞元卿曰大理  
評事元偃曰太廟齋郎某曰某官某二女長適大理  
評事梁彥深次幼未有行君好學通書史善筆札嘗  
采前世忠臣孝女事之尤著者書于屏障以為家戒  
故諸子輩承事惟謹語家法者多之君常言吾世為  
儒者獨從武弁惧忝先代方將請于朝丐換閨臺散  
秩而志尚未果及屬繼之日命僚掾草遺奏叙其意  
求一子為文資 朝廷從之諸孤自定襄行哭護君  
之柩還曹南十四年某月某甲子定于某鄉某原從  
先塋之側邀文于予以誌其墓石予惟慶曆初先君  
嘗副安惠公使北都方是時 朝廷推恩使者子予

得与君同制被命後予使府畿元卿適官屬邑每見  
其幹裕敏恪竊私謂其家法如此不可無述也銘  
曰

惟任遐曹曹今為右康懿登樞英公拜後位以望隆  
慶由德茂子孫其承不墜厥太上有美儀鸞繼仕朝  
端孝不遺親勤無廢官案刑典郡克濟以寬迓虜使  
戎不憚其難朝有知己荐之器使胡年不羸俾志斯  
墜彼銘者旌來朔之裔反宅故丘有子之似

朝奉郎太常博士張君墓誌銘  
毗陵張君諱奕字源明以慶曆六年舉進士擢乙科  
解褐試秘書省校書郎連調太平台州軍事二推官



權洪州觀察推官用荐者章引对于延和殿改著作  
佐郎又用三司使蔡公奏為三部推勘公事今天  
子即位推恩遷秘書丞考課進太常博士以治平三  
年五月某日卒于京師之獄舍其孤中行請舟載喪  
南歸即用某年某月某日甲子葬于無錫縣某鄉某  
原從大墓也張氏世居無錫以善治生產名鄉里至  
君而超然自喜從諸生游學經史為詞章以取科第  
固已為士友所竒矣及其從宦專力塵事課簿書持  
文法所居以善稱茲又人之難能者台州大水壞城  
郭居民奔避無地君與同僚日夜走塗潦間為鄉導  
使人去早就燥又躬督役事雖極疲湏亦不火憇而

堤防遂完城中脫墊溺之患者君之力居多洪之屬  
邑有盜縱火焚人廡舍者止三年矣一旦獲賊即訊  
款服問其火具曰始以瓦盎藏火至其家又以彗竹  
然而焚之問二物之所存則曰瘞于其所驗之信然  
既具獄君獨疑有寃因謂獄吏曰盜止三年而所瘞  
之盎竹視之猶新此始非寃耳于是吏再窮治之果  
得枉狀而免之三司獄號最繁者日以數百萃庭下  
其間繫則賂之出入枝連蔓引枉直不可遽辨君皆  
推窮本原審覈情偽事小戾則白所部辨析反覆或  
累日不已上官始偕謂君滯懦不任事既而察其情  
至而從其初議非夫純明于中而不撓于外者渠能



持守如是耶君居鄉里事繼母以孝謹聞友于兄弟  
門內雍睦人稱其家檢性尤樂善見人有所長必推  
挹嘉嘆謂已不若之小史張某者奉事謹畏君謂  
為可教因勉以學畫則親授經義暮則使為文詞如  
是久之卒至于成就而遣去後十年亦登進士第今  
為金壇主簿君雖出富室而從宦于外惟倚祿為養  
有不足未嘗取于家故病且死其醫藥棺具犹有不  
備者由是士大夫多嘆其廉且介也始君之先世未有  
仕進者逮君登朝緣郊祀恩追贈其父諱瑩為大理  
評事追封其母陳氏為仙遊縣太君其繼母湯氏為  
壽安縣太君其配朱氏為仕和縣君庇其族人追

胥力役之事者不一夫人能自奮力學其効乃如  
此誠足以勸鄉閭為善者也君二子長即中行亦知向  
學次曰梁卿後君十五日而夫三女一適邑人陳克  
一適進士李毅一幼在家君之葬也同年生嚴叔堪  
論次其履歷與行能邀銘于予、官計省接君彌年  
每相遇從語公家外時論理道聽其言亶亶有緒未  
嘗及名利觀其所守誠宜書之予是作銘以刻其墓  
石云

猗張君行懿醇出民廬仕朝倫守道固服職勤從知  
已幹劇繁治衆獄無冤人志方展命已淪喪南歸壙  
江濱刊厥美載斯又



屯田郎中知博州梁君墓誌銘

熙寧四年正月某日甲子故丞相贈司空兼侍中梁公葬于鄆州平陰縣某鄉之某原以其第三子新博陵守尚書屯田郎中亞之君祔于某方之某穴前此君之神兄發之以狀屬予曰大事有日矣先君之墓翰林承旨王公為之銘矣吾弟屬游有舊不朽之圖敢以為諉予惟早歲與君同僚南都相好甚款嘗謂君文雅修潔資適逢世使之得位見于事業當有大過人者不幸早逝遂湮鬱弗著此僚友之所共嘆惋也然則紀述之義所以發沉晦而章懿實其得無辭乎君諱彥回亞之其字也机性夙就讀書學文勤刻

不廢早夜及其發也沛然不可禦類非積力可致者昆弟皆少年得官京司而志尚益遠期于自奮慶曆五年秋舉進士同時預荐者三人而君復在魁選明年春遂與發之同年中第始君之大父翰林公洎世父史館公策進士于神宗真宗之朝俱為天下第一丞相又擢第于仁宗世卒以大用至君昆弟聯踵取世科名聲暴揚天下于時論士大夫世俗之美而文譽之顯者以梁氏為盛焉君既仕宦又以吏能稱平生歷官者九階領事任者六政而所莅必有聲稱人皆謂之才有餘而志未充也初以將作主簿知京兆府萬年縣未行從丞相管勾秦鳳徑畧使机



宜文字次以大理評事應故龍圖閣學士孫公祖德  
亳州南京兩府辟命簽書判官公事次以殿中丞通  
判瀛州次以太常博士從河北轉運使荐舉通判雄  
州又用權場歲課盈羨特遷屯田員外郎次以都官  
知懷州英宗皇帝纂極推恩改職方遂正即列權  
判本曹出知博州未赴治以治平三年五月九日卒  
于京師城西之私第享年四十一君為治尚寬簡而傳  
之以文法事至乃應不肯預為條教以此雖處叢劇  
亦無苛滯故所至吏謹于法而民安其守監司交  
章稱荐以為可大任雄州舊苦公厨之弊歲時使客  
旁午而飲食之饋靡有虛日常擇牙校之厚貲者主

之雖殫家力不足以支浮冗君至則為之鑄治宿蠹  
易軍校代主者委積有素出納有定侵牟吏無所用  
事其間前弊遂革又言于朝廷應邊即有若此類  
請一切更之北道于今稱便嘉祐末大賚天下三司  
調絀絹河北諸郡一用省估市易緡錢以給諸軍省  
佑既高不能即售往配抑徧戶遠近苦之君處上  
其事以謂新天子即位海寓咸蒙利澤豈根本之  
地而先有勞擾幸明詔許平其直使民易以轉移其  
後得依所在寔價蠲減者自懷始也開封府劾雍丘  
縣劫盜四人獄具移紘察君被臺檄審問閱視案牘  
疑辭有傳致未盡寔狀由之累日摘其罅漏以示吏



及就訊果二人嘗自言當案問未減法府未即斷會  
有曲赦四人者皆貸殊死繫君叅審詳慎之致也在  
獄令為雪活二人而君終不自言或問所以答曰初  
非不欲言念一言之蒙賞甚輕而有司坐深故之罰  
重矣夫以重罰易輕賞豈我所為哉人以長者許之  
君喜為文詞長于諷寓然不尚華藻取意暢而已嘗  
獻袷享太廟治平初郊二賦並蒙優詔獎答儒者榮  
之河朔連歲有大水地震之異君推本六沴以為咎  
在陰教失序力役勞人諛夫未去正人未用官司縱  
弛法令苟簡因條為六事上之又奏丹宸十箴其言  
主于規切見之者謂君端方亮直有爭臣風采使之

立于朝廷之上必將推己道以及物不然出竒納忠  
自下廟上二者必有過焉惜乎遘時方亨齋志而歿  
古人以道之不行為有命者豈是類也耶君娶榮  
陽宋氏故司農少卿孝孫之女吏部尚書白之曾孫  
封仁和縣君生二男子曰子諒子雅皆為太常太祝  
六女子長適光祿寺丞呂延問次適太廟齋郎王凝  
四尚幼君孝友愿恪加之以兢畏不怠故能遠于悔  
尤始卒無玷亦其家範如此子孫承教皆端飭自持  
可以保其世祿矣初君之守懷也丞相方鎮河橋封  
壤相距才百里而近父子惠愛被于河濱歌詠之聲  
相聞道路語仕宦者以為美談云銘曰



亞之疑載世襲美翰林之孫丞相之子躬服名教  
心潜墳史發藻休辰差肩多士初佐藩僚事立名昭  
累勞積課陟明在朝進登郎列出典州條忠言疏抗  
善政民謠時亨運短道未大顯後有達者宜章厥善  
瑩在高原銘在幽泉声光不泯世其傳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蘇魏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墓誌

中書舍人孔公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郭君墓誌銘

國子博士陸君墓誌銘

中書舍人孔公墓誌銘

中書舍人新淦孔公諱文仲字經父其先出魯曲阜

苗裔宣聖之後襲王公封者逮今四十八世皆居曲阜

阜其支屬散處四方多有聞于時者而公之六世祖

曰績仕唐為吉州衙推卒官不復北歸因家新淦新

淦今升為軍號臨江其子孫遂為臨江軍新淦人衙



推之魯孫處士君諱文質公之曾祖也皇贈光祿少  
卿諱中正公之祖也尚書兵部郎中贈正議大夫諱  
延之公之父也公世儒者少稟義訓知自刻苦徑史  
傳注百氏子集外至于天文律歷算數之書無不識  
于心而誦于口其議論決洽講解精辨諸宿儒先生  
往往不能出其右嘉祐六年隨鄉貢至禮部奏名為  
天下第一廷試擢進士兩科初正議公出白屋起江  
表登慶曆二年乙第至是公又以文名振場屋二季  
武仲平仲相繼舉太學試南京皆取甲等故當時語  
文學高第者以公家為甲族焉一命試秘書省校書  
郎杭州餘杭尉再調南康軍司理叅軍以正議使湖

北請解官侍養滿歲用荐舉升台州軍事推官熙寧  
三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龍圖閣學士元公絳天章  
閣待制吳公中復以公應詔召試秘閣論在第一對  
制策入三等上是時朝廷方大有為輔臣建議以謂  
祖宗法度至此已敝當悉更改用事之人爭言理財  
訓兵以合其說而言事者不以為便繼被譴斥而公  
之策亦不以為便故執政疑相与表裏奏黜不收趣  
還本任既歸值監司旁午商度利事皆公策言不便  
者相持甚久未幾公丁內艱去職遂止服除充國  
子監直講是時學者方用王荆公經義進取以公不習  
是學換三班院主簿武選日受牒訴不下數百求官